


# 此間樂

張恨水著

紙醉  
金迷  
之三





張恨水作

此間樂

上海百新書局刊行

張恨水著 此 會長篇 樂 間 紙

(三 之 迷 金 醉 紙)

一	忙亂了一整天	一
二	交換的難關	八
三	戲劇性的演出	一六
四	鑽石戒指	二二
五	心神不定	三一
六	營救丈夫的工作	三八
七	夜深時	四六
八	不可掩的裂痕	五四
九	一誤再誤	六一
一〇	破綻中引出了線索	六九
一一	賭徒的太太	七七
一二	人血與豬血	八四
一三	回家後的苦悶	九二
一四	有家不歸	一〇一
一五	各有一個境界	一〇九
一六	他太殘忍了	一一六
一七	屢敗屢戰屢戰屢敗	一二三
一八	此間樂	一三〇

# 忙亂了一整天

何經理對於劉主任的報告，怔怔的聽着，心裏立刻轉了幾個圈，這種環境，應當怎樣去應付？先看了看牆上的掛鐘，然後又看了看手腕上的手錶，站在桌子旁邊，斜靠着，摸起鞋腳來，連連的顫動了幾下。於是坐在沙發椅子上，架起腿來，擦了火柴吸紙烟。將頭靠住了沙發椅靠，只是昂起頭來，向空中噴着烟。劉以存站在屋子中間，要問經理的話，是有點不致。不開的話，自己背着的那分職務，又當怎樣挨過去？站在屋子裏，向身後看看，又向牆上的掛鐘看看。那鐘擺咯吱咯吱響着，打破這屋子裏的沉寂，何育仁突然站了起來，將手一揮道：把支票兌給他罷。混一截，過一截。好在上午只有一點多鐘，再混一下，就把上午混去了。劉以存看看他那樣子，大有破甑不顧之意，門市上那兩位拿支票兌現的人，事實上也不能久等。於是點了個頭，就拿着支票出去了。何育仁坐在沙發上，只管昂了頭吸紙烟，吸完了一枝，又重新點上一枝，吸得沒有個休歇。石泰安由外面走了進來，遠遠的看到他那樣子，就知道他是滿腹的心事，隨便的在旁邊沙發上坐下，搭訕着吸了紙烟，從容的道：大概這上午沒有什麼問題了吧？經理是不是要出去在同業那裏兜個圈子？行裏的事，交給我得了。我私人手上還可以拉扯二三百萬元現鈔。萬一……何經理突然的跳了起來，因向他笑道：你既然有二三百萬元現鈔，爲什麼不早對我說？有這個數目，我們這一上午，是可以過去了。你在行裏坐鎮罷，我出去兜個圈子去。說着，他立刻就拿起衣架上的帽子向頭上戴着。石泰安道：還沒有叫老王預備車子呢。他將手按了一按頭上的帽子，說聲不用，就走了出去了。當然，他也就忘記了范寶華那個電話的約會。到了十一點多鐘，范寶華又來了。他這回是理直氣壯，更不用得在櫃上打什麼招呼，逕直的就走到經理室裏來。他見是副理坐在這裏，並不坐下，首先就笑道：這算完了，何經理並不在行裏。石泰安立刻走向前和他握着手，因道：范先生說的是那張支票的話嗎？你拿着支票，隨時可到銀行裏覺

現，管什麼經理在家不在家呢。不過在這情形之下，我們講的是交情，你老哥也極講交情，所以二次到行裏來，就不到前面營業部去覓現了，而先到這裏來看何經理。先吸一枝烟罷。何經理正是出去抓頭寸去了，也許一會兒功夫他就回來了。說着，他笑嘻嘻的敬着紙烟，口裏還是連連的說請坐請坐。范寶華倒是坦然的吸着烟，架了腿坐在沙發上。噴着烟微笑道：「若說顧全交情，我是真能顧全交情的。上次拚命湊出幾百萬元，交給何經理替我作黃金儲蓄，不想他老先生給我耍一個金蟬脫壳，他向成都一溜，其實也許是去遊了一趟南北溫泉。等到我來拿黃金儲蓄券的時候，貴行的人全不接頭。石泰安不等他說完，立刻由坐位上站起來，向他抱着拳頭，連連的拱了兩個揖，笑道：這件事真是抱歉之至。何經理他少交代一句，閣下的款子，存在敝行，我們沒有去辦理。下次……范寶華將頭枕在沙發靠背上，連連的搖擺了幾下，而口裏還噴着烟呢。石副理哈哈笑道：「這糟糕，范先生竟是不信任我們了。不要那樣，我們還得合作。就在敝行吃了午飯去罷，我去吩咐一聲。說着，他表示着請客的誠意，走出經理室去了。范寶華正是要說着，何必還須副理親自去吩咐？然而容不得他說出這句話，石泰安已是出經理室走遠了。他這番殷勤招待，倒不是偶然，出去了約莫是十來分鐘，他方走回來。進門的時候，他強笑了一笑，那笑的姿態，極不自然，將兩個嘴角極力的向上翹着，范寶華看着他兩道眉峯還連接到一處，心裏也就暗想着，大概前面營業部又來了幾張鉅額支票吧？正是這樣想着，却聽到屋子外面一陣銅鈴響過。因問道：「這是……石泰安對於這鈴聲，竟是感到極大的興趣，立刻兩眉舒張，笑嘻嘻的說出來三個字，下班了！范寶華將西服小口袋裏的掛鑰取出來看看，還只有十一點四十五分。因把掛鑰握在手掌心裏，顛了幾顛，看着笑道：「你貴行什麼時候下班？石泰安微笑道：「當然都是十二點。范寶華道：「還差十幾分鐘呀。不過你們既下了班了，當然我也只有下午再說。費飯吃想不叨擾，我想下午一點到四點，那照樣是不好對付的，你也得出去抓抓頭寸呀！他說着，倒並不怕人聽到，哈哈大笑的走出去了。石泰安對於他這個態度，心裏實在是在難受，可是一想到人家手上擱有一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融那關係就大了。……好罷，一切面談罷。何育仁放下了電話機，回到小客廳裏來，臉色帶點兒蒼白，這神氣就非常難看。那夾着雪茄烟的手指，兀自有些抖顫。石泰安心裏想着，我說的話你不聽，看你現在怎樣對付？那金煥然裏理，却是忍不住，他已由座位上站起來，迎着問道：是不是告訴我們多少頭寸？何育仁坐下來，歎了口氣道：不短頭寸，打電話到我們家裏來幹什麼？我沒想到會短少到一億二千萬。金煥然道：一億二千萬？決不會有那樣多。石泰安坐在一旁點點頭道：我想數目是不會太少的。昨天我們本來就短少着的頭寸，因為數目還小，和交換科商量商量，就帶過來了。今天上午，我們就短少着二千多萬到三千萬，下午大概是一萬六千多，那末加上舊欠的，那的確是去一億不遠了。何育仁皺了眉道：現在說着這些話有什麼用？事不宜遲，我們分頭去跑跑，十點鐘以前，我們在行裏碰一次頭。說着，就昂了頭向窗子外叫道：叫老王預備車子罷。大家一看經理這情形，是真的發了急，也都隨着站了起來。石泰安道：經理要我去走那幾個地方，我立刻就去。不過賣大面子的地方，最好還是經理自己去。何育仁站着想了一想，因道：我們還是分途辦理罷。於是在身上摸出自來水筆和兩張名片，在名片後面寫着他們要找的人，和要找的頭寸，寫完了，各人給了一張，然後搖着頭道：不見得有多大的希望。不過盡力而為就是了。回頭行裏見罷。他口裏說着，人就向外走。出了大門，坐上人力包車，就直奔他所要找頭寸的地方去。他第一個目的地，是趙二爺家裏。這趙二爺是重慶市上一位銀行大亨，不但是對川幫有來往，對下江幫也有來往。銀行界的人，爲了他對內外幫都走得通，平常就不斷的請教，到了有什麼困難發生，若去向他求援，他斟酌輕重，或者是出錢，或者是出力，倒向不推諉。不過他有一個極大的毛病，私人言行，絕不檢點，生平只有他給釘子人家碰，他却碰人家的釘子，而且又喜歡過夜生活，白天三點鐘以前，照例是不起床，三點鐘以後，他坐着汽車，愛上那裏就上那裏。而且他家裏的電話，只有他隨便打出。你若向他家裏打電話，探聽他的行踪，照例是無結果，倒是你親自向他公館裏去拜訪，只要他在家，却不攔駕。因之在金融界請求趙二爺的人

，只有冒夜活動，何育仁這銀行，原來也曾請趙二爺當董事的，他答應有事可以幫忙，却沒有就這個董事的職。這時他成了遇到了龐維的係行者，非求改於觀世音不可。因之抱着萬一的希望，首先就到趙公館來。他到了大門口，首先看到門框上那個白瓷燈球亮着。其次是電燈光下，放着一輛油漆光亮的流線型汽車，那正是趙二爺的車子。誇明了他並沒有出去。立刻由包車上跳下來向前去敲門。他們家裏的勤務印了出來。在電燈光下帶笑的點了頭道：「何經理這時候才來。」何育仁先怔了一怔，這傢伙怎麼知道我會來？便點着頭笑道：「來早了怕二爺不在家。」勤務道：「二爺現時正在會客室。」何育仁道：「那末，請你去替我回一聲，我在外面小客廳裏等着罷。」勤務笑道：「不，二爺說了，請何經理到小書房裏去坐着。」何育仁聽了，心裏是又驚又喜。驚的是萬利銀行短頭寸，已鬧得滿城風雨了。喜的是趙二爺猜到了自己一定來求救而且肯相救。若不是肯相救，怎麼會預定了在小書房裏見面呢？於是隨在勤務後面。踱到小書房裏去。趙二爺的書房，倒是和他那大才的盛名相稱。屋子裏只有一架玻璃書櫥，上下層分裝着中西書籍，此外一套沙發，一套寫字桌椅。桌子角上亂堆了一疊中英文雜誌。桌面玻璃板放了兩份晚報，一本精裝的杜牧之的樊川文集。那書還是摺了半冊放着的。提起來一看，正是九日齊山登高那首七律所在。「塵世難逢開口笑，菊花須插滿頭歸。」兩句詩旁邊，還用墨筆圈着一行圈呢。他心裏想着，這位仁兄，還有這些閒情逸致，於是放下書，隨手拿了份晚報，坐在沙發上等候主人。可是今天的晚報，全已看過了，將消息溫習一遍，也沒有多大意思。翻過報紙的後幅，就把副刊草草看了一遍。但耳朵裏可聽到趙二爺在對過客廳裏說話。趙二爺說的是一口土腔，非常容易聽出來的。這時，他正笑着說：「徐子叫秩序？這話很難說，你說十二點鐘吃上午，七點鐘消夜那是秩序？我要兩點吃上午，九點吃消夜，那難道就不是秩序。一個國民，只要當兵納稅，盡了他的義務，我有錢

天天吃油大，沒得錢，天天喝吹吹兒稀飯，別個管不着。何育仁一聽，這位先生又開了他的話匣子了。自己是時間很有關係的，却沒有工夫聽這分議論，於是在書房門外探視了幾回。看到勤務過去，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子。這時他什麼話沒說，接連就是幾個完了，這讓同事感到驚愕，大家都面面相覷，說不出話來。何育仁道：也沒有什麼了不得，我們把那十方金塊子，明天八點鐘以前，全數送到交換科，把頭寸就補齊了。金煥然靠了茶几站着，兩手向後，撐住了茶几的邊沿，呆呆的望着何育仁。石泰安却是兩手環抱在胸前，在客廳中間來回的走着，其餘幾個同事，却是各估着一把椅子坐了，依然面面相覷。石泰安站住了腳，向何育仁道：這樣辦，那是說我們照着三萬五的官價，賣給國家銀行。何育仁淡淡的笑道：自然是如此，難道他還照黑市七八萬一兩買我們的。金煥然道：那我們兩三個月以來，豈不是白忙一場？石泰安先笑了一笑，然後又搖上兩搖頭，但他仍然是走着步子的。他從從容容的道：若果然是白忙一場，那是大大的便宜了我們了。我們在各方面吸收着頭寸，買了金子的期貨，這金子就背得可以。整億的現錢被凍結着，讓我們週轉不靈，這兩天鬧得沒有辦法應付每日人家提現，不都是爲了這幾塊金子嗎？我們原只想等了金價看高，將它變賣了，除了解除凍結的款子，我們還可以盈餘幾千萬元。若是照這樣辦，把七萬多一兩的金子，作三萬五一兩去彌補短的頭寸，那我們是賠得太多了。何育仁坐在沙發上，把腦袋垂下來，無精帶彩的搖了兩搖頭，歎口氣道：姓張的，手段太辣，他半天工夫都不肯通融。假如他允，我們明天十二點以前補齊頭寸的話，我這可以賣掉幾塊金子，現在是七萬五六的行市，我們只要七萬一兩，你怕銀樓業不會搶着要。我們只要賣七塊，至多賣八塊，這問題就解決了。現在把十塊全搬了去，恐怕還有點兒不夠。人家是把我們這本帳看透了底，要抄我們的家。金煥然道：我們把金子抵了帳，雖然照常交換，可是還短人家一屁股帶兩跨，這便如何是好？何育仁只把鼻子哼了一聲，淡笑着沒有作聲。石泰安道：我們現在有兩個辦法。第一個辦法！就是我們自認倒霉，把十塊金磚，一齊拿去抵帳。第二個辦法，就是我們滿不理會，停止交換就停止交換，我們把金子賣了，總還夠還債有餘。何育仁道：我們還要不要萬利銀行這塊招牌？我們還吃不吃銀行這碗飯？停止交換以後，跟着同業的來往，完全斷絕，存戶擠兌，誰還向你銀行作求在。恐怕非關門不可

了，金煥然道：「那我們只有認背了，何育仁將手連搖了兩下，歎口氣道：「不要提這件事了，說了心裏更是難過。大家去睡覺，明天一大早起來，用車子送金磚。說道，將手在大腿上重重拍了一下。站起身來就向經理室去了。」這行裏也給何經理預備了一間臥室，那是提防萬一有事，他在行裏過夜的。所以他忙了一夜，倒不是沒有地方安歇。安歇是安歇了，他睡在床上，一夜未曾睡着。次日七點鐘就起來了。督率着幹部人員，將十塊金磚，由倉庫裏提出五塊一包，用厚布包裹了。就用副經理的自備人力包車，分別裝載。拖向大銀行交換科去。這十塊黃磚，關係何育仁的生命，他可不敢大意，除親自押解外，還有三個職員隨同車前車後照料。到了大銀行門口，那個通交換科的側門，已是開着的了。他再把金磚送到交換科科長辦公室，那位張科長言而有信，破例八點鐘以前上班，也在等候着了。何育仁將兩個包袱搬到屋子裏桌上，一塊塊的由包袱裏取出金磚來。面色沉重，然後才走向前兩步，和張科長握着手。他臉上發出一種極不自然的笑意，點了點頭道：「我一切遵命辦理了。張科長對那些金磚，一塊塊的飄上一眼。他是經驗豐富的人，自知道這金子值多少錢，點了點頭道：「我只與公事上交代得過去沒有不可通融的。可是我總要算和朋友盡力，我在這屋子裏熬了一夜了。你的事情告一段落，坐下來吸枝烟罷。說着，他在身上取出套銀烟盒子和打火機向客人敬着烟。何育仁在他口裏，聽到說告一段落，就知道沒有問題了。因道：「我們所短的贖寸，有這些金子可以補齊了吧？」張科長道：「這筆細帳，我們自得詳細的計算一下。我估計着，也許富餘一點，也許短少一點，那都沒有關係。何育仁道：「那末，張科長給我一張收條，我就回行去轉告他們去了。張科長笑道：「那是自然，你給我這些東西，我還有不給收條的道理嗎？說着，就把科中職員叫來，點清了金塊的重量，然後開了一張收條，張科長親自加蓋圖章，遞給何育仁，好像一切手續，都是預備好了的。何育仁接過那張收條，看了一看收條上的數目與金塊字上的分量相稱，這就弄妥好了，揣在口袋裏，然後向張科長強笑的點了個頭，就轉身出去了。他到了銀行裏，見所有職員，都已提早到了，靜等着開門，那自然是好意的。但看

他們臉上那分緊張的情形，分明他們還有一分萬一的企圖。以爲銀行今天若是關不了門，他們就得向銀行負責人，需索生活費。所以何育仁一進了門，大家都向他注視着。但他態度極其自然，含着笑，走到經理室去，口裏還一連的說着沒有問題，沒有問題。在他這四個字的解釋裏，大家心裏，放下了塊石頭。到了九點鐘，也就照常開門營業。開門營業不到十五分鐘，那位將八百萬元支票來提現的范寶華，他又來了。他還是那樣自大，並不要什麼人通知，逕直的就走進了經理室。何育仁一見到了他，這就先行頭痛了。因爲停止交換這層大難關，雖然已經過去，可是行裏庫空如洗。有人來兌現，還是無法應付。這就走向前來，笑嘻嘻的和他握着手，點了頭道：你是這樣的忙，這麼一大早，你就出門了。范寶華坐在沙發椅子上，架起腿來，自取着火柴與紙烟盒，擦着火柴，自行吸烟。微微的笑着；我雖然起得早，也沒有何經理起得早。你不是七點鐘，就上國家銀行了嗎？何育仁道：是的，但是我們這一個難關，完全度過去了，沒有什麼事了。老實說，作銀行業的人，偶然鬆手一點，把資金凍結一部分，那也是很平常的事。也只要應付得宜，解凍也毫無困難。他說着話，也很從容的在經理位子上坐下。范寶華笑道：那是當然。只要存戶都曉我姓范的這樣好通融，天下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事。何育仁這就向他連連的點了幾下頭道：昨天的事，那實在是多承愛護。現在你那個難關，大概是度過去了。范寶華倒不要這層體面，將頭連連的搖撼了幾下道：沒有過去，沒有過去。現在我就差着二三百萬元的急用。我這裏有張支票，希望不要給我本票。說着，在煙盒子蓋裏層，鬆緊帶子夾住的縫裏，抽出一張折疊着的支票，交到經理桌上。接着笑道：我若把這支票交到櫃上，你們櫃上的職員，少不得也拿了支票到經理室來請示，總打算開本票。乾脆，我就單刀直入到你這裏來，向你請教了。何育仁聽說，微微笑了一笑。范寶華笑道：這次，無論如何，請幫忙。你若不幫忙，我今天過不去，這頓中飯，恐怕就要搭貴行的油了。何育仁接着那支票，先看了一看填的數目，然後向范寶華臉上飄了一眼，見他滿臉的肌肉顫動，全是那不正常的笑意，這就點了頭道：好的，好的。你坐一會，我到

前面營業部去看看。說着，他站起身來就向外面走着，范寶華也立刻走向前將他衣袖拉扯着，笑道：何經理，你可不能開一張本票給我。我拿你貴行的本票在手上，和拿了自己的支票在手上，那有什麼分別。二百六十萬一張本票，那是買不到東西的呀。何育仁本不難答應他一句話，全給現錢，可是想到昨日下午，最後兩小時，已把所有的現鈔，搜括一空。今天還是剛剛開門，那裏就能找到這樣一大筆頭寸？於是站住了腳望着他出神了一會，然後笑道：老兄，何必那樣……這下面，見這一兩個字，他不好意思說出來，把樣子拖長了，不肯向下說。范寶華笑道：我覺得我已很肯幫忙了。我一個跑街的小商人，有多大的能力呢。何育仁看那樣子，是絲毫無通融之餘地，便笑道：請你等着罷，我絕對讓你滿意。他笑嘻嘻的走了。范寶華對於這事，倒是淡然處之，就架腿坐在沙發上，緩緩的吸煙。約莫是十分鐘，何育仁走進來了，他手上拿着一綑鈔票，又夾了一張本票，彎了腰全放在茶桌上。范寶華先看那本票，就寫的是二百萬，因搖着頭微笑道：難道一百萬現鈔，你們都不肯給我。何育仁道：本票也是一樣。難道萬利銀行的本票都不能交換不成？那家商業銀行，也不能無限制的付出現鈔。根本國家銀行，就不肯多給我們現鈔啊！你不相信我們，把這本票存入國家銀行，下午你再開支票，也不過就誤你幾小時而已。范寶華自知道他開出了本票，就得負責，只是含笑吸煙。這時，他耳朵靜下來了，就聽到外面營業部哄哄的一片人聲。再看何育仁的顏色，也極不自然。他想着在萬利銀行的存款，已沒有多少，不必和他難堪了，將鈔票本票收進了皮包，就告辭而出。到了營業部一會，沿着櫃台外，全站的是人。有的在數着鈔票，有的在伸着支票或存款摺子，向櫃台裏面遞。櫃台裏面那些辦事職員，臉上都現着緊張之色。幾個職員站在櫃台裏邊，正和櫃台外的來人，分別說話。這不用細想，乃是銀行開始擠兌的現象，萬利銀行的黃金時代，到這裏要告一個段落了。范寶華懷着一肚子的高興，坐了人力車子，立刻轉回家去。在半路上，就看到魏太太穿件藍布大褂，夾了個舊皮包，在人行路上低了頭緩緩的走。這就跳下車來，將她圍着，笑道：來得正好，我們一路吃早點去。魏太太站住

了腳，抬起頭來，倒讓他爲之一驚。今天，她沒有塗一點胭脂粉，皮膚黃黃的。兩隻眼眶子也像陷落下去很多。不過她的睫毛現得更長，倒另有一種楚楚可憐的樣子。她在長睫毛裏，將眼珠一轉，向范寶華搖了搖頭，並沒有說什麼。范寶華道：「你有什麼心事嗎？魏太太只輕輕的歎了口氣，依然還是不說什麼。范寶華忽然想起，人家的丈夫還關在看守所裏吃官司呢，便笑道：『不要難過，作黃金的人，吃虧的多了，有家放手去作的銀行，昨天還幾乎關了門呢。你到我家裏去吃午飯，我給你一點興奮劑。』魏太太將眉毛皺了一皺，苦笑着道：『人家心裏正在難過呢，你還拿我開玩笑。』范寶華道：『我決不是拿你開玩笑，我除了在萬利銀行拿回一筆款子而外，洪五爺還答應讓我兩顆鑽石。』魏太太聽到鑽石兩個字，好像是飢餓着的猴子，有人拿着幾個水果在面前堆着，立刻心裏就跳上了幾跳，不等他把話說完，就帶了三分笑意問道：『鑽石？多大的？你越來越闊了，金子玩過了，又來玩鑽石。』范寶華笑道：『我那談得上玩鑽石？也不知道洪五爺怎麼突然高興起來，說是我有這麼一個好友爲什麼不送點珍貴東西給人家呢？我笑着說我送不起，這話當然也是實情。你猜他怎麼說，你會出於意外，他說，假如能證明你是送那朋友的話，他和我合伙送。』魏太太道：『送你那個朋友？』范寶華笑道：『你猜猜罷，我這位朋友是誰呢？我希望你不要錯過機會，你要來。』魏太太笑道：『你可不要騙我。』范寶華道：『我騙你一回有什麼用處，第二次有真話對你說你也不相信的了。』魏太太低頭想了一想，因道：『好罷。我十二點多鐘來罷。我現在有點事要去辦，不能多說話了。』說畢，她還向范寶華微微一笑，然後走去。她心裏本來是關着一個丈夫受難的影子，急於要到看守所去看看。可是聽了老范這番報告以後，腦子裏又印了一個鑽石戒指的影子，她匆匆的向看守所跑了去。到了門口，平常的一座一字上庫櫥門，只是門口掛着一塊看守所的直立牌子，牌子下面，站着一個扶槍的衛警，這就給人一種精神上的威脅，老遠的就把手走的步子放緩了。到了衛警面前，就緩緩的向前兩步，先放了一陣笑容，然後低聲道：『我要進去探望一個人。』衛警道：『探望犯人嗎？你先到傳達處去說罷。』說着，將手向門裏一指。魏太太到了傳



達處，向那裏人說明了來意，由他引着進了一重院落，在登記處填了一頁表格。那坐在辦公桌上的辦事員，是個年紀大的人，架起老花眼鏡，將她填的表格看了一遍，然後低下頭，把視線由眼鏡沿上射出來，向魏太太臉上看了來。這個姿態，最不莊重，她對這個看法，雖然很不願意，可是也不便說什麼。那老辦事員將她打量了三四次，然後寫了個字條，蓋上圖章，放在桌子角上，向她面前一推。

再低了頭，在眼鏡沿上斜向了她望着。因道：拿了這個去等着，回頭有人叫你。魏太太連得閃來，腦筋裏先就有三分酸澀的意味，存在心頭上。這時看了小辦事員都很有點威風，她想著俗傳人情似鐵，官法如爐的八個字，那是一點不假。那小辦事員看人的姿態，雖然相當滑稽，但是他臉上沒有一點笑容。也就不說什麼，拿過那張條子走了出來。這辦公室外，是一帶走廊，一列放了三四條長板凳。她走出來，有一位警士指着凳子道：你就在這裏坐着等罷。魏太太是坐坐第一，次到看守所，又知道司法機關，一舉一動，都是要講着法律的，人家叫怎麼做，自己就怎麼做，她在板凳上坐着，左右兩邊看看，見左邊坐着兩個女人，都是穿着八成舊的衣服，面色黃黃的，蓬了滿腦的頭髮。這樣，她當然不願意去和她們說話。右邊有個老頭子，也是小生意人的模樣。她覺得這些人若是探監的，恐怕所探的犯人，也不會怎樣的高明，還是少開腔罷。默然的坐了約半小時，便夾着皮包站起來散步。沿着走廊走了兩個來回，見來往的警士，對自己都看了一下，心裏想着，大概是亂走不得吧？於是又坐了下來。自己已經移過去兩尺路，大概已不是一兩小時了。她微微的站起來，看到警察還在身邊走來走去，她又坐下去了。過了十來分鐘，過來一個警察，大聲叫着魏田佩芝。她站起來，那警士向她點了兩點頭。她看到這裏的人，臉上全是不帶笑容的，她見人點頭，也就跟着他走去。那警察引着她走，先穿過一間四面是牆壁的房子，然後過到一個木柵欄門。門邊就站有一位警察。引路的警察，報告了一聲看魏端本的。那守門的警察，就伸着手把填寫的探視犯人單子，接過去看了一遍，然後才開着柵欄門，將魏太太放進去。她走進去之後，那柵欄門立刻就關起來。她回頭看了一遍，倒不免心裏連疑

了幾下。雖明知道自己並不會關在看守所裏的，但是這柵欄門一關閉起來，她心裏就不免砰砰亂跳幾下。但是她極力鎮靜着，這靜得將走路步子都有了規定的尺寸，她經過了一條屋外的小巷子，到達一個小天井。這裏的房屋，雖都是矮小的，但靜悄悄的一點聲音沒有，好像是到了一幢大廟裏。那護送的警士，就在屋檐下叫了聲魏端本。隨着這聲叫，東邊牆角下的小屋，在木壁上推開了尺來見方的一扇木板窗戶，魏先生由裏面伸出頭來。魏太太一見，心裏一陣痠痛，眼圈兒先紅了。原來三天不見，他那西式分髮，像乾茅草似的垂在頭上，眼眶兒下落，臉腮尖削，長了滿臉的短鬚。魏太太下而，那灰色制服的領子，沿領圍有一道漆黑的污跡。她走近了窗戶邊，翻着眼睛望了他還不會開口呢，魏端本就硬着嗓子道：你，你今天才來？我時時刻刻都在望你呀？魏太太再也忍不住那兩行眼淚了。呼叱呼叱的發着聲，將手托着一條花綢手絹，只管擦着眼淚，半低了頭聳着牆壁站定，她只有五個字說出來，是怎麼辦呢？魏端本道：我完全是冤枉，不但黃金，連黃金儲蓄券的樣子，我也沒有看見過。昨天已經過了一堂，檢察官很好，知道我沒有得着一點好處，我完全是爲司長犧牲。我沒錢請律師辯護，聽天由命罷。說畢，長長的歎了一口氣。魏太太遲到今天才來探望，本來預備了許多話來解釋的，現在却是一句話說不出來，只有呆呆站着擦着眼淚。

#### 四 鑽石戒指

女子的眼淚，自然是容易流出來的，可是她若絲毫沒有刺激，這眼淚也不會無故流出來。魏端本現在這副情形下，讓太太看到了，自己也就先有三分慚愧，太太只是哭，這把他埋怨太太探訪遲了的一分委屈，也就都丟得乾淨了。兩手扶着窗戶台，呆了一陣子，兩行眼淚，也就隨着兩眉同皺的當兒，共同的在臉腮上掛着。尤其是那淚珠落到一片黑鬚樁子上，再加上這些縱橫的淚痕，那臉子是格外的難看了。魏太太擦乾了眼淚，向前走了兩步，這就向魏先生道：並不是我故意遲到今日，才來探訪

你。實在是我在外面打聽消息，總想找出一點救你的辦法來。不想一混就是幾天。魏端本心裏本想說，不是打牌去了？可是他沒有出口，只是望着太太，微微的歎了一口氣。魏太太道：你不用發愁，我只要有一分力量，就當憑着一分力量去挽救你。你能告訴我怎樣救你嗎？魏端本道：這事情你去問我們司長，他就知道。反正他不挽救我出來，他也是脫不了身的。魏太太到了這時，對先生沒有一點反抗，他怎麼說就這樣答應。魏端本叫她照應家務，照應孩子，他說一句，魏太太就應一句。說了一小時的話，魏太太答應了三十六句你放心，和四十八句我負責。最後魏端本伸出手來和她握了一握。魏太太對於魏先生平常辦事不順心的那番厭惡，這時一齊丟到九霄雲外去了。這就黯黯點了兩點頭。她的眼淚水，在眼睛眶子裏就要流出來了。可是她想到這眼淚水流出來，一定是增加丈夫的痛苦，因之極力的將眼淚挽留，深深的點了個頭道：你……她順着要保重的兩字說出來時，她覺得嗓子眼是硬了，說了出來，一定會帶着哭音，因之把話突然停止了。掉過頭去，馬上就走。但是走了三四步，究竟不肯硬了心腸離開，就回頭看上一次。她見魏端本直了兩隻眼睛的眼神，只是向自己這裏看了來，這就不敢多看，立刻回轉頭去又走。這次算走遠點，走了五六步，才回過頭來。但當她回過頭來，魏先生還是那樣呆望，她當然是不忍多看，硬着心腸，就這樣的出了院子。她心裏似乎是將繩索拴了一個疙瘩，非用剪刀不能剪開，又像胸裏有幾塊火炭，非用冷水不能澆息，但是她沒有剪子和冷水來應用，只有默想着趕快設法，把丈夫營救出來罷。除了丈夫，誰還是自己的親人呢？她懷了這分義憤，很快的走出看守所。她心裏也略微有些初步計畫，覺着要找個營救丈夫的路線，只有先問問陶伯笙，再問問參與祕密的司長。若是這兩個肯說出營救辦法來，第二步再找得力的人。她打定了主意，很快的回家。她還不曾走到自己家裏呢，就看到陶先生住的雜貨店門口，站了一羣人，而且是有男有女。其中一個女的給予自己的印象很深，那就是上次鬧抗戰夫人問題的何小姐。何小姐穿了件半新舊的藍布長衫，臉子黃黃的，頭上雖然是燙髮，恐怕是多時未曾梳理蓬鬆着垂到後肩上，陶氏夫妻和兩

個穿西裝的男子將她包圍了說話。魏太太走向前去，只和他點了個頭，還未曾開口。那何小姐倒是表示很親切的樣子，帶着幾分愁容道：魏太太，你看我們作女人的是多麼不幸呀。人家需要我們，就讓我給他洗衣燒飯，看守破家。人家不需要我了，一脚踢開，絲毫情義都沒有了。沒有情義，也就罷了。而且還要說我不是正式結婚的，沒有法律根據。陶太太擠向前來，咳了一聲道：我的小姐，你怎麼在街上說這種話？有理總是可以講得通的。到屋子裏去。我們慢慢說，好不好？何小姐冷笑道：屋子裏說，就屋子裏說。走罷。他們男男女女，一窩蜂的走進雜貨鋪子裏去了。魏太太站在屋簷下出了一回神，覺得這雖是可以參考的事，但是自己丈夫在看守所裏，正需要加緊挽救呢，那裏有工夫管人家閒事，正是這樣的出着神呢，一位穿西裝的男子，陪着一位穿制服的男子，匆匆的走到這門口來。那穿制服的男子，站住了腳，就不肯向裏走。穿西裝的道：張兄，我勸你不要猶豫，還是去見她把話說明罷。只要她肯低頭，你夫人那裏我們作朋友的好說。反正只要你居心公正，何小姐也不能提出太苛刻的要求。張先生聽了他朋友的說話，臉色板得極其難看。他說：老實講，原來我是偏袒着姓何的。可是她提出來的條件，教我無法接受。我內人千里道別的冒着極大的危險，帶了兩個孩子來投奔我，她並沒有什麼錯處。叫我不要理她，這在人情上說不過去。何況我有太太她是知道的，根本我沒有欺騙她。現在她要否認我有太太，把重婚罪加到我頭上，那簡直是跡近要挾。我是個窮光蛋，在社會上也沒有絲毫位置，她愛怎麼着，就怎麼着。反正我和她沒有正式結婚，法律上並沒有什麼根據。哼！她就要到法院裏去告我，也告我不着。魏太太聽了這最後的一句話，不覺怒火突發，心想，這個人怎麼這樣厲害！抗戰夫人，就是這樣不值錢！原來的太太，口口聲聲內人和太太，抗戰夫人，變成了姓何的。這抗戰夫人完全是和人家填空的，這未免是太冤枉了。回到家裏坐在椅子上呆想了一陣，覺得自己的身世完全是和何小姐一樣。抗戰勝利，是一天接近一天了。可能是一年到兩年之間，大家就要回到南京。那個時候，和魏端本爭吵呢？還是和魏端本那位淪陷夫人爭吵呢？自己一般是和何小姐一

樣，是沒有法律根據的。想着想着，她的臉皮子紅了起來，將一隻手托了自己的臉腮，沉沉的想着。就在這時，有個人在外面大聲叫了問道：這是魏先生家裏嗎？魏太太聽那聲音，却是相當陌生，而且還夾雜着一點南方口音，並非熟人。她先開了聲那位，自己就迎了出來，看得是一位三十多歲的中年人，頭上沒戴帽子，頭髮梳得溜光。身上一套灰嗶嘰西服，却是穿得挺括的。他看見她，先點了頭道：是魏太太嗎？她也點着頭。問聲貴姓？他道：我姓張，是……他將聲音低了一低，然後接着道：我和魏兄同事。魏太太將他引到外間房子坐了，先皺了眉道：張先生，你看我們這種情形，不是太冤枉了嗎？張先生對魏太太看了一看，見她穿得非常樸素，又是滿臉愁容，也有三分同情她，便點點頭道：的確是冤枉，我也特爲此事而來。司長說，這件事，非常是對不住魏兄，也對不住劉科長。不過這件事是大家有禍同當的。魏劉二人一天不恢復自由，他的事情就一天不了。關於那筆公款的事情，司長已經完全歸還了，只要機關裏向法院上封公事，證明公家並沒有損失，大不了是手續錯誤，受些行政處分。大概有個三五天，機關方面，一定會把魏先生保出來，至於魏太太的生活，司長想到了一定是有問題的。現在兄弟帶了一點小款子來，請魏太太先收着。說着，他在西服袋裏，掏出一張十萬元的支票，雙手送到魏太太的面前。魏太太對於這麼一個數目的款子，那是老實不看在眼裏了。她隨手放在桌上，淡淡的笑道：這倒是承着司長關心。不過我的困難，還不在暫時的生活。人關起來了，根本生活就要斷絕。而且……張先生不等她說完，站起來連連搖着手道：不會那樣嚴重。你放心得了。一半天我再來奉訪，有什麼好消息，我就來告訴你。魏太太道：假如請律師的話，我可負擔不起。張先生連說用不着，就走出去了。魏太太本來也覺得營救魏先生是一部廿四史無從說起，現在有了可以解釋的消息，她倒是心上一塊石頭落地。先把那張支票，放在手提皮包裏。然後又坐着想了一想，當她正沉思的時候，那手表裏面的針擺聲吱吱略響着，向耳朵裏送來，她隨了這響聲，向手表一看，已是十一點三刻了。這讓她想起范寶華的約會，約定十二點半鐘可以到他家裏去拿鑽石戒指。這戒

指既說的是洪五爺和范寶華共同送的。也說洪五爺也參加這個約會。這樣有錢的闊人，爲什麼不和他認識。她這樣想着，立刻起身到廚房裏去打盆水來，站在梳妝台前洗臉。把婦女的輕重武器，如三花牌香粉、唇膏、美國雪花膏、蔻丹、胭脂膏之類，一件一件的羅列到桌上，然後對了鏡子，按部就班的，在臉上施用起來。她得了范寶華那筆資助，已經是作了新衣服不少，臉子上脂粉抹勻之後，她就打開衣箱來，挑了一件極鮮艷的衣服穿着。此外是連皮包皮鞋，一齊都換了新的。自然，這也就是范寶華的錢所做的。她並沒有感到將人家送的穿着，又送給人家去看，那是表現出了人家的恩惠，相反的，她以爲這種表現，正是表示自己不理沒人家的好感。因之她收拾停當之後，立刻坐了人力車子，就奔向范寶華家來，她爲了她要守約有信用，走到范家門口，就把手表拾起來看看。時間是湊合得那樣好，不過是十二點二十五分，與原來約定的時間還差着五分呢。她進門來，正好范老板隔了玻璃窗子向外而探望。在兩小時以前，他看她還是面皮黃黃的，穿了件藍布大褂。現在她可是桃花一樣的面孔。她身上穿件紫色藍花織錦緞的長衣。這在重慶，還是一等的新鮮材料，真是光彩奪目。他心裏一陣高興，馬上由屋子裏笑着迎了出來。走到她面前低聲道：洪五爺早就來了，他還怕你失信。我說，你向來不失信的。魏太太這就站住了腳，半扭轉身子，作個要向外走的樣子。范寶華伸手一把將她袖子扯住，問道：你這是什麼意思？魏太太道：我不願意見生人。范寶華道：怎麼會是生人呢？我們不是同在一處，吃過一頓飯嗎？魏太太將一個塗了蔻丹的紅指甲食指，伸在下巴頰上抵着，垂着眼皮，沉思了幾秒鐘。於是低聲笑道：我倒是不怕見生人。不過我有個條件，你在姓洪的當面，不能胡亂說，又估我的便宜。范寶華笑道：我估便宜，也不要開口頭上呀。進去罷進去罷。說着，他大聲報告，田小姐來了。魏太太爲了鑽石戒指而來。沒有見到鑽石戒指，她怎樣回去？主人既是大聲報告了，她也就隨了這報告向裏面走。洪五爺見范寶華迎了出來，他也是隔了玻璃窗戶偷着看的，這時，已經魏太太向裏走了，也就站起來迎接。客人是剛進客廳門，他就笑着先彎下腰了。連說田小姐來了，

歡迎歡迎。魏太太雖覺得這歡迎兩個字很有此刺耳，可是她願認識洪五爺之處，却把這些微不快，沖淡下去了。這就笑向洪五爺道：我什麼也不懂得，有什麼可歡迎的呢？洪五爺笑道：天下的英雄名士美人，都是山川靈秀之氣所鍾，得見一面，三生有幸，怎麼不可歡迎呢，請坐請坐！他說着話，還是真表示着客氣，將沙發椅子連連拍了幾下，那正是表示他十分的誠懇，給田小姐彈灰，魏太太含着笑，在沙發上坐下，洪五爺立刻拿出煙盒與打火機，向她敬着煙。她笑着將手擺了幾擺，說聲謝謝。她那細嫩雪白的手，十個指甲，都染着紅紅的，伸出來真是好看。雖然她的手腕上，還帶着一隻金鐲子，恰是十個指頭都光光的，並不有任何種類的戒指。這時兩個男子，斜坐在魏太太對面，隔了一張小茶桌，他們除看到她全身麗裝之外，而不斷的濃厚香氣，兀自向人鼻子裏送了來。洪五爺這就向她笑道：田小姐，你是不是和重慶其他小姐們一樣，喜歡走走拍戲行？她笑道：那恰恰相反，我最怕走拍戲行。洪五爺望了她道：那是什麼原因？在重慶要想買而又買不到的東西，只有到拍戲行裏去可以買到。你爲什麼怕去得？她笑道：原因就在這裏。買不到的東西，誰都看了眼熱。可是沒有錢買，那可怎麼辦呢？想買的東西沒有錢買，多看一眼，不是心裏多癢一下嗎？洪五爺笑道：原來如此。我想，小姐們最喜歡的東西，無非是化妝品衣料首飾等類。我現在倒在拍戲行裏找了兩樣小姐們所心愛的東西，不知道田小姐意見如何？說着，他在西服口袋裏掏摸了一陣，摸出兩個小錦裝盒子來，那盒子也都不過是一寸見方，他首先打開一隻盒子蓋來，露出裏面綠色的細絨裏子。盒子心裏，一隻金托子的鑽石戒指，正正當當的擺在中間。那鑽石亮晶晶的，光芒射人眼睛，足有老扁豆那麼大。魏太太看到時，心裏先是一動，暗地裏說，真有這東西送給我？她隨了這目光所至，不由得微笑了一笑。洪五爺趁着她這一笑，把盒子交到她手上，笑道：你看這東西真不真？魏太太笑道：你五爺看的東西，那還假得了嗎？洪五爺受了她這句恭維，心中大爲痛快，雖明知道是敷衍語，可是只要她肯敷衍，那就

是友誼的開始，這就起着身子，向她點了點頭道：田小姐這話太客氣。要費鑿珠寶玉器，那還是漂亮

小姐的事。魏太太將那小錦裝盒子捧在手上，對着眼光細細看了一番，對洪五爺愛理不理的，用迂緩而很低微的聲音答道：這也關乎人之漂亮不漂亮嗎？洪五爺大聲笑道：那是當然啦。只有漂亮小姐，她才配用珠寶首飾。也只有配用珠寶首飾的人，她才能分辨出珠寶真假。田小姐，你再看看這個。說着，他又把那隻錦裝盒子遞過來。這盒子的裏子，是深紫色細絨的，早是鮮艷奪目。在這紫絨正中間，凹進去一個小洞，嵌着一隻戒指金托子。正中頂住一粒鑽石，那面積比先看的還要大。雖夠不上比一粒蠶豆，却不是一粒豌豆。只稍稍的將盒子移動着，那鑽石上的光彩，却在眼光前一閃。情不自禁的笑道：這粒鑽石更好。說着，又點了兩點頭。洪五爺道：這粒大的呢，和賣主還沒有講好價錢。也許明後天可以成交，我先請田小姐品鑑。既是用小姐贊不絕口，我就決定把它買下來罷。至於那個小的，我已經和老范合資買下來了。小意思，奉送給田小姐。魏太太雖明知道這鑽石戒指拿出來了，姓洪的一定會相送，但彼此交情太淺了，一定要經過姓范的手，輾轉送過來。不想他單刀直入，一點沒有隱蔽，就把禮品送過來。憑着什麼，受人家這分重禮呢？而況還在范寶華當面？這就向他二人笑道：那我怎麼敢當呢？洪五爺笑道：又有什麼不敢當呢？朋友送禮，這也是很平常的事。魏太太將那個較小的錦裝盒子捧在手上，顛了兩顛，眼望了范寶華微笑道：這不大好吧？范寶華道：不必客氣，五爺的面子，那是不可却的。魏太太只管將那小盒子在手上轉轉的看，對那粒鑽石，頗有點兒出神，因道：我可窮得很，拿什麼東西還禮呢？洪五爺架了腿坐着，將烟斗裝上了一斗煙絲，擦了火柴，將煙咀子塞到嘴裏吸着。然後噴出一口烟來笑道：田小姐若是要還我們禮物的話，什麼都可以。那怕給我們一張白紙，我們都很感謝。魏太太將肩膀扛着，微閃了兩閃，笑道：送一張白紙就很好，那太容易，就是那麼辦。洪五爺笑道：白紙上帶點圖畫，行不行？魏太太笑道：我不但不會畫，連字也不會寫。洪五爺道：若是田小姐有現成的相片，送我一張，那人情就太大了。范寶華沒想到洪五爺交淺言深，居然向人家索取相片，很快的在這男女兩人臉上看了一下。姓洪的絲毫沒有什麼感覺，架了腿自吸



他的烟斗。魏太太的臉色，却閃動了一下。可是她被那兩粒鑽石戒指征服了。她除了已得着一粒鑽石而外，還有一粒鑽石，她有很大的希望。她雖然覺得洪五爺的話，說得太莽撞，可是前三分鐘纔接受下人家幾十萬元的珍重禮物，還不會想到感謝的辦法呢，沒法子可駁人家。她抬頭看那姓洪的坐在那裏舒適而又自然，似乎他沒有想到那是婚禮的話。文明一點，人家要一張相片，也不見得就是失態。她頃刻之間，腦筋裏轉動了幾遍。最後就向善意方面揣想，那些電影明星名伶，不問男女不都是向人送相片嗎？還有那些僑人，不都是把相片送人，當了最誠懇的禮物嗎？越想是越對。她心裏想，口裏雖有好幾分鐘沒有答復洪五爺的話，但是她臉上，始終是笑着的。洪五爺復又緊迫了一句道：田小姐不肯賞光嗎？她聽了這賞光兩個字，似乎是雙關的。一方面說是不肯送相片，一方面也可以說是不收受那鑽石戒指，那可有些愚蠢，這就立刻笑道：相片倒是有幾張，都照得不好。洪五爺笑道：憑着田小姐這分人才，無論照出怎樣的相來，也是數一數二的美女圖。我們很希望你不要妄自菲薄呀。哈哈！他一聲長笑，昂着頭在椅子靠背上躺了下去。魏太太兩隻手各拿了一隻錦裝小盒子，只管注視的盤弄着，正在出神呢，范寶華得意的用人吳嫂，正送着一玻璃杯子清茶出來了。她將茶杯放在魏太太面前，也就看到了那盒鑽石戒指，啣着笑了一聲道：金鋼鑽！田小姐買的？怕不要好幾十萬吧？洪五爺見她胖胖的臉，抹過了一層白粉，半長頭髮，梳得一根不亂在後腦勺挽了個半月形，身上穿的那件半新藍布大褂，沒有一點綉紋，便向她笑道：老范用的這吳嫂，真是不錯，你是幾輩子修的。不但乾乾淨淨，而且也見多識廣。她並沒有把鑽石認錯爲玻璃塊子。吳嫂站在魏太太椅子後，向客人笑道：沒有戴過，聽也聽見說過嗎！於今的重慶，不像往日，儉子傢私沒得嗎！洪五爺點點頭道：此話誠然。不過下江究竟有下江風味，不能整個兒搬到重慶來。將來抗戰勝利，范先生要回下江，你和他管理家管慣了，他沒有了你，那是很不方便的。你能不能也到下江去呢？而且他又沒有太太，到下江去安家，也沒有你幫着不行。吳嫂聽了這話，將她大眼睛上的眼皮下垂着，臉上泛出了一陣紅暈。笑道

：我那個配？五爺道：你老板不許你出川嗎？吳嫂一擺頭道：別個管不到我，那裏我也敢去。一個男子豈不活女人，還配管女人嗎？我就願像田小姐一樣，要自由。田小姐，你說對不對頭？魏太太很覺得她的話有些不倫不類，可是又不便說什麼。只是點頭微笑。洪五爺本就猜着魏太太是那路人物。經吳嫂這樣一說，就更猜她是一朵自由之花了。

## 五 心神不定

范寶華自袁小姐脫離之後，一切太太的職務，都由吳嫂代拆代行。雖然他還緊緊的把握了主人的身份，沒有讓吳嫂向主人看齊，可是范家再來一位和袁小姐相等的，她就會把整個兒所得的權利被取消。現在眼前的田小姐，就有着這樣候補的資格。因之她看到了田小姐，心裏就頓添了一種不痛快。雖然魏太太給她許多好處，可是這些小仁小惠，掩蓋不了她全盤的損失。這時，她見洪五爺過分的看得起田小姐，很有點川人所謂的不了然。這就在言語上故意透露一點田小姐的身分。可是這個計劃，她失敗了，姓洪的正是不需要這位小姐身份過於嚴肅。他對田小姐臉上看看，又對吳嫂臉上看看，覺得她們的臉上都紅紅的有些不正常，便笑道：自由都是好事呀！人若沒有自由，那像一隻鳥關在籠子裏似的，有什麼意思。吳嫂站在椅子背後，臉上微微的笑着，不住的抬起手來撫摸着頭髮。她那嘴唇皮顫動着，似乎有話要說。范寶華恐怕她說出更不好的話來，便向她笑道：菜作得怎樣了？別讓洪五爺老等着呀，恐怕洪五爺肚子餓了吧？說着將眼望了她連連的向她點了幾點頭。吳嫂抬起手來，又摸了幾下頭髮，還站着出神不肯走去。洪五爺也就會悟了范寶華的意思，這就向吳嫂點頭道：對的，我的確肚子餓了，你請快點作飯來給我吃罷。我不會忘記你的好處。當然我不會送金鑲鑽，可是比這公道一點的東西，我還是可以送你。吳嫂聽了這話，身上閃了一閃，啞的一聲笑了。范寶華笑道：五爺說話是有信用的。你不是很欣賞人家穿黑拷綢衫子嗎？我給你代要求一下。今天這頓午飯的菜，

若是五爺吃得合口的話，就由五爺送你一件拷綢長衫料子。王錢小事，那就由我代送了。吳嫂對這拷綢長衫，非常的感到興趣，姓范的這樣說了，姓洪的又這樣說着，她覺得這個希望是不會空虛的，又向在座的人嘻嘻一笑。范寶華笑道：得啦，就請你去作罷罷。吳嫂在臉上掩不出內心的歡喜，笑着眉毛眼睛全活動起來，扭着身子就走。走到進裏屋的門，還用手扶着門框，回轉頭來看了一看。魏太太對於吳嫂的行爲本來有一種銳敏的覺悟，現在見她一味的在說話和動作上，表現了酸意，臉上鎮定着，且不說什麼，心裏可在暗笑，你那種身分，和你那分人才，也可以和我談口由嗎？心裏有了這麼一點暗影，就對於吳嫂更有點放不下去。這就望了范寶華道：你家裏上上下下，粗粗細細，全是吳嫂一個人，我一到這裏來，你就留我吃飯，把人家累一個夠，我心裏真有點過意不去。洪五爺笑道：田小姐，你這叫愛過意不去了。老范化錢偏工，就會的是這些粗粗細細要人做。若說有客來要她多做幾樣菜，那是我們給她的面子，也是給范范的面子，要不然的話，重慶市而上，大小館子有的是，我們希罕到老范這裏來吃這頓嗎？范寶華被洪五爺搶白了一頓，他並不生氣，反是笑嘻嘻的。因點頭道：的確如此，我以為洪五爺肯到我這裏來吃頓飯，我的面子就大了，怎麼樣也不可以讓這榮譽失掉。洪五爺手擰了烟斗，將烟斗咀子，向范寶華指着，因道：你這傢伙，就得我制服你。田小姐，你不知道，老范他少不了我，過去每作一票生意，都得我大幫忙。我爲人是這樣，無論什麼事要禍福同當。朋友缺少資本的時候，要大家拿錢，大家就得拿出來，若是生意蝕了本，那不用說，賠本大家賠，反過來，賺了錢呢，那也不能獨享，得拿出來大家分着用。今天我就替你敲了老范一個竹槓，讓我和我合資送你一枚鑽戒。其實他不應當讓我提議，也不應當讓我分擔資本。你要知道，他這次賺錢可賺多了。分幾個錢出來，買點東西，送朋友，那有什麼要緊？魏太太覺得這些話，很讓姓范的難堪。自己反正是得着了人家的禮物了，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，因笑道：誰給我的禮物，我就感謝誰，你二位送這樣貴重的禮品給我，我只有感謝，什麼我也不能說。她這樣說着，分明是給范寶華解圍的。可是范寶華

竟不攬這分人情，他笑道：「五爺說的是實話，我是太忙，沒有想到送禮這些應酬事件。你若是要道謝的話，還是道謝五爺吧。」說着，抱了拳頭連連的向洪五爺拱着幾下手。魏太太抿了嘴笑着，只是看看手上的兩盒鑽石戒指，洪五爺笑道：「田小姐對那個大些的鑽石戒指，似乎很感到興趣。今天下午，或者明天上午，我可以見到賣主，只要他肯賣，我一定不惜重價買下來。她聽到洪五爺這口風，分明是送禮送定了，爲着表示大方一些，便笑道：「那我也顯着太得寸進尺了。說着，將那裝着大粒鑽石的，遞到洪五爺手上。然後把手皮包打開，將那小鑽石放進去。同時

洪五爺笑道：「不成敬意。不要說這些客氣話，多說客氣話纔見過兩面，難道不算生疏，還要算親密嗎？」

就不說客氣話。其實我根本不會說話，

了。說多了客氣話，就誤了正當時

將架起的那隻腿，不住的顫動

紅了臉怪不好意思的，便道：

「一會，飯就要好了。她

，這就覺得無論如何

到廚房裏去？」

爺

然

的東西。洪

天天氣很好，若是

范，你的意下如何？

這樣好的天氣嗎？我們最

爺點點頭道：這個辦法很好，

華笑道：文章就在這裏了。晚飯

了。魏太太聽了這話，答應着跟了去，

跟了去，剛剛收了人家一枚鑽石戒指，怎好就違拂

要送，還沒有送出來呢。若是違拂了人家的意思，這枚戒指

道怎樣去答應這個問題。坐在長約仿沙發藤椅子上，兩手抱了皮包，在懷裏揀着，慢慢的作個要起身

而不起身的樣子。洪五爺笑向她道：田小姐怎麼樣？能參加我們這個集團嗎？魏太太聽到這話，索性

就站起來了。因微笑着道：有這樣有趣的集團，我是應當參加的。不過我今天上午就出來了，家裏還

有兩個孩子，我得回去看看。洪五爺道：家裏沒有老媽子看顧着他們嗎？她道：雖然有老媽子，她也

不能成天成晚的帶着他們啦。我家裏就是一個人，難道洗衣服燒飯，她都不去過問嗎？洪五爺偏着頭

想了一想，因道：田小姐回去一趟，那倒也無所謂，回頭我們到那裏聚會呢。魏太太笑着搖了兩搖頭

道：過山過水，到南岸去賭夜錢那大可以不必了，依着我的意思，還是改個日子罷。洪五爺聽她的話，已是不反對共同賭錢了，這就笑道：打牌是個興緻問題，既是提起了這個興緻，那就不能間斷。田小姐若是嫌過江過河晚上不大方便，那麼我們今天晚上，就到朱四奶奶家裏去唆哈兩三小時。對於朱四奶奶，也無須客氣，我打個電話給她，叫她預備晚飯。魏太太在未認識朱四奶奶以前，是隨便在某些小戶人家賭，除了看那五張牌，實在沒有什麼享受。自到了朱四奶奶家賭錢以後，這才享受到高等賭錢的滋味，洪五爺一提到他，就先感到興趣了。因笑道：這個地方，倒是可以考量，不過朱四奶奶並沒有邀請我們，我們可以隨便的就去嗎？作客人的，也未免太對主人有些勉強了。洪五爺笑道：對別人我不能帶他的勉強，朱四奶奶和我是極熟的人，就是她不在家，我跑到她家去代作主人，她也沒有什麼話說。這是什麼緣故，那我不必細說。我們多到她家去玩幾回，你自然就明白了。他說着這話，小鬍子又在上嘴唇皮子上，連連的聳動了若干次，那正是他笑得樂不可支的情態。魏太太也抿了嘴對他微笑，她微笑的時候，烏眼珠子微斜着，兩道長眉，不免向兩面鬢角下舒展。范寶華已很知道他是高興了。便笑道：你就在五點鐘左右，直接到朱四奶奶家裏去罷。資本一層不必介意，有五爺在座，大可幫忙。洪五爺笑道：我不推諉這個責任，不過有你范老板在座，你也不能不加上一點股子吧？范寶華笑道：我第一句話就失言了。難道田小姐上場就輸？最好是她不帶資本上場就行。魏太太道：不管怎麼着，能抽空，我就到朱四奶奶家去看一趟罷。你們不必等我。說着，她含笑向洪五爺點了個頭就出門了。她在作小姐的時候，就羨慕着人家的鑽石戒指，不但是家庭沒有那樣富有，沒力量預備，就是父母的力量可以辦到，也不許可小孩子佩戴這種東西。現在於無意中就得了這麼一個。而且還有一個更好的，也有可得的希望。她高興極了，高興得忍不住胸中要發出來的笑意。她只是抿嘴，把笑容忍住在嘴裏。但是她在路上走着，心裏決忘不了這件事。她走着走着，就將皮包打開，取出戒指盒子來，把戒指取着，就在左手的無名指上。她將手橫着抬起來時，日光正好由上臨下。手一側，立刻

有一道晶光在眼前一幌。戴鑽石的人，花了幾十担米的錢，換一粒小豆子，就是爲了這個樂子。韓太太想不到自己從來沒有打算爭取這個樂子，而這個樂子，也自然的來了。她將小錦盒子收到皮包裏去，就這樣開始的戴着鑽石。她立刻就就想到，戴鑽戒的人，一切都須相稱。幸是先得了老范一大批錢，把衣服皮鞋全製了個透新。要不然的話，還穿着舊衣舊鞋，拿着鑽石戒指，今天也不好意思戴了起來吧？她這樣的想着，就不免低了頭對她身上的衣服看着。緞錦緞子夾袍美國皮鞋，這樣的衣服和身上的珠寶，的確是配合起來了。既然滿身富貴，那就不宜於走路了。正好路旁有幾部人力車子停着，這就挑了一部最乾淨的招招手叫到身邊來。自然不用和車夫講車價，坐上去，說了聲地方，就讓他拉着走了。她坐在車上，殊不像往日。平常是不覺得有什麼特殊之處的。今日對街上來往的摩登女子看着，臉上便現出了一番得意。心裏同時想着，我比你們闊得多。我帶有鑽石戒指，你們能有這東西嗎？尤其是看到幾個戴金鐲子的女子，存着一分比賽得勝的心裏，金鐲子算什麼珍貴首飾？一定要有鑽石戒指，那才算是闊人。想到這裏也就不免抬起手臂來，對着手指上的戒指細細賞玩一番。賞玩過後，又對街上走路的人看看。意思是不知他們看到自己的鑽石戒指沒有？但車子快到家門口，她忽然有個新感覺，自己丈夫正在坐牢，自己穿得這樣週身華麗，人家會奇怪的。尤其是手指上帶着這麼一粒晶光奪目的鑽石戒指，更爲引起人家的疑心。於是在懷裏將皮包打開，立刻取了幾張鈔票在手上，又脫下手上的戒指，放了進去。將皮包關上。她一想，別把這好東西丟了。再打開皮包，見鑽石戒指，放在兩疊鈔票上。一伸右手，無名指又套起來。這個動作完畢，也就到了冷酒鋪門口了。她下了車，將取出的鈔票，給了車錢，匆匆的走進店後屋子去。所以如此，不是別的，她覺得這一身華麗，在這日子，是不應當讓鄰居們看到的。進到屋子裏，見楊嫂橫倒在自己的床上睡着，兩個小孩子，將方凳子翻倒在地上，兩個人同騎在凳子腿上。地面上撒了許多花生仁的衣子，和包糖果的紙。每人各拿了個芝麻燒餅在嘴裏啃。韓太太嚐了一聲道：楊嫂，你怎麼也不看看孩子，讓他們弄得這一身一地的

髒，來了人，像什麼樣子呢？楊嫂一個翻身坐了起來，左手扶着床欄干，右手理着鬢邊的亂髮，望了她笑道：太太這一身漂亮，是去和先生想法子回來嗎？魏太太臉上猶豫了一會子，答道：自然是，這日子我還有心到那裏去呢？趕快找把掃帚來，把這屋子裏收拾收拾罷。她的男孩子小淪兒，看到媽媽回來，立刻跨下了凳子腿，撲向母親的身邊，伸手道：媽媽，我要吃糖。魏太太見他那漆黑的兩隻手，立刻身子向後一縮，搖了手道：不過來，不過來，我給你錢去買糖吃就是。她說着，將不會放下的皮包捧着打開來，在裏面取出兩張鈔票，交給楊嫂道：帶他去買糖果，屋子裏讓我來收拾罷。楊嫂帶着兩個孩子，她是十分感到煩膩的。但是要她作別件事情的時候，她又願意帶孩子了。接了錢，立刻帶着孩子走了。魏太太要她走開，倒並不是敷衍孩子而買糖。她打開皮包，看到那個裝鑽石戒指的錦裝盒子，就急於要看那粒鑽石。因為在洪范兩人當面，必須放大器的樣子，不能仔細看。在路上坐車子的時候，也不能仔細看，以免露出初次帶鑽石的樣子。現在到了家裏，可以仔細細把這寶物看看了。這東西雖然總要給人看的，可是現在露出來，會有很大的嫌疑。因之先關上了房門，然後才由皮包裹取出小錦裝盒來。當然，這時候她的臉上，是帶一番笑容的。可是當她將小盒子打開的時候，她不但收了笑容，而且臉色變得蒼白。因為那盒裏面，只有襯托鑽石戒指的藍綢裏子，卻沒有鑽石戒指。這事太奇怪了，這東西放在錦裝盒子裏，錦裝盒子，又放在皮包裹裏，皮包拿在手上，片刻也沒有放鬆，這有誰的神仙妙手，會把這鑽石戒指偷了去呢？她站着呆了一呆，忽然想起來了。坐車到門口的時候，曾經打開手提皮包來，給了車夫幾張鈔票的車錢，莫不是在門口給車錢把鑽石戒指拖着帶了出來了？她想到這裏答復着是的是的，立刻就開了房門向前面冷酒店裏奔了去。那些酒座上，正零零落落的，坐着有幾位喝酒的酒客，見這位穿紅衣服的年輕太太，由這酒店後出來，已是很為注意。及至她走到酒店屋檐下，又不走上街，低了頭，只管在屋檐下走來走去。這雖很讓人家知道是來找東西的。但是一個漂亮年輕女人，怎麼會在冷酒店屋檐下找東西呢？於是大家的眼光都跟了魏太太走來走去。



魏太太走了幾個來回，偶然一抬頭，明白過來了，自己這一身衣服，很是讓人家注意。回家的時候，自己不還想着丈夫坐在看守所裏，不要讓人家鄰居看到自己過分修飾嗎？由這點，就想到穿衣服避免鄰人注意，和戴首飾避免人的事情，她就回憶到富人力車快到冷酒店門口的時候，自己是脫了鑽石戒指向皮包裏一丟的，並沒有放到小錦盒子裏去，也許落在皮包底下了。她立刻回到屋子裏去，將皮包再打開。這裏面大小額鈔票，灑了香水的花綳小手絹，粉鏡，幾張記下買東西的字條。一樣一樣拿出來清理着，並沒有鑽石戒指。將皮包翻過來向桌上倒着，也沒有鑽石戒指倒出。她不由得將高跟鞋在地上頓了兩頓。自言自語的道：「嗟！真是命苦，生平苦想着的東西，戴在手上只十來分鐘就沒有了。不成問題，必是打開皮包給車夫錢的時候，把這小小的東西丟了。該死，說到這兩字，她將手在胸脯上撻了一下，表示自己該打。於是坐在床沿上，對了桌上皮包裏倒出的東西和那個空皮包只管發呆。她越想越懊悔，抬起右手來，又向自己臉上打一個耳光。這一下打着她嫩的皮膚上，有點攔人。看手時，那鑽石戒指亮晶晶的，又戴在右手無名指上了。她咳了一聲，左手托了右手，對準了眼光看着，絲毫不錯，是那鑽石戒指。她這又呆了，坐着再想起來，分明戴在左手無名指上的，而且還除下來放進皮包裏面去的，怎麼會飛到右手指上來了呢？她呆着想想了十分鐘之久，算是想起來了，在打開皮包給車錢的時候，鑽石戒指壓在兩疊鈔票上面。自己覺得不安，又戴在右手上來了，又連說該死該死！

## 六 營救丈夫的工作？

魏太太在笑罵自己的時候，楊嫂正帶着兩個小孩子走進屋子來，聽了這話，不免站在門口呆了，望了太太，不肯移動步子。魏太太笑道：「我沒有說你，我鬧了個笑話，自己手上戴了戒指，我還到處找呢。楊嫂聽了這話，向着她手上去看，果然有個戒指，上面嵌着發亮的東西。因走近兩步，向她手指上看，問道：「太太這金箍子上，嵌着儉子傢私？」魏太太平空橫抬着一隻手，而且把那個帶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人已起身相迎了。這就是魏端本那位同事張先生。人家是熱心來營救自己丈夫的，這不許可規避的。於是沉重着臉色，走到屋子裏去向客人點着頭道：爲了我們的事，一趟一趟的要你向這裏跑。張先生，你太熱心了。張先生對魏太太以這種姿態出現，也是十分詫異。老遠的就看到她一路扣着紐絆，天色已到大半下午了。不會她是這個時候纔起來的吧？及至走到屋子裏，又首先嗅到她身上一股子香氣。而且在她手指上發現一粒金鋼鑽的戒指。這就讓張先生心裏明白了。她必然是穿着一身華麗，因爲有客來了，所以趕快把華麗衣服脫下，換着這件藍布大褂。當她丈夫在坐牢的時候，她却以極奢華的裝束來見丈夫同事，那自然是極不得當的舉動。她像聰明，立刻就改裝了。不過這種舉動，依然是自欺欺人，頭上的香水，手指上的鑽石戒指，這是可以瞞人的嗎？他正是這樣想着，魏太太含笑讓了客人坐下，然後臉上帶了三分愁苦的樣子，皺着眉毛道：承蒙張先生給司長帶來了十萬元，我們是十分感謝的總算能維持些日子的伙食，可是以後的日子，我怎樣過呢？她說畢，臉上又放出淒慘的樣子，眼珠轉動着，似乎是要哭。然而她並沒有眼淚，她只有把眼皮垂了下來，她望着胸前，兩手盤弄着胸前一塊手絹。她忽然省悟過來，把右手抬了起來，却又笑了。因道：這也是我有些小孩子脾氣。前兩個月，在百貨攤子上買了一隻鍍金戒指，嵌了這樣一粒玻璃磚塊子，當了金鋼鑽帶。人家不知道，還以爲我真有鑽石戒指呢。我若真有鑽石，我爲什麼那麼傻，還住着這走一步路全家都震動的屋子嗎？她口裏是這樣分辨着的。不過她將手掌抬起來給人看的時候，却是手掌心朝着人的部分佔百分之八十，而手背只佔百分之二十。因之，那鑽石的形態顯光芒，客人並不能看到。這位張先生也是老於世故的人，魏太太越是這樣的做作，也倒越有些疑心了。他心裏想着，司長又有十萬元存放在我衣袋裏，幸而見面不曾提到這話。人家手上帶着鑽石，希罕這十萬八萬的救濟。便笑道：那是自然。這件事，司長時刻在心，我也時刻在心。我今天來，特意告訴你一個好消息。就是我們的頭兒，已經和各方面接洽好了。自己家裏願意把這事情縮小，不再追究。這官司既是沒有了原告，又沒有提起公訴，那

當然就不能成立了。大概還有個把禮拜，魏先生就可以取保出來。不過取保一層，司長是不能出面的，那得魏太太去辦手續。若是魏太太找不到保人，那也不要緊，這件事都交給我，我可以想法子。魏太太道：那就好極了。一個女太太們，到外面那裏去找保人？尤其是打官司的人，人家要負着很重要的責任，恐怕人家不願隨便承當。張先生微笑了一笑，然後點着頭道：這自然是事實。不過魏太太也當幫我一點忙。若是有的親友可以作保的話，不妨說着試試看。難道魏太太還不願早早的把魏先生放了出來嗎？魏太太這就把臉色沉着，因道：那我也不能那樣喪心病狂吧？張先生勉強的打了一個哈哈，因道：魏太太可別多心，我是隨口這樣打比喻的。不過話又說回來了，我在公，在私，都得和魏兄跑腿。今天我是先來報一個信，以後還有什麼好消息，我還是隨時來報告。說着，站起身來就走出去了。魏太太本來就有些神志不定，聽着人家這些話越發的增加了許多心事。只在房裏向客人點了個頭，並沒有相送。她在屋子裏呆坐了一會，不免將手上那枚鑽石戒指又抬起來看看。隨着審查自己的手指，覺得自己這雙手，雪白細嫩，又染上了通紅的指甲，帶上鑽石戒指，那是千該萬該的。就爲了丈夫是個窮公務員，帶了真的鑽石，硬對人說是假。女人佩戴珍寶，不就是爲了要這點面子嗎？以真當假，不但沒有面子，反是讓人家說窮瘋了，戴假首飾。遙望前途，實在是無出頭之日，而況自己還是一位抗戰夫人，毫無法律根據。要想端本發大財買鑽石戒指給太太帶着那不是夢話嗎？由手指上，她又看到左手腕上的手表。這時手表已是四點四十分，他忽然想到洪五爺五點鐘在朱四奶奶處的約會。現在應該開始化裝去赴這個約會了。她於是猛可的站起來，打算到裏面屋子裏去化裝。然而他就同時想到剛才送客人出門，人家的言語之間，好像是說魏太太並不望魏先生早日恢復自由，這個印象給人可不大好。於是手扶了桌子，復又坐了下來。她看看右手指上的鑽石戒指，又看看左手腕上的手表，她繼續的想着。若是不去赴人家的約會，那顯然是過河拆橋。上午得了人家的禮物，下午就不赴人家的約會。不過得罪這位洪五爺而已，那倒也無所謂。可是在人家手上，還把握着一粒大的鑽石

戒指。今天晚上失信於人，那鑽石他就決不會再送的了。去。她心裏想着要去，口裏也就情不自禁的喊出這個去字來。而且和這去字聲音相合，鞋跟在地面頓上了一下。楊嫂止是由屋子外經過，伸頭問着俗事？她笑道：沒有什麼，我趕耗子。剛才那位張先生不是來了嗎？他說魏先生可以恢復自由，只是要多找幾個保人。他去找，我也去找。當然有路子救他，不問晝夜，我都應當去努力。楊嫂抬起那隻圓而且黑的手臂，人向屋子裏望着。微笑道：太太說的是不在家裏消夜？十二點鐘，回不回來得到？魏太太道：我去求人，完全由人家作主，我知道什麼時候能夠回來呢？你問這話，是什麼意思。她說到這裏，故意將臉色沉了下來，意思是不許楊嫂胡說。但楊嫂却自有她的把握。她知道女主人越是要出去的時候多，越需要有人看家帶小孩子。這時候她要走得緊，決不肯得罪看家的。這就把扶着門框的手臂，彎曲了兩下，身子還隨着顫動了幾下。笑道：我明個不要問？打過十二點鐘，冷酒店就關門。回來晏了，他們硬是不開門喀。我曉得你幾時轉來，我好等到起。魏太太也省悟過來了，這不像往日，自己在外頭打夜牌，魏端本回來了，可以在家裏駐守不出去。現在家裏男女主人都出去了，一切都得倚靠她的。便轉了笑容道：楊嫂，我們也相處兩三年了，我家的事情，你摸得最是清楚。我少不了你。因之我也沒有把你當外人。這次魏先生出了事，真是天上飛來的禍。我們夫妻，雖然常常吵架，可是到了這時候，我不能不四方求人去救他。也望你念他向來沒有對你紅過臉，請你分點神，給我看看家。今天的晚飯，我大概是來不及回家吃的了。你帶着孩子，怎麼能作飯吃？我這裏給你一點錢，你帶孩子到對門小館子裏去吃晚飯罷。楊嫂接着鈔票笑道：今天太太一定贏錢，這就分個贏錢的吉兆。魏太太道：你總以為我出去就是賭錢。楊嫂笑道：不生關係嗎！正事歸正事，賭錢歸賭錢嗎！魏太太看着手表，時間是到了，也不屑於和傭人去多多辯論，立刻回到屋子裏去，換上新衣服。再重抹一回脂粉。那位楊嫂，得了主人的錢，也就不必去人操心，老早帶了兩個孩子，就躲開了主人了。魏太太無須顧慮孩子的牽扯，從從容容的出門。她現在的手皮包，那是晝夜充實着的。馬路上坐人力車，

下山坡坐轎子，她很快的就到了朱四奶奶公館門口。就在這時，看到酒席館子裏籬攆，前後兩挑，向朱家大門裏送了去。她心裏也就想着，不用提，今天一會，又是個大舉了。自己預備多少資本呢？她心中有些考慮，步子未免走得慢些。當她一走進院牆柵欄門的時候，朱四奶奶便一陣風似的，笑着迎到面前來，挽了她的手笑道：「怎麼好幾天不見面。魏太太啞了一聲道：「家裏出了一點事情，至今還沒解決。四奶奶消息靈通，應該知道這事。她點了頭道：「我知道，沒有關係。你早來找我，我就給你想法子了，不過現在也不算晚。你安心在我這裏玩兩小時。我有辦法，我有辦法。魏太太當然相信，她關係方面很多，她說的有辦法，倒也不見得完全是吹的。於是握了她的手，同向屋子裏走，並笑道：「我一切都重託你了。今天四奶奶，格外漂亮。說着，向四奶奶看着，她身穿一件墨綠色的單呢袍子，頭髮是微微的燙着，後面長頭髮挽了個橫的愛斯髻。臉上的胭脂抹得紅紅的，直紅到耳朵旁邊去。在她的兩隻耳朵上掛着兩個翡翠秋葉，將小珍珠一串吊着，走起路來，兩片秋葉，在兩邊腮上，打秋千似的搖擺着。她是三十多歲的人。在這種裝扮之下，她不僅是徐娘丰韻猶存，而且在她那目挑眉語之間，還有許多年婦女所不能有的嫵媚。她挽着手向她臉上看着，臉上帶了不可遏止的笑容。四奶奶笑道：「田小姐爲什麼老向我看着？魏太太道：「我覺得每遇到四奶奶一次，就越加漂亮一次。四奶奶左手挽了她的手，右手拍了她的肩膀，笑道：「小妹妹，別開玩笑笑了。漂亮這個名詞，那是不屬於我的了，那是屬於小姐們的了。魏太太心裏原覺着一個問題，在洪五爺面前，一向是被稱爲田小姐。而四奶奶在往常，却又慣稱爲魏太太，這在洪五爺當面喊了出來，就不免戳穿紙老虎。現在她忽然改口稱爲田小姐，這位朱四奶奶真是老於世故，凡事都看到人家心裏去了。在她這種愉快情形下，挽着四奶奶的手，同走進了樓下客廳。這客廳裏已是男女賓客滿堂，大家正說笑着，聲音哄堂。自然洪范兩人都已在座。她進來了，大家都起身笑着相迎。因爲在座的人，全是同場賭博過的，所以介紹的俗套，完全沒有，很隨便的入座，也就說笑起來。她只坐了五分鐘，發現對過小客室裏，也是笑語囁囁，

而朱四奶奶在這邊屋子坐坐，隨着也就到那邊去坐坐。魏太太向在座的人看看已是十一位，那邊小客室裏還不知道有多少人呢。因道：這不是一桌的場面吧？朱四奶奶正是和她並肩坐在沙發上，就輕輕的拍了她的大腿笑道：今天有文場，也有武場。有些人用手，也有些人用腳。我們回頭在這裏跳舞。說着，她把嘴向客廳裏一努。原是這裏外套間的兩間地板屋子。外面的屋子是沙發茶几，客廳的佈置。裏面一間，在落地罩的垂花格子中間，掛了紫色的帳幔，把內外隔開。但是現在是把帳幔懸起的。在帳幔外面，可以看到裏面，僅僅是一張大餐桌和幾把椅子。而在屋子裏角，擺了四個花盆架子，顯着空蕩蕩的，那可知說聲跳舞就把桌椅拖開，這裏就變成舞場了。魏太太對於這摩登玩意，也是早就想學習的。無奈沒有人教過，也沒有這機會去學，所以只有空欣慕而已。因搖搖頭道：我不會這個，我還是加入文場罷。洪五爺笑道：要熱鬧就痛痛快快的熱鬧一下，帶着三分客氣的態度，那是不對的。魏太太道：不是客氣，我真不會跳舞。洪五爺道：這事情也很簡單，只要你稍微留點意，一小時可以畢業。就請四奶奶當老師，立刻傳授。四奶奶操着川語道：要得嗎！我還是不收學費。說着，拐了魏太太的肩膀，將她拉起來站着。魏太太笑道：怎麼說來就來？四奶奶笑道：這既不用審查資格，又不用行拜師禮，還有什麼考慮的。來，我作男的，帶着你開步。說着，右手握了魏太太的手，左手摟住魏太太的腰，顛着脚步，就向屋子中間拖着。魏太太左閃右躲，只是向後倒退着。洪五爺笑道：田小姐，你別只是向下坐，你移着脚步跟了四奶奶走呀。魏太太紅着臉笑道：不行不行，大庭廣眾之中，怪難爲情的。朱四奶奶摟住她的腰，依然不放，因笑道：孩子話，跳舞不在大庭廣眾之中，在祕密室裏跳嗎？洪五爺笑道：這有個解釋。田小姐因爲她不會開步，怕人看到笑話。這和教戲一樣。說戲的人，也不能當了大眾在台上說戲吧？那末，你就帶了她到裏面屋子裏去跳罷。萬一再難爲情，可把帳幔放了下來。朱四奶奶道：要得要得！不由分說，拖了魏太太就向裏面屋子裏拖了去。同時，在座的男女也都紛紛鼓掌。這次她被朱四奶奶帶進去，就不再拒絕了。在座的男女說笑過去，也就過去



了。只有姓洪的，對此特別感到興趣。聽到魏太太在裏面說一陣笑一陣子。最後聽到四奶奶笑着說：行了行了。只要有人帶着你再跳兩三回那就行了。兩個人手挽着手一副笑了出來。四奶奶一個最能幹的女傭人立刻迎向前道：樓上的場面都預備好了。四奶奶向大家道：加入的就請上樓罷，打過一個半小時，再開飯。不加入的，先在樓下吊嚶子，我已經預備下一把胡琴一把三胡了。她說着，眉飛色舞的，拾起一隻染了紅指甲的白手，高過頭去，向大家招了幾招。她真有一個作司令官的派頭呢。

## 七 夜深時

在客廳裏這羣男女，都是加入文場的。他們聽了朱四奶奶這一招手，成串的向樓上走。洪五爺却是最落後的一個，他向魏太太笑着點了兩個頭道：請緩行一步。她只看他滿臉的笑容，已經猜到了四五成帳，而且在許多地方，正也要將就着姓洪的說話。他這麼一打招呀，也就隨着站定沒有走。洪五爺等人都走完了，笑問道：田小姐的資本，帶得很充足嗎？她笑着道：當然多少帶一點現款，不過和你們大資本家比起來，那就差得太遠。姓洪的在他西服口袋裏狂搜了一陣，輪流的取出整疊的鈔票來。這個日子，重慶的鈔票最大額還是一千元。他却是將那未曾折疊，也未曾用過的整摺新鈔票，接連交過三搭來，笑道拿去作資本罷，這鈔票面印着一千元的數目，直伸着紙面，用牛皮紙條在鈔面中間細束着。這不用提，每搭一百張，就是十萬元，洪五爺拿過鈔票來的時候，她還沒有伸手去接，洪五爺見她皮包夾在脅下，就把鈔票，放在她皮包上面。魏太太笑道：多謝你給我助威。贏了，我當然加利奉還。若是輸了呢？洪五爺笑道：不要說那種喪氣的話。賭錢，你根本不要存一種輸錢的思想。你若存上這個思想，就不敢放手下注子，那還能贏錢嗎？打暖哈就憑的是這大無畏的精神。他正說的起勁，朱四奶奶又重新走了來。向他笑道：怎麼回事，人家都等着你們入座呢，你們有什麼事商量。魏太太聽說，不免臉上微微一紅。洪五爺笑道：投資作買賣，總也得抓頭寸呀。田小姐，請請！他說着

，在前面就走了。當了朱四奶奶的面，對於這三搭鈔票，她就不好意思再拿回去，打開皮包，默然的收納。她本來就有二十萬款子放在皮包裏，再加上這三十萬新法幣，在打峻哈口來，要算是資本最充足的一次了。她一頭高興，立刻加入了樓上的暖哈陣線。今天這小屋子的圓桌面上，共有九個人，却是四男五女。朱四奶奶依然是樓上招待來賓，並未加入，於是在這桌上，五位女賓中，就是魏太太最有本錢的一位了。她心高氣傲的放出手來賭，照着暖哈的戰法。錢多的人就可以打敗錢少的人。但也有例外，就是錢多的人，若是手氣不好，也就會越賭越輸。魏太太今天的賭風，就落在這個例外的圈子裏。其中有幾個機會，牌取的不錯，狠狠的出了兩注款子，不想強中更有強中手，兩次都遇到了大牌。因之五十萬現鈔，不到兩小時，就輸了個精光。所幸洪五爺却是大贏家，看到魏太太陸續在皮包裏掏出鈔票來買籌碼，這就把面前贏的籌碼，十萬五萬的分撥給她。維持到吃飯的時候，她又輸了十幾萬。她大半的高興，却爲這個意外的遭遇所打破。當大家放下牌，起身向樓下飯廳裏去的時候，她臉子紅紅的，眼皮都漲得有點發澀。夾了那隻空皮包在腋下，緩緩的站着離開了座位。洪五爺又是落後走的，他就笑道：田小姐，今天你的手氣太壞，飯後可不能再來了。她微笑道：今天又敗得葉甲丟盔，的確是不能再來。五爺大贏家，可以繼續，說着話，同下樓梯。洪五爺在前，因答話，未免緩行一步。等着魏太太走過來了，窄窄的樓梯不容兩人並肩走着，他就伸手握了她的手。作個懇切招呼的樣子，搖搖頭道：田小姐，你不賭，我也不賭。樓下有跳舞，回頭我們可以加入那個場面。魏太太心裏想着，若要賭錢的話，只有向姓洪的姓范的再談資本。今天姓范的也輸了，不好意思和他借錢。姓洪的也表示不賭了，也不能向他借錢，而況借的將近五十萬，又怎能再向人家開口呢？她爲了這五十萬元的債務，對於洪五爺也只有屈服，他握着手，就讓他握着罷。洪五爺直把她牽到樓梯盡頭，方才放手。魏太太對他看着一眼，不免微笑的笑了。當然，這讓姓洪的心裏蕩漾了一下。他們各帶了三分尷尬的心情，走進了樓下的飯廳。這晚朱四奶奶請客，倒是個偉大的場面。上下兩張圓桌男

女混雜的，圍了桌子坐着。洪五爺和魏太太後來，下桌上座僅僅空了兩個相連的位子，他們非讓了一番，坐下了的，誰也不肯移動，他兩人又是很尷尬的在那裏坐下。飯後，喝過一遍咖啡。朱四奶奶在人叢中還站着介紹一遍，這是美軍帶來的，絕非代用品。喝完了咖啡，請大家再盡興玩。文武場有換防的，現在聲明。洪五爺右手托着咖啡碗碟，左手舉起來，他笑道：我和田小姐加入武場。魏太太笑着搖搖頭道：那怎麼行？前兩小時剛學，現在還不會開步子呢。洪五爺笑道：那要什麼緊，大家都是熟人，跳得不好，也沒有那個見笑。你和我跳，我再仔仔細細的教給你。魏太太笑着，低聲說了句不好，可是那聲音非常之低，只是嘴唇皮動了一動，大概連她自己都不會聽到吧？洪五爺雖然知道她什麼用意。可是見她自己都沒有勇氣說出來，那也就不去介意。這時，那面客廳裏的留聲機片子，已由擴大大器播出很大的響聲來，男女來賓帶了充分的笑容，分別的去赴賭場與舞場。洪五爺拉着魏太太的手，連聲說道：來罷來罷。魏太太也是怕拉扯着不成樣子，只好隨着他回到舞廳裏來。這時，一部分男女在客廳裏坐着，一部分男女已是在對過帳幔下的舞廳裏跳舞。那裏面的桌椅，全都搬空了。光滑的地板，又洒過了一遍雲母粉，更是滑溜。屋子四角，亮着四盞紅色的電燈泡，光是一種醉人之色。播音擴大大器掛在橫梁的一角。魏太太雖不懂得音樂片子，但是那個節奏，倒是很耳熟的。這時有四對男女，穿花似的在屋子裏溜。小姐們一手搭在男子肩上，一手握着男子的手，腰是被西服袖子，鬆鬆的攬抱着。看她們是態度很自然，並沒有什麼困難。心裏先就有三分可試了。她在旁邊空椅子上坐着，且是微笑的看。一張音樂片子放完，四對男女歇下來。在座的男女劈劈拍拍鼓了一陣掌。第二次音樂片子，又播放着的時候，幾個要跳舞的男女都站了起來。洪五爺站到魏太太面前也就笑嘻嘻的半鞠着躬。她還不知道這是人家邀請的意思，兀自坐着笑。坐在她旁邊的一位小姐，正是剛由舞場上下來，這就向她以目示意，又連連的扯了她幾下袖子。魏太太到底也是看過若干次跳舞的，這就恍然大悟，立刻站了起來。笑道：五爺，我實在還沒有學會，你教着我一點。他笑道：我也沒有把你當一位畢

業的學生看待呀。正好朱四奶奶也過來了，見她會下還夾着皮包，便由她會下抽了過來。笑道：小姐，你還打算帶着這個上場啦。說時，她另一隻手牽了魏太太，就引到了舞廳裏去。洪五爺自是跟了過來，接着她的手在舞廳另一隻角落裏，單鵝的和魏太太慢慢地跳着。他身子拖了魏太太移着脚步，口裏還陸續的教給她的動作。魏太太在一張音樂片子舞完之後，也就應所謂難爲情了。接着第二張音樂片子放出，兩個人又繼續的向下跳。直跳過幾張音樂片子，兩人纔到外面客廳裏來休息。這時，她有點奇怪，就是范寶華始終也沒有在舞廳裏出現。便向洪五爺笑道：老范也是個跳舞迷，怎麼今天不加入？洪五爺笑道：一定是大贏之下。我知道他的脾氣，若是輸了錢，他是到了限度爲止，再不向前幹。他理直氣壯，那就老是向前進攻了。你不要管他，明天由他請客罷。她也不便多問，音樂響起來，她又和洪五爺跳了幾次。這麼一來，她和姓洪的熟得多，也就把步伐熟得多，至少是不怯場了。洪五爺跳了一小時，他笑道：我們到樓上去看看罷。魏太太却想到老是和姓洪的同走，恐怕姓范的不願意，因道：我不去了。看了我餓得很，我又不敢再賭。姓洪的倒以爲她這是實話，自向樓上去了。魏太太坐在外客廳裏，且看對面舞廳裏人家跳舞，藉這機會，也可以學學人家的步伐。在座還有兩位女賓，五位男賓，都是剛休息下來。其中有位二十多歲的青年，長圓的臉，頭髮梳的像烏緞子似的，臉上大概新刮的臉，雪白精光。他穿一套青呢薄西服，飄着紅領帶，圍圍着白襯衫的領子，整齊極了。原來見到他，像很熟，在那裏見過。來到朱公館的時候，朱四奶奶介紹着，稱他宋先生。這倒疑惑了。向來熟人中，沒有姓宋的。在熟人家裏，也沒有到過姓宋的。不過這人却是很面熟，想不起來是怎樣有這個印象的。在舞廳裏看到了他，越看越熟，就是不便相問人家在那裏會過。這時他也依息着沒有跳舞。和他坐在並排的一位男客，就對他笑道：宋先生，今天不消遣一段？他道：今天會唱的人太多不用我唱了。那人道：會唱的倒是不少，不過名票就是你一個，魏太太在這句話裏，又恍然大悟。這位宋先生叫宋玉生。是重慶唯一有名的青衣票友。每次義務戲，都少不了他登場。原來以爲他是個

和內行差不多的人物。現在看他的裝束和舉動分明是一位大少爺。朱四奶奶家裏，真是包羅萬象，什麼人都有，她心裏這樣想着，就更不免向宋玉生多看了幾眼。那宋玉生原來倒未曾留意。因為一個唱戲或玩票的人，根本就是容易讓人注意的。現在發覺魏太太不佳的眼神照射，他想着，這或者是人家示意共同跳舞。這就走到她面前站定，向她點了個頭。她這已明白了舞場上的規矩，是人家邀請合舞。心裏雖明明覺得和一個陌生的人挽手搭肩，不怎樣合適。可是既然開始跳舞了，就得隨舞入鄉。人家沒有失儀的時候，那就沒有拒絕人家的可能。而且對於這樣一個俊秀少年，也沒有勇氣敢拒絕人家。因之在心裏時刻變幻念頭的當兒，身子已是不由自主的站了起來，還沒有走向舞場，在這邊客廳的沙發椅子旁邊，就和人家握着手搭着肩了。他們配合着音樂，用舞步踏進了舞場。接連的舞過兩張音樂片子，方才休息下來。這樣，彼此就很熟識了。宋玉生在西服袋裏掏出一隻景泰藍的扁平烟捲盒子來。敞開了盒子蓋，彎腰向魏太太敬着烟。她笑道：宋先生，你這個烟盒子很漂亮呀。她說笑着，從容地在盒子裏取出一枝烟來。宋玉生道：這還是戰前，北平朋友送我的。我愛它翠藍色的底子，上面印着金龍。說着話，把烟盒子收起，又在衣袋裏掏出一隻打火機來。這打火機的樣子，也非常的別緻；只有指頭粗細，很像是婦女用的口紅。圓筒上面有個紅滾的帽蓋子，掀開來，裏面是着火所在。宋玉生在筒子旁邊小鈕扣上輕輕一按，火頭就出來了。魏太太就着火吸上了烟，因笑道：宋先生凡事都考究。這烟盒子同打火機，都很好。宋玉生笑道：我除了唱戲，沒有別的嗜好，就是玩些小玩意。跳舞我也是初學，連這次在內，共是三回。魏太太笑道：那你就比我高明得多呀。宋玉生道：可是田小姐再跳兩次，就比我跳得好了。說着，兩人在去三件的沙發上對面坐下。魏太太見他說話非常的斯文，每句答話，都帶了笑容，覺得這范洪源路人物和他相比，那就文野顯然有別。斷斷續續談了一陣子，倒也不想再上舞場。隨後朱四奶奶來了，因笑問道：怎麼不跳？魏太太搖搖頭道：初次搞這玩意，手硬脚硬，這很夠了。朱四奶奶道：那末，樓上的場面，現在正空着一個缺，你去加入罷。魏太太抬

起手腕來，看了一眼手表，笑道：「已經十二點鐘了。我要回去了。再晚了，就叫不開門了。她這樣說着倒不是假話，她想起了由家裏出來的時候，楊嫂曾量定了今晚上回去很晚。難道真的就讓她猜到了。就算回去之後，女傭人什麼話不說，將來她人前說，先生吃官司，太太在外面尋快樂，那是會讓親友們說閒話的。她想得對了，這就站起身來，向朱四奶奶握着手道：「我多謝了。我也不到樓上去和他們告辭。我明天早上還有點事要辦。朱四奶奶握着他的手，搖了搖頭道：「好的，我不留你。我門口這段路冷靜得很，夜深了，恐怕叫不到轎子。我叫男傭人送你回去。魏太太道：「送我到大街上就可以了。朱四奶奶笑道：「那隨你的便罷。她這個笑容，倒好像是包涵着什麼問題似的，魏太太也不說什麼，只是道謝。朱四奶奶招待客人是十分的週到，由他家的男傭，打着火把，領着魏太太上道，並另給了她一隻手電筒，以防火把息滅。魏太太在朱公館裏，只覺得耳聽有聲，眼觀有色，十分熱鬧，忘記了門外的一切。及至走出大門來，這個市外的山路，人家和樹林間雜着，眼前沒有第三個人活動。寬大的石坡路，兩個人走的脚步響，卜卜入耳。天色是十分的昏黑，雖然是春深了。四川的氣候，半夜裏還是有霧。天上的星點，都讓宿霧遮蓋了。在山脚下看着重慶熱鬧街市的電燈，一層層的，好像嵌在暗空裏一樣。回頭看嘉陵江那岸的江北縣，電燈也是在天地不分的半中間懸着。因為路遠些，霧氣在燈光外更濃重。那些燈泡，好像是通亮的星點。人在這種夜景裏走，恍如在天空裏走，四圍看不到什麼，只是星點。魏太太因今天特別暖和，身上只穿了件新作的緞夾袍子，這時覺得身上有些涼颼颼的，身上涼，心裏頭也就感覺到了清涼。回頭看看朱四奶奶公館，已經落在坡子腳下。因為她家那屋子樓上樓下，全亮着電燈。雖然在夜霧微籠的山窪裏，那每扇玻璃窗裏透出來燈光，還露出洋樓的立體輪廓。想到那樓裏的人，跳舞的跳舞，打唿哈的打唿哈，他們不會想到，這屋子外面的清涼世界。他們說是熱鬧，簡直也是昏天黑地。那昏天黑地的情況，還不如這夜霧的重慶，倒也有這些星點似的電燈，給予人一點光明呢。她這樣想着，低了頭沉沉的想。前面那個引路的火把，紅光

一閃一閃，照着脚步前的石坡，有兩三丈路寬大的光亮。尺把高的小樹，在石崖上懸着，幾寸長的野草，在石縫裏鑽着。火光照到它們，顯出它們在黑暗中還依然生存着。抬頭看看，火把的光芒，被崖上的大樹擋住。火光照在枝葉的陰面，也是一片紅。那經常受日光的陽面，這時倒在黑暗裏了。魏太太在高中念書的時候，國文常考八十分以上。她受有相當文學的薰陶。在這夜景裏，觸景生情，覺得在黑暗裏的草木，若被光亮照着時，依然不傷害它欣欣向榮的本能。天總會亮的。天亮了，就可以露出它清楚的面目。人也是這樣，偶然落到黑暗圈子裏來了，應當努力他自己的生存，切不可爲黑暗所征服。她越走越沉思，越沉思也越沉寂。前面那個打火把的工友，未免走得遠些。他就舉了火把過頭，人在火把光下面，向魏太太看過來。因道：小姐，你慢慢走嗎，我等得起。你兩個不多要下兒？魏太太逕直的爬着坡子，有點累了。這就站定了脚道：我明天早上還有事，不能通宵的玩啦。你們家幾天有這麼一回場面呢？男工道：不一定咯。有時候三五天一趟，有時候一天一趟，我們四奶奶，她就是喜歡鬧熱。（川語言熱鬧，與普通適反）我看她也是很累咯。我說：應酬比作活路還要累人。今晚，曉得捨子時候好睡覺啊。有錢的人，硬是不會享福。在魏太太心裏，正是有點兒良知發現的時候，男工的這遍話，讓她聽着是相當的入耳。這就笑道：你倒有點正義感。你們公館裏，天天有應酬，你就天天有小費可收，那還不是很好的事嗎？那男工並沒有答她的話。把火把再舉一舉，向山脚下的坡子看去，因道：有人來了。說不定又是我們公館裏來的客，我們等他一下罷。魏太太因一口氣跑了許多路，有點氣吁吁的，也就站着不動。後面那個人不見露影，一道雪亮的手電筒白光，老遠的射了上來。却放了聲道：田小姐，不忙走，我來送你呀。魏太太聽得那聲音了，正是姓洪的。她想答應，又不好意思大聲答應，只是默默的站着。那男工答道：洪先生，我們在這裏等你。夜深叫不到轎子，硬是讓各位受累。洪五爺很快的追到了面前，喘着氣笑道：還好還好，我追上了，可以巴結一趟差事。朱四奶奶公館，樣樣都好，就是這出門上坡下坡，有點兒受不了。男工笑道：怕不比跳舞有味。洪

五爺笑道：你倒懂得幽默。你回去罷，有我送田小姐，你回去作你的事。囉，這個拿去喝酒。說時，在火把光裏，見他在衣袋裏掏了一下，然後伸手向男工手裏一塞。那男工知趣問道：要得。洪先生要不要牽藤桿？（卽火把）洪先生道：我們有手電筒，用不着。你不要火把，滾回去不成？那男工還沒有聽到「不成」那兩個字，認爲洪先生嫌囉唆，搖幌着火把就走了。洪五爺走向前，挽了魏太太一隻手臂膀，笑道：還有幾十層坡子呢，我挽着你走上去罷。魏太太是和他跳舞過幾小時以上的伴侶，這時人家要挽着，倒也不能拒絕。而且這樣夜深了，很長的一截冷靜山坡路，除了姓洪的，又沒有第三個人同走，自己也實在不敢得罪他。因之她只是默然的讓人家挾着手膀子，並沒有作聲。姓洪的却不能像她那樣安定，笑道：田小姐，怎麼樣，你心裏有點不高興嗎？她答復了三個字：沒有呀。又默然了。洪五爺笑道：我明白。必然是爲了今天手氣不好，心裏有些懊喪，那沒有關係。都算我的得了。魏太太道：那怎麼好意思呢？該你的錢，總應該還你。洪五爺道：不但我借給你作資本那點款子不用還，就是你在皮包裏拿出來的現鈔，我也可以還你。剛才我上樓去，大大的贏了一筆。這並不是我還要賭。就是我想着和你去撈本了倒是天從人願，本錢都撈回來了。既是把本錢撈回來了，爲什麼不交給你呢？魏太太道：你事先沒有告訴我呀。若是你輸了呢？洪五爺道：我不告訴你，就是這個原故了。輸了，乾脆算我的，我還告訴你幹什麼？告訴我替你輸了錢，那是和你要債了，就算不要債，那也是增加你的懊喪。我姓洪的和人服務，那總是很賣力氣的。魏太太聽着，不由得格格的笑了一陣。說着話，不知不覺的走完這大截的山坡路，而到了平坦的馬路上。魏太太站着看時，電燈照着馬路空蕩蕩的，並沒一輛人力車。便道：五爺多謝你，不必再送，我走回去了。洪五爺道：不，我得把錢交給你。說着把聲音低了一低，又道：那枚大的鑽石戒指，我已經買下來了，也得交給你。魏太太聽了這報告，簡直沒有了主意，靜悄悄的和洪先生相對立着巷子口上，而是街燈陰影下。



## 八 不可掩的裂痕

在這天色已到深夜一點鐘的時候，街上已很少行人，他們在這巷口的地方站着，那究竟不是辦法，由着洪五爺願作強有力的護送，魏太太也就隨在他身後走了。但她寫了夜深，敲那冷酒店的店門，未免又引起人家的注意，並沒有回去。當她回家的時候，已是早上九點鐘了。她在冷酒店門口行人路邊，下了人力車，放着很從容的步子走到自己屋子裏去。當她穿過那冷酒店的時候，她看到冷酒店的老板，也就是房東，她將平日所沒有的態度也放出來了，對着老板笑嘻嘻的點了個頭，而且還問了聲店老板早。她經過前面屋子，聽到楊嫂帶兩個孩子在屋子裏說話，她也不驚動他們，自向裏面臥室裏去。這屋裏並沒有人，她倒是看着有人似的，脚步放得輕輕的走到屋子中間來。她首先是把手皮包放在枕頭下面，然後在床底下掏出便鞋來，趕快把皮鞋脫下。意思是減少那在屋子裏走路脚步聲。便鞋穿上了，她就將全身的新製綢衣服脫下，穿上了藍布大褂。然後，她拿起五屜桌上的小鏡子，仔細的對臉上照了一照。打牌熬夜的人，臉上那總是透着貧血，而會發生着白色的。但她看了鏡子，腮上還有點紅暈，並不見得蒼白，她左手拿了鏡子照着，右手撫摸着頭髮，口裏便不成段落的，隨便唱着歌曲。楊嫂在身後，笑道：太太回來了？我一點都不曉得。魏太太這才放下了手上的鏡子，向她笑道：我早就回來了。若是像你這樣看家，人家把我們的家抬走了，你還不知道呢。楊嫂道：晚上我特別小心咯，昨晚，我硬是等到一點鐘。一點鐘你還不回來，我就睡覺了。魏太太道：那裏的話，昨天十二點鐘不到，我就回來了。我老叫門不開，又怕吵了鄰居，沒有法子，我只好到胡太太家去擠了一夜。楊嫂道：今天早上，我就在街上碰到胡太太的，她朗個還要問太太到那裏去了？魏太太臉色變動了一下，但她立刻就笑道：那是她和你開玩笑的。你以為我在外面玩？爲了先生的事，我是求神拜佛，見人矮三尺，昨天受委屈大了。說着長長的歎了一口氣，然後抬起手來拍兩下胸脯道：我真也

算氣夠了。楊嫂遠遠的望着她的，這就突然的跑近了兩步，低了頭，向她手上看道：「朗備的？太太！你手上又戴起一隻金鑲鑽簪子？魏太太這才看到自己的右手，中指和無名指上，全都戴了鑽石戒子。便笑道：「你好尖的眼睛，我自己都沒有理會，你就看到了。這隻可不是我的。就是我自己那隻小的，我也要收起來，你可不要對人瞎說。楊嫂眯了眼睛向她笑着，點了兩點頭道：「那是當然嗎，太太發了財，我也不會沒有好處。魏太太道：「不要說這些閑話了，你該去買午飯菜。兩個孩子都交給我了。下午我要到看守所裏去看看先生，上午我就在家裏休息了。說着，在枕頭下面，掏出了皮包。打了開來，隨手就掏了幾張千元的鈔票塞到她手上。這個時候，重慶的豬肉，還只賣五百元一斤，她接到了整萬元的買菜錢，她就知道女主人又在施惠，這就向主人笑道：「買期個多錢的菜，你要吃些啥子？魏太太道：「隨便你買罷。多了的錢就給你。楊嫂笑道：「太太又贏了錢？魏太太覺得辯正不辯正，都不大妥當。微笑着道：「你這就不必問了。反正……說着，把手插了兩插。楊嫂看看女主人臉上，總帶着幾分尷尬的情形，她想着，苦苦的問下去，那是有點兒不知趣，於是把兩個孩子牽到屋子裏來，她自走了。魏太太雖坐在兒女面前，但她並沒有心管着他們，斜斜的躺在床上，將疊的被子撐了腰，在床沿上吊起一隻腳來，口裏隨便的唱京戲。她自己不知道唱的是些什麼詞句，也不知道是唱了多少時候，忽然有人在外面叫道：「魏太太，有人找你。這是那冷酒店裏伙計的聲音，她也料着來的必是熟人。由床上跳下，笑迎了出來。那門外過人的夾道裏，站住了一位穿西服的少年，相見之下，立刻脫帽一鞠躬，並叫了一聲田小姐。魏太太先是有點愕然，但聽他說話之後，立刻在她醉醺醺的情態中恢復了記憶力，這就是昨晚晚上在朱四奶奶家見面的青衣名票宋玉生。遂啣了一聲道：「宋先生，你怎麼會找到我這窮窩裏來了？他笑道：「我是專誠來拜訪。魏太太想到自己在朱四奶奶家裏跳舞，是那樣一身華貴，自己家裏却是住在這冷酒店後面黑暗而倒塌的小屋子裏，心裏便十分感到惶惑。但是自從昨晚和他一度跳舞之後，對他的印象很深。人家親自來拜訪，也可以說是肥豬拱門，怎能把人拒絕了。站着躊躇

了一會子，還是將他引到外間屋子來坐。恰好是她兩天沒有進這房間，早上又經楊嫂帶了兩個孩子在這裏長時期的糟亂。桌上是茶水淋漓，地板上是橘子皮花生皮。幾隻方凳子，固然是放得東西歪，就是靠牆角一張三屨小桌，是魏端本的書房和辦公廳，也弄得舊報紙和書本，遮遍了全桌面，桌面上堆不了，那些爛報紙都散落到地面上來。魏太太一連的說屋子太髒，屋子太髒，說着，在地面抓了些舊報紙在凳面上擦了幾下，笑道：請坐講坐。家裏弄成這個樣子，真是難爲情得很。宋玉生倒是坦然的坐下了。笑道：那要什麼緊，在重慶住家的人，都是這個樣子，你不看我穿上這麼一身畢挺的西裝。我住的房子，也是這樣的擠窄。所以人說，在重慶三個月可以找到一個職業，三年找不到一所房子。說着，他嘻嘻的一笑。因爲他這句話的斷章取義的，上面還有一句，就是三天可以找到一個女人。魏太太陪着客，可沒有敢坐下，因爲她沒有預備好紙烟，也不知道楊嫂回來燒着開水沒有，請客喝茶，也是問題。只是站着，現出那徬徨無計的樣子。宋玉生倒是很能體會主人的困難。笑着站起來了。他道：我除了特意來拜訪而外，還有點小意奉上。田小姐昨天不是對我那烟盒子和打火機都很感到興趣嗎？我就奉上罷。說着，在西服袋裏把那隻景泰藍的烟盒子，和那隻口紅式的打火機都掏了出來，雙手捧着，送到魏太太面前，魏太太這纔明白他來的用意，笑道：那太不敢當了。我看到這兩樣小東西好，我就這樣的隨便說了一聲，我也不能奪人之所愛呀。宋玉生笑道：這太不值什麼的東西，除非你說這玩意瞧不上眼，不值得一送。要不然的話，我這麼一點專誠前來的意思，你不好意思推辭的。他說的話，是一口京腔，而且斯斯文文的說得非常婉轉，不用說他那番誠意，就是他這口伶俐的話，也很可以感動人。於是她兩手接着烟盒子與打火機。點了點頭連聲道謝。宋玉生看着，這也無須候主人倒茶進烟了，就鞠躬告辭。魏太太真是滿心歡喜，由屋子裏直送到冷酒店門口，還連聲道着多謝。這個時候，正好陶伯笙李步祥二人，由街那頭走了過來，同向她打着招呼。陶伯笙和魏端本是多時的鄰居，在表面上，總得對人家的境遇，表示着關切，這就向前走着兩步，問道：魏先生的消息怎麼

樣了？魏太太道：我是整日整夜的爲了這件事奔走，我還到看守所裏去過好幾次。不過他倒是處之坦然，因爲他這件事完全是冤枉。她說着，臉上透着有點尷尬，說句不到屋子裏坐坐，轉身就向屋子裏去了。李步祥隨在陶伯笙後面，走到他屋子裏，忍不住先搔了兩搖頭道：這事真難說，這事真難說。陶伯笙道：什麼事讓你這樣興奮？李步祥道：你不看到他送客出來嗎？那客是什麼人？陶伯笙笑道：你也太難了。魏端本也是個青年，他有青年朋友，那有什麼希奇？李步祥道：魏端本爲人，我大概也知道，他那人很頑固的，不會帶着漂亮青年向家裏跑的。而況這位漂亮青年，還和平常人不同，他是個青衣名票，那個青年婦女不喜歡這種人呢？陶伯笙笑道：你簡直說得顛三倒四，既然說是人家這行爲難說，又說青年婦女都愛漂亮青年。李步祥抬起手亂摸了幾下頭，笑道：反正我覺得這事有點尷尬。陶伯笙道：玩票也是正當娛樂，玩票的人，就不許青年婦女和他來往嗎？你可少提這些話。來枝烟，我們還是談談我們的正經生意。陶伯笙掏出紙烟盒來，向客敬着烟，把他拉着坐下，只是談生意經，把這問題就扯開了。李步祥本來對這事是無意閒談的，見老陶極力的避免來談，倒越是有注意。抽着紙烟想了一想，搔了兩搖頭道：現在的生意真不大好做。你看到那樣東西會漲價，他偏偏廝下來。你說那樣東西是個冷門，有半個月就翻成兩倍的。我有個朋友，在年底下就由貴陽運了幾箱紙烟來，不料到了現在爲止，紙烟就沒有漲過價，這半年的利錢，賠得可以。說到金子，官價變成了三萬五，應該可以不做了。可是只要你有胆量，儘可放手去做。老范這回買的幾百兩金子，又翻了一個身了。黑市老是七八萬。他說，下個月月初，官價一定要提高，準是五萬到六萬。有錢現在還可以做。一萬五變到兩萬的時候，那是大家大意，把這事錯過了。兩萬變到三萬五的這一關，誰都知道，我們還大大湊上一回趣呢。可是我們全和人家跑路，自己只落個帶兩，賺死了也有限。我們就那樣想不通，爲什麼不借錢作上一大筆呢？我們就是借重慶市上最高的利，也不會超過十五分去。一百萬纔十五萬利息而已，那時一百萬可以作五十兩黃金儲蓄。現在出讓給人，三萬八到四萬一兩，沒有問題，怎

麼着，也是對本對利。若是再熬兩個月，不用，只熬半個月，等到官價變成了五萬，我們這早期的儲蓄券，五萬二三，人家搶着要。那就賺多了。我們雖然沒有老范的那樣大手筆，可是把什麼東西都變賣了，百十萬元總湊得出來。現在一百萬，可以買到二十八兩，不到兩個月，怕不是一百五六十萬，比作什麼生意都強。陶伯笙道：你那意思是要在五萬元官價還沒有宣佈以前，又想搶進。李步祥抬起手來搔着頭皮了。他笑道：你說怎麼辦罷。現在除了作黃金儲蓄，就沒有把握。我作了兩三年的百貨，自問多少有些辦法。可是這幾個月來，我把老底子賠下三分之一去了。前兩天接到湘西朋友來信，那邊百貨，總比這裏便宜一半。我有心趕公路跑一趟。但是等我回來了，說不定重慶的貨又垮下去了，貨到地頭死，我豈不要跳揚子江？我想來想去，挑穩的趕，決計把我手上的存貨都賣了。搜到了法幣，我再去換黃金。陶伯笙道：這事情倒是可作。不過你還是向老范去請教請教，下個月的黃金官價，是不是真會變成五萬呢？李步祥道：你這話可問得外行。老范也不是財政部長。他知道黃金漲不漲價呢？不過這事實是擺在眼前的。黑市比官價高出一倍有餘，誰作財政部長，也不能白瞪着眼睛，讓買黃金的人賺國家這些個錢。遲早是要漲價的，他又何必等？不過這裏面有點問題，就是經濟專家，也沒有把握來解決。那是什麼呢？就是官價漲了，黑市必然也跟着漲。這就事情越搞越糟了。可是我們作黃金儲蓄的人，只要定單拿到手，可不管他這些。陶伯笙望了他笑道：老李，看你不出，你還有這麼一套議論。李步祥道：現在有三個買賣人在一處，那個不談買金子的事。我不用學，聽也聽熟了。陶伯笙道：這話說得有理。不過我陪你老兄跑了兩天市場，全是瞎撞，一點沒有結果，今天我不奉陪，你單獨的去找老范罷，不過有一層……說着，把聲音低了一低道：關於隔壁那個人兒的事，你不要對老范說。本來我們和魏端本是好鄰居，也是好朋友，我們這就感到十分尷尬，老范和那人們不都是賭友嗎？多少在老魏面前，我們是帶點嫌疑，若是再加些糾紛，我們在朋友之間，可不好相處。李步祥笑道：我才管不着這事呢。這時候，老范大概是在家裏吃飯，我就去罷。說着，抓起放在

桌上的一頂舊帽子，起身就走。陶伯笙追到門外叫道：若是買賣談好了，不要忘了我一份啦。李步祥笑着說：自然自然。老范也不是那種人。他說了話，看到魏太太帶了兩個小孩子在街上買水果，和她點着個頭，沒說什麼就走了。他到了范寶華家裏，老范正在客廳裏，桌上擺着算盤賬本，對了數目字在沉吟出神。看到李步祥便道：你這傢伙，忙些什麼啦。有好幾天都沒有見着你了。李步祥道：你問問府上的女管家，我每天都來問安二次，總是見不着你。我猜你這時該吃飯了，特地來看你。說着，他伸着頸子，看看桌上的帳本。范寶華笑道：你這傢伙也不避嫌疑，我的帳目，你也伸着頭看。李步祥道：我也見識見識，你現在到底作些什麼生意呢？范寶華笑道：你呀，學不了我。我現在又預備翻身，我打算把那幾百兩黃金儲蓄券，再送到銀行裏去押一筆款子，錢到了手，再買黃金儲蓄券，等到黃金官價變成五萬的時候，把新的一批黃金儲蓄券賣了，少賣一點吧，打個九折，一兩金子，我自撈它一萬。也許是半個月，也許是十天，我就又賺他幾百萬。老李？你學得來嗎？他說着這話，得意之至，取着一支烟捲放在嘴裏。刷的一聲，在火柴盒子邊上把火柴擦着，拿火柴盒和拿火柴的手，都覺得是很帶勁。李步祥在他斜對面的椅子上坐着，偏了頭向他望着。笑道：老兄，你也是玩蛇的人不怕蛇咬。上次你在萬利銀行存款買金子，上了人家那樣一個大當，還要想去銀行裏設法嗎？范寶華道：那家銀行作買賣，會像萬利這樣呢？他們連同行都得罪了。現在萬利的情形怎麼樣？昨天下午，自由他們銀行門口經過，看到他們在櫃上的營業員，像倒了十年的霉，全是瞌睡沉沉的要睡覺。這是什麼原故，不就是想發財的心事太厲害嗎？李步祥嘻嘻的笑着，望了范寶華不作聲。他道：你今天爲着什麼事來了？只要是我幫得到忙的，我無有不幫忙的。你老是作這副吞吞吐吐的樣子幹什麼？李步祥道：我笑的不是這件事，我要你幫忙的事情多了，我還要什麼醜面子，不肯對你說。我笑是笑了，可是不對你說。老陶再三警告我也不要我對你說。范寶華對他臉看了一看，笑道：你不用說，我也明白，不就是魏太太的事嗎？李步祥搖搖頭道：不是不是！我根本沒有看到她。說着話時，他臉上紅紅

的。范寶華口角裏啣了烟捲，靠在椅子背上，兩手環抱在懷裏，對了李步祥笑着。李步祥笑着道：「其實告訴  
你，也沒有什麼關係，我看到她由家裏送客出來。范寶華道：「這比吃飯睡覺還要平常的事。陶伯笙又  
何必要你瞞着哩？顯然是這裏面有點兒文章。她送客送的是洪老五吧？李步祥道：「那倒不是。那個人  
是位名票友。范寶華將大腿一拍道：「我明白了，是宋玉牛那小子。昨晚在朱四奶奶家裏和他只跳舞  
了一回，怎麼就認識得這樣熟？李步祥笑道：「你猜倒是猜着了。但是那也沒有什麼希奇。范寶華道：  
自然不希奇。他們能在一起跳舞，爲什麼就不能往來。不過你好像就是爲了這事要來報告我的。那能  
夠是很平常的事嗎？老李，我也是個老世故，難道這點兒事我都看不出來嗎？李步祥道：「其實我沒有  
看到什麼，我就只覺得奇怪，怎麼會由魏太太家裏，走出一位青衣名票來？何況魏先生又不在家。范  
寶華冷笑一聲道：「嚇嚇，奇文還不在這裏哩。她昨晚上山朱四奶奶家裏出來，根本就沒有回去，洪五  
送着她走的，不知道把她送到那裏去了。我怎麼知道，吳嫂今早上菜市買菜，碰到他們的。算了，不  
要提她了，我最冤的，是前天送了她半隻鑽石戒指。李步祥道：「怎麼會是半隻呢？范寶華道：「洪五要  
我合伙送她的。洪五要討好她，爲什麼要我出這一半錢呢？好！我也不能那樣傻瓜，反正羊毛出在羊  
身上，我得向洪五借一筆資本。我這黃金儲蓄券，不要抵押了，我得向洪老五借錢。老李，你幫我一個  
個忙，和我偵探偵探他們的路線。李步祥笑道：「你吃什麼飛醋，偵探她們的路線又怎麼樣？這位太太  
根本不認識洪五，完全是你介紹的。范寶華沉着臉子想了一想，點頭道：「當然是我介紹的，我的用意  
……不說了，不說了，可是不該要找出半隻鑽石戒指的錢。這種女人，好賭，好吃，好穿，現在又  
會跳舞，我還對她有什麼意思。她丈夫坐了牢，她像沒事一樣，打扮得花蝴蝶子似的，東遊西蕩，那  
就是個狠心人。也好，落得讓洪五去上她的當。他越說是越生氣，臉子漲得紅紅的。那吳嫂提了一壺  
開水，止走出來向桌子上茶壺裏沖着茶。她不住的撩着眼皮，將大眼睛望了主人。却是抿了嘴笑。李  
步祥道：「你笑什麼？你笑我們說田小姐嗎？她冷笑道：「舍子小姐，不過是說得好聽吧？我們作傭人

的、不敢說捨子，她來了，先生叫我開個招待，我就開個招待。實說嗎，招待別個，別個是不見情的。她口裏這樣批評，對於生人，却又顯出特別的殷勤，將新泡的茶，斟上了一杯，從從容容的送到別人面前。主人雖然嫌她多嘴。可是由於她的恭順態度，就先就忍住了那分不快。加之她兩手捧出茶杯過來時，那兩隻手，又洗得乾乾淨淨，也覺得這傭人是容易僱請得到的。於是接着她的茶碗，向她點了兩點頭，表示着接受她的勸告。吳嫂這就更得意了。索性站在主人面前不走開，問道：說不定要一下，她又來來咯。她來了，你撇她嗎。（撇爲直接譏諷之意）范寶華哈哈笑道：那又何至於。她這樣亂搞，我倒是原諒她。她愛花，丈夫沒有錢，自己也沒有錢，只要搞得到錢，她就什麼不管了。李步祥道：人爲財死，鳥爲食亡，誰不是這樣？范寶華搖搖頭道：那也不盡然，她要肯像其他公務員的眷屬一樣過着苦日子，不賭錢，不要穿漂亮衣服，她用不着這樣亂搞了。吳嫂道：對頭！無論男女，總要有志氣嗎。我窮，我靠了我的力氣和人家作活路，我也不會餓死。李步祥笑着伸了個大拇指向她笑道：那沒有話說，吳嫂是好的。范寶華雖是這樣說了，但他不肯再說什麼，只是捧了那杯茶，默然的坐着。李步祥看他那臉色，也不說什麼，吳嫂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意思，也自走開，但是加強了她一個信念，對於魏太太是無須再客氣的了。

## 九 一誤再誤

在這日的下午，吳嫂這個計劃，就實現了。約莫是下午三點鐘，魏太太穿了一身鮮艷的衣服，就來敲門。她那敲門的動作，顯然是不能和普通入相同。兩下頓一頓，而且敲的也不怎麼響。那個動作，分明是有點胆怯。吳嫂在開門的習慣裏，她已很知道這事了。現在聽到魏太太那種敲門的響聲，她就搶步出來。比往日懶於去開門的情形，那是大變了。她在門裏就大聲問道：那一個？范先生不在家。魏太太聽了是吳嫂的聲音，就輕聲答道：吳嫂，是我呀，我給你們送吃的來了。這聲音是非常的



和霞、吳嫂拉開門來，却見魏太太手上提着褲條穿的兩尾大鱈魚。她很怕這魚涎會染髒了她的衣服，把手伸得直直的，將魚送了出去。她笑道：吳嫂，快提進去，這魚還是活的。拿水養着罷。吳嫂搖搖頭道：先生不在家，我們不要，我也作不到主。她這樣說着時，臉上可不帶一點笑容，黑腮幫子繃得緊緊地，很有幾分生氣的樣子。魏太太道：這有什麼作不得主的呢。兩條魚交給你，也沒有教你馬上就吃了它。范先生回家來，他要是肯受，你就把魚退還給我，也就沒有你的責任了。我和范先生也不是初交，送這點東西給他，也值不得他掛齒。她說着話時，也不免有點生氣。她心裏想着好像送魚來你們吃，倒要看你們下人的顏色。於是把手上提的魚，向大門裏面石版上一丟，淡笑道：范寶華回來了，由他去處理吧。吳嫂看她這樣子，却不示弱，也笑道：交朋友，你來我往，都講的是個交情嗎？……朋友若是對不住別個，別個留捨子交情。洪五爺比我們先生有錢，却是當然，就比我們先生交得到女朋友。我們先生也是不怕上當，第一個碰到捨子賣小姐，落個人財兩空。現在買起金鋼鑽送人。又落到捨子好處嗎？她說着話時，將頭微微偏着，眼睛是白眼珠子多，黑眼珠子少，那一臉瞧不起人的樣子，是誰也知道她的用意何在？魏太太到沒想到好意送了東西來，倒會受老媽子一頓奚落。也就板了臉道：吳嫂，囉哩囉唆，你說那個？我爲了范先生喜歡吃魚，買到兩條新鮮的，特意送了來，這難道還是惡意。你這樣不分青紅皂白亂說。你忘記了自己是個老媽子。吳嫂道：是老媽子問個的？我又不作你的老媽子。老實說：我憑力氣掙錢，乾乾淨淨，沒得空話人說，不作不要臉的事情。她越說聲音越大，這裏的左右鄰居，聽到那罵街的聲音，早已有幾個人由大門裏搶出來觀望。魏太太將身子一扭道：我不和你說，回頭和你主人交涉。說着，那就開快了步子，向街上走去。那又羞又氣，自己感到收束不了這個局面。低着头走路分不出東西南北，自己也不知道是要向那裏去。及至感到身邊來往的人互相碰撞着，抬頭定睛細看，才知道莫名其妙。走到了繁華市中心區精神堡壘。她站在一幢立體式的樓房下面，不免呆了一呆，心裏想着，這應當向那裏去。還是回家？還是找個地方玩

去？回家沒有意思，反正兩個孩子都交給了楊嫂了。不過要說是去玩的話，也不妥當，有一個人去玩的嗎？事前並沒有約會什麼人去玩，臨時抓角色，誰願意來奉陪。現在總算有了時間，不如趁此機會，到看守所裏去看看丈夫。本來在魏端本人獄以後，還只看過他一次，無論這是在情理上說不過去的，就是每逢到親友問起來，魏先生的情形怎麼樣時，自己也老是感覺到沒有話答覆人家。現在到看守所裏去和他碰一次頭，至少在三兩天以內，有人問魏端本的事，那是可以應付裕如的。她有了這麼個主意，就向看守所那條大街上走去。當她走了百十步之後，抬頭一看電線竿上的電燈，已經在發亮。她忽然想着，雖然丈夫關在看守所裏，而探監是什麼手續，自己還毫無所知。到了這個時候法院還允許人去探看犯人嗎？她遲疑着步子，正在考慮着這個問題，她忽然又想着，法院讓不讓進去，那是法院的事。去不去，却是自己的事。就算魏端本是個朋友罷，也可以再去看看，何況自己正閒着呢。她是怎樣的想，也就繼續的向前走。忽然有人在面前叫了一聲，田小姐，站住腳向前看看，乃是洪五夾了一個大皮包，挺了胸脯走過來。他第二句便問到那裏去？魏太太道：我上街買點東西，現在正要回家。洪五牽着她的袖子，把她牽到人行路邊一點，笑道：不要回家了，我帶你一個很好的地方去吃晚飯。她道：這樣早就吃晚飯，總也要到六點鐘以後再說罷。洪五道：當然不是現在就去，現在我也有一點事。我說的也是六點鐘以後的事。現在我還要到朋友那裏去結束一筆帳，你可不可以和我一路去？魏太太道：你和朋友算帳，我也跟了去，那算怎麼回事？洪五道：這個我當然考慮到的。但是我說去找的朋友之家，並不是普通人家，他們家根本就是門庭若市，你就不和我去，單獨的也可以去的。走罷走罷。說着，挽了她一隻手就要向前拉，魏太太扯着身體道：那我不能去。我知道什麼地方？洪五笑道：你想，我會到那裏去算帳結帳呢？無非是銀錢銀號。銀號裏，誰不能去呢。魏太太道：能去，我為什麼要去。洪五笑道：我給你在那裏開個戶頭，你同他們作來往，你還不能去嗎？魏太太聽了這話，內心一陣奇癢，那笑容立刻透上了兩腮。可是她不肯輕易領這個人情，即向他笑道：你開什麼

玩笑。你也當知道我不是手上握着現款不用的人。我會有錢拿到銀行裏去開戶頭嗎？洪五道：我又不是銀行裏的交際科長，我憑什麼拉你到銀行裏去開戶頭？我說這話，當然用不着你出錢。魏太太終於忍不住笑出來了，就扶了他的手臂道：那我們就一路去看看吧。反正我也不會忘記你這番好意。洪五一面和她並肩走着，一面笑道：直到現在，你應當知道你的朋友裏面是誰真心待你。魏太太走着將手連碰了他兩下手臂。因道：這還用得着你說嗎？我把什麼情分對待你，你也應當明白。洪五笑道：但願你永遠是這個態度，那就很好。魏太太道：我又怎麼會不是這個態度呢？兩人越說越得勁，也就越走越帶勁，直走到一家三祥銀號門口停了脚步，魏太太才猛然省悟，這事有點不對。現在已是四點多鐘，銀行裏早已停營業。就是銀號也不會例外。這個時候，到銀號裏去開個什麼戶頭？她的臉上，立刻也現出了猶豫之色。洪五見她先朝着銀號的門看看，然後臉上有些失望。立刻也就明白了。笑道：你以為銀號營業，已經過了時，我說的話是寬你的嗎？我果然寬你，寬你到任何地方都可以，我何必寬你到銀號裏來，而況銀號這種地方；魏太太恐怕透出自己外行，這就向他笑道：你簡直像曹操，怎麼這樣多心？我臉上大概有些顏色不平常吧？這是我想起了一樁心事，這心事當然是和銀行銀號有關的，這個你就不必問了。洪五果然也不再問，向她點了兩個頭，引着她由銀號的側門進去。這銀號是所重慶式的市房，用洋裝粉飾了門面的。到了裏面，大部分的屋子是木板隔壁，木板上開了不少的玻璃窗戶，電燈一齊亮着，隔了窗戶，可以看到裏面全是人影搖動。經過兩間屋子時，還聽到裏面撥動算盤子的聲音，放爆竹似的，她這就放了大半顆心，覺得銀號的大門雖然開了，可是裏面辦業務的人那分工作緊張，還是很驚人的，也許是熟人在這時候照樣的開戶頭。這樣她就不多言，隨了洪五，走到後進屋子裏去。正面好像是一間大客廳，燈火輝煌中，看到很多人在裏面坐着。喧嘩之聲，也就達於戶外。但洪五並不向那裏走，引着她走進旁邊一間屋子裏去，這裏是三張藤製仿沙發椅子，圍了一張矮茶几。到是另有一套寫字桌椅，彷彿是會客而兼辦公的屋子。他進來了，隨着一位

穿西裝的漢子也進來了。他向洪五握着手笑道：「五爺這幾天很有收穫。洪五笑道：「算不了什麼，幾百萬元鈔票而已。現在的幾百萬元，又作得了什麼大事。於是給他向魏太太介紹，這是江海流經理。介紹過之後，他立刻聲明着道：「我介紹着田小姐在貴號開個戶頭，希望你們多結一點利息。江海流笑着請坐，五爺介紹的那不成問題。今天當然是來不及了。當然是支票了，請把支票交給我，我開着臨時收據，明天一早，就可以把手續辦好。他一面說話，一面忙着招待，叫人遞茶敬烟。洪五先坐下來，他似乎不屑於客氣。首先把皮包打開來。見江海流坐在對面椅子上，就向他笑道：「明天又是比期，我們得結一結帳了。江海流見茶房敬的煙，放在茶几上沒有用。客人似乎嫌着煙粗。這就在西服袋裏掏出套銀扁烟盒子來，打開了蓋，托着送到洪五面前笑道：「來一枝三五罷，五爺。洪五伸手取了一枝烟，還轉着看了一看。笑道：「你這烟，果然是真的。不過新貨與陳貨大有分別。江海流道：「若是戰前的烟，再好的牌子，也不能拿出來請客吧？說着，收回了烟盒子，掏出打火機來，打着了火給洪五點烟。洪五伸着頰子將烟吸着了。點了兩點頭笑道：「不錯，是真的三五牌，他將左手兩個指頭夾住了紙烟，尖着嘴唇，箭一般似的，噴出一口烟來。魏太太在一邊看着，見他對於這位銀號經理，十分的慢不經心，這也就透着奇怪，不住的向主客雙方望着。洪五向她微笑了一下，似乎表示着他的得意，然後將放在大腿上的皮包打開，在裏面取出一疊像合同一樣的東西，右手拿着，在左手手掌心裏連連的敲打了幾下。望了江海流微笑着道：「我們是不是要談談這合同上的問題？江海流看到他拿出那合同來的時候，臉色已經有點變動。這時他問出這句話來，這就在那長滿了酒刺的長方臉上，由鼻孔邊兩道斜紋邊，聳動着發出笑容來。他那兩隻西服的肩膀，顯然是有些顫動，彷彿是有話想說而又不敢說的樣子，對了洪五，只是微點了上巴頰。洪五道：「你買了我們的貨，到期我若不交貨，怕不是一場官司。現在我違守合同，按期交你們的貨，你們倒老是不提。可是我們拋出貨去的人，就不能說硬話了。貨不是還在手上嗎？自然我可以沒收那百分之二十的定錢，但是那不是辦法。因為我是缺少頭寸

才賣貨的。沒有錢，這比期我怎麼混得過去？我若是不賣給你們，賣給別人說話，在上個比期我的錢就到手了。我已經賠了一個比期的利息，還要我賠第二個比期的利息嗎？他口裏這樣說着，手上拿的那合同，還是不住的拍打着。江海流笑道：這話我承認是事實，不過洪先生很有辦法，這一點貨原結不到你。我們也是頭寸調不過來。若是頭寸調得過來的話，我們也不肯犧牲那筆定錢。洪五嚇嚇的冷笑了一聲道：犧牲那筆定錢？作生意的人，都是這樣的犧牲，他家裏有多少田產可賣？本來嗎，每包紗，現在跌價兩三萬，一百包紗就是二三百萬。打勝仗的消息，天天報上都登載着，說不定每包紗要跌下去十萬，有大批的錢在手上，不會買那鐵硬的金子，倒去作這跌風最猛的棉紗。不過當反過來想一想，若是每包紗漲兩三萬，我到期不交貨，你們是不是找我的保人說話？江海流經理，果然是有彈性的人物，儘管洪五對他不客氣，他還是臉上笑嘻嘻的。等他說完了，這點點頭道：五爺說的話，完全是對的。但是我們並不想拿回那筆定錢，也就算是受罰了。只要我們肯犧牲那筆定錢，我們也就算履行了合同。洪五道：當然我不奈你何。可是這一百包紗放到了秋季，你怕我不翻上兩翻。那東西也不臭不爛，我非賣掉不可嗎？你們以為我們馬上收回武漢，湖北的棉花，就會整船的重慶裝，沒有那樣容易的事。打仗不是作投機買賣。說變就變。明年秋天，也許都收復不了武漢。你們不要你以為我一定要賣給你們嗎？但是我也不能無條件罷休，我這裏有二百兩黃金儲蓄券，在你們貴號抵押點款子用用。請你把利息看低一點，行不行？說着，他把那張合同再放進皮包，再把裏面的黃金儲蓄券取出來。魏太太在旁邊側眼看着。大概有十張。她想，洪五說是有二百兩黃金，那決不錯。他無非又是套用老范那個法子，押得了錢再去買黃金。那江海流恰也知道他這個意思，便向他笑道：五爺大概證實了：黃金官價，下個月又要提高。轉一筆現鈔在手上，再拿去買黃金儲蓄。洪五笑道：既然知道了，你就替我照辦罷。江海流向他微笑着，身子還向前湊了幾寸路，作個懇切的樣子，點了頭道：過了這個比期再辦，好不好？洪五笑道：你以為我過得了比期？正說到這裏，一個茶房進來說有電

話。江海流出去接電話去了，洪五悄悄的向她笑道：「你看到沒有？不怕他是銀號裏的經理，我小小的敲他一個竹槓，他還是不能不應酬。魏太太看他可以壓倒銀行家，也是很和他高興的。向他低聲道：你真可以的。」洪五笑着點了兩點頭，彼此默然相視而笑。這就聽到江海流在隔壁屋子裏接電話，發出了焦急的聲音道：「這就不對了，顏先生……我們這樣好的交情，你不能在比期的前夜給我們開玩笑。這個日子，我們差不了兩千萬。說到這裏，他接連的稱是一陣，彷彿是聽電話那邊的人訓話。隨後他又道：「雖然我們也作了一點黃金儲蓄，那都是同事們零星湊款，大家湊趣的。你真要我們把這些儲蓄奪拿出來，也未嘗不可以。不過顏先生對我們小號的交情就似乎有點欠缺了。哦！說到洪五爺他正在我們這裏。我們的帳目全都答應展期了。哦！要洪五爺說話，好好！聽到這裏，洪五自取出紙烟來吸着，頭放在椅子靠背上，兩眼翻着望了天。烟山口裏噴出來，像是高射炮。這時，江海流走了進來，一路的拱着揖，他笑道：「五爺，顏老總來了電話，正和我們爲難，請你去給我們回轉兩句，我說你的帳目，已經解決了。」洪五笑道：「全都解決了？拿貨款來。」說着伸出一隻手向江海流招了幾招。江海流還是抱了拳連連的拱着。洪五站起來笑道：「我的話不能白說，你得請我吃一頓。」江海流道：「那沒有問題，我一定辦到，我一定辦到。」口裏說着，手上還連連的拱着。在這種客氣的條件下，洪五就跟着走了。魏太太坐一旁，雖沒有開言，可是她心裏想着，洪五和老范，同是作投機買賣的人，那就相差的多了。老范到銀行裏去求人，還要吃萬利銀行的虧。老洪到這銀號裏來，只管在經理面前搭架子，這位經理，還是不住的向他說好話。這也就可以知道兩個人的勢力大小了。她這樣想着，就不免對那皮包注視了一下。洪五走得匆忙，他丟下皮包，起身就出門去了。這皮包恰是不會蓋起來，三折的皮面，全是敞的，而且皮包就放在椅子上她手邊。她隨手在皮包夾子裏掏了一下，所掏着的，是整疊的硬紙。抽出來看時，便是洪五剛才表現的那疊黃金儲蓄券。當面一張，填的數目就爲五十兩，戶頭是洪萬順。洪五的名字叫清波，倒是相當雅致的，這個戶口號碼是個生意買賣字號。這可見作黃金儲蓄

的人，隨便寫戶頭，不必和他的本名有什麼關係。她一面想着一面翻弄着那疊黃金儲蓄票。這裏面的數目有十兩八兩的，戶頭有趙大錢二之類的。她想着，順便和老洪開玩笑，把那戶頭普通的。給抽下兩張，看他不知道。她帶着笑容，就抽出三張儲蓄單來，順手塞到衣服袋裏，把其餘依然送到洪五的皮包裏去。她這時幾乎是五官四肢一齊動用，手裏作事，耳朵却聽着洪五在隔壁屋子裏打電話，但聽他哈哈大笑，說一切好商量好商量，似乎正在高興頭上。這又隨手在皮包裏摸索一陣，拿出一大疊單據來看，裏面有本票，有收條，有支票。其中的支票，也形式不一，有劃現的，有拾頭的，也有隨便開的。數目字都是幾十萬。而其間幾張銀行本票，至少的也是十五萬，在賭場上時見着中央銀行的五萬元本票，大家都笑着說要把它贏了過來，當爲個良好的彩頭。中央銀行的本票，和其他銀行的本票又不同。拿到大街上去買東西，簡直當現鈔用。這時眼前就擺着有十五萬元，五十萬元，七十萬元的中央銀行本票。爲什麼不順手拿過來呢？心裏這一反問，她又把三張本票揣到口袋裏去了。但那些支票，她拿在手上，還看了沉吟着。她想劃現和拾頭支票，當然不能拿。就是普通支票，也當考慮。到銀行裏去取現的時候，很可能會遭到盤問的。她正拿不定主意，就聽到洪五在電話裏說着再會。這也就不能再就誤了，立刻把所有的支票收條，一把抓着，向那皮包裏塞了進去。接着聽到洪五屋子外面笑着，該請客了，一切是順利解決。她心裏到底是有點搖撼，她就站起身來，迎到屋子門口去，手皮包也夾在脅下。看到了洪五，首先表示着一種等得不耐煩的樣子，然後皺了眉道：我還有事呢，要先走了。反正今天開戶頭也來不及了。洪五笑道：田小姐，你忙什麼呢？這裏江經理要請客呢。江海流在後跟着來，臉上也是笑容很濃。而且這番笑意，不是先前那番苦笑，而是眉飛色舞由心裏高興出來的樣子。他轉着半個躬道：田小姐，你倒是不必客氣。我們做號裏有個江蘇廚子，一部分朋友都說他的手藝可以，隨便三五個人，邀着到我們這裏來吃便飯的事，常常有之。剛才問過了廚子，今天正買着了一條好新鮮青魚。洪五走進屋子來，很不經意的收起了他的皮包在手上提着。

向她笑道：他們的便飯，可以叨擾。我說市面上的話，負責要得。魏太太最是愛吃點兒好菜。洪五點明了要江經理請他，而江經理請的就是在本銀號裏面，想必廚子必定不錯。而且認識這位銀號經理，對自己也沒有什麼不好之處。也就笑着點點頭道：那就叨擾罷。於是洪五在前引路，魏太太跟着。最後是江海流壓陣。走了幾步，江海流在後叫道：田小姐，你丟了東西哩，可是她回頭看時，臉就通紅了。

## 一〇 破綻中引出了線索

原來江經理所說魏太太遺落的東西，這是讓人注意的玩意，乃是一張中央銀行五十萬元的本票。那江經理口裏說着，已是在地面上將這張本票檢了起來，手裏高高的舉起，向她笑道：田小姐，你失落這麼一張本票，大概不算什麼。可是非親眼得見，由你身上落下來，我檢着了這張東西，還是個麻煩。收起來，怕是公家的。不收起來，交給誰？魏太太深怕他洩漏這秘密，他却偏是要說個清清楚楚。她趕快回轉身來，說了聲謝謝，將這張本票接了過去，立刻向身上揣着。洪老五對於這事，倒也並沒有怎樣的介意。他們賓主三人，都到了樓上的時候，這位江經理真肯接受洪老五的竹槓，在餐廳裏特意的預備下了一張小圓桌。桌子上除已擺下菜碟外，還有一把精美的酒壺，放在桌子下首的主位上。魏太太對於這酒的招待，很有戒心，看到之後，就啣了一聲。洪老五好像很了解她這個鶯歌姿態。立刻笑道：沒有關係。你不願喝，你就不必喝罷。這是江經理待客的一點誠意。魏太太說了聲多謝，和洪老五同坐下。吃時，除了重慶所謂雜饈的那個冷葷之外，端上來的第一碗菜，就是紅燒海參。魏太太心裏驚訝着，洪五舉起筷子瓷勺來，先就挑了一條海參，放到他面前小碟子裏去，笑道：在戰前，我們真不愛吃海參。可是這五六年來，先是海日子全封鎖了，後來是濱海各省的交通，也和內地斷了關係。海參魚翅這類東西就在箱子裏不見面了。後方的人，本來沒有吃這個的必要，也就沒有



人肯費神，把這東西向裏運。不過有錢的人，總是有辦法，他要吃魚翅海參的話，魚翅沒有，海參總有。說着，他伸着筷子頭，向海參菜碟子裏，連連的點了幾下。又笑向魏太太道：有款子只管放到三祥銀號來，你看江經理是一位多麼有辦法的人。江海流笑道：這也不見得是有什麼辦法。有朋友當衡陽還沒有失守的時候，由福建到重慶來，就帶些海味送人。我們分了幾十斤乾貨，根本沒有捨得吃。現在勝利一天一天的接近，吃海參的日子也就來了，這些陳貨可以不必再留，所以我們都拿出來請客。大概再請幾回，也就沒有了。洪五向魏太太笑道：我說怎麼樣，有個地方可以吃到好菜吧？這些菜在館子裏你無論如何是吃不到的。正說到這裏，茶房又送一盤海菜來，乃是炒魷魚絲。裏面加着肉絲和嫩菠菜紅辣椒，顏色非常的好看。她笑道：戰前我就喜歡吃這海菜。雖然說是海菜，每斤也不過塊兒八毛的。現在恐怕根本沒有行市吧？她含笑向江海流望着。江海流道：魷魚比海參普通得多，館子裏也可以吃到。田小姐愛吃這海菜，可以隨時來，只要你給我打個電話，我就給你預備着。吃晚飯吃午飯都可以。洪老五笑道：這話是真。他們那一餐也免不了有幾位客人吃便飯。今天除了我們這裏一個小組織，那邊大餐所裏，還有一桌人。魏太太笑道：這可見得江經理是真好客啊。他們說着話，很高興的吃完了這頓飯。依着江海流的意思，還要請兩人喝杯咖啡。可是魏太太心裏有事，好像挺大的一塊石頭壓在心上似的，這顆心只是要向下沉着。便笑道：江經理，我這就打擾多了。下次……她說到下次，突然的把話認住，啣了一聲道：這話是不對的。這頓是剛吃下去，我又打算叨擾第二頓了。說着話，她就起身告辭。主人和洪老五都以爲她是年輕小姐好面子，認爲是失了言，有些難爲情，所以立刻要走。也就不再去挽留她了。洪老五確是有筆帳要和三祥銀號算，只跟着她後面，送到銀號門口，看到身後無人，悄悄的笑道：對不住，我不曉得你要先走，要不然，我老早就把帳結了，和你一路看電影去。今天晚上，你還可以出來嗎？我還有點東西送你。魏太太笑道：今天晚上，我可不能出來了。洪五搶上前一步，握着她的手，搖撼着笑道：你一定要來，那怕再談半小時呢，我都心滿意足。

。上海咖啡店等你，好嗎？魏太太因他在馬路上握着手，不敢讓他糾纏得太久了，就點了頭道：也好罷。說着，把手摔了開來。但洪五並不肯放了這件事，又問道：幾點鐘？九點鐘好嗎？魏太太不敢和他多說話，亂答應了一陣好好，就走開了。她回到家裏，首先是把衣兜裏揣着黃金儲蓄券和本票拿出來。她是剛進臥室門的，看到這兩樣東西還在，她回轉身來將房門掩上，站在桌子邊，對了電燈把數目詳細的點清着。儲蓄券是七兩一張，八兩一張，二十五兩一張，共是四十兩，本票是十五萬元一張，五十萬元一張，七十萬元一張，共一百三十五萬，這個日子，四十兩金子，和一百三十萬元的現款，那實在不是一件平常的事。這儲蓄券是新定的，雖然要到半年後，才可以兌到黃金，可是現在照三萬五一兩的原價賣出去，應該沒有什麼困難。就算買主要貪點便宜，三萬整數總可以賣得到手，那就是一百二十萬了。二百多萬的現款拿在手上，眼前的生活困難總算是可以解決的。何況手上還零碎積攢得有幾十萬塊錢，兩隻金鐲子，兩隻鑽石戒指，這也是百萬以上的價值，有三百多萬元勝利而後，定是可以在南京買所房子。她拿了幾張本票和黃金儲蓄券在手上看，想得只管出神，忽然房門推了一下響，嚇得她身子向後一縮，將手上拿的東西，背了在身後藏着。其實並沒有事，只是楊嫂兩手抱了小漁兒送進房來。因為她沒有開手推門，却伸了腳將門一踢。魏太太道：你爲什麼這樣重手重腳？胆子小一點，會讓你嚇掉了魂。楊嫂笑道：往日子我還不是這樣抱着娃兒進來？我早就看到太太進來，到現在，衣服還沒有脫下，還要打算出去嘍？魏太太道：這個時候了，我還到那裏去。你把孩子放下來，給我買盒子烟去。楊嫂笑道：太太買香烟吃，這是少見的事咯。有信子心事吧？魏太太的手皮包還放在桌上，就打了開了。取了兩張鈔票交給她。楊嫂當然不追究什麼原因，將孩子放在牀上，拿了錢就出去了。魏太太將本票和黃金儲蓄券，又看了一遍。對那東西點了兩點頭，就打開了皮包。把兩本票子都放了進去。且把皮包包放在牀頭向枕頭底下。自己身子靠了木架子的牀欄子坐着，手搭在欄干上，托了自己的頭。左腿架在右腿上，不定的前後搖擺。她的眼睛，望了面前一張方桌子，她回想

到在三祥銀號換洪五皮包的那一幕。她想着不知有了多少時候，楊嫂拿一包烟，走進屋子來，看到她癱坐在牀沿上，穿的還是出門的衣服，架着的腿，還是着皮鞋呢。笑道：硬是還要出去。她站在王人身邊，斜了眼睛看着。魏太太倒不管她注意，拿了烟盒子過來，取一枝烟在嘴裏嚼着，伸了手向楊嫂道出兩個字：火柴。她兩隻眼睛，還是向前直視着，儘管想心事。楊嫂把火柴盒子遞到她手上，她擦了一根火柴，把紙烟點着了，就遠遠的將火柴盒子向方桌上一扔。還是那個姿態，手搭在床欄干上，身子斜靠着。不過現在手不托着頭，而是將兩個指頭夾了紙烟。她另一隻手的指頭，却去揸搓着衣襟上的紐扣。楊嫂這倒看出情形了，很從容的問道：今天輸了好多錢？三天不要打牌就是。錢輸都輸了，想也不想轉來。先生在法院裏還沒有出來。太太這樣賭錢，別個會說空話的。你是聰明人嗎，傻子想不透。魏太太噴着烟，倒嘆喞一聲笑了。你猜的滿不是那回事。你走開罷，讓我慢慢的想想看。給我帶上門。楊嫂直猜不出她是什麼意思，就依了她的話出去，將房門帶上。她靜靜的坐着，接連的吸了四枝烟。平常吸完大半枝紙烟，就有些頭沉沉的，沒有法子把烟吸完。這時雖然吸了四枝烟，也並不感到有什麼醉意。她還是繼續的要吸烟，取了一枝烟在手，正要到方桌子上去拿火柴，却聽到陶太太在房門外問道：魏太太在家裏嗎？她答道：在屋子裏呢，請進來。陶太太推門進來，見她是一身新艷的衣服，笑道：我來巧了，遲一步，你出門了。魏太太道：不，我剛回來，請坐坐罷。陶太太道：我不坐，我和你說句話。說着，她走到魏太太身邊，低聲道：老范在我們那裏，請你過去。她說這話時，故意莊重着，臉上不帶絲毫的笑容。魏太太道：我還是剛回來，不能賭了，該休息休息。陶太太搖了頭笑道：不邀你去賭錢。范先生說，約你去有幾句話說。魏太太道：他和我有話說？有什麼話說呢？我們除了賭錢，並沒有什麼來往。你說我睡了，有話明日再談罷。陶太太兩手按了方桌子，眼光也射在桌子面上，似乎不願和她的目光接觸。放出那種不在意的樣子道：還是你去和他談談罷。我夫妻都在當面，有什麼要緊呢？他原來是想還自來找你的。後來一想，魏先生不在家，又是晚上，他就

到我家去了。看他那樣子，好像有什麼急事的樣子。魏太太低頭想了一想道：好罷，你先回去，我就來。陶太太倒也不要求同走，就先去了。魏太太將床頭外的箱子打開將皮包裏的東西，都放到箱子裏去。手上兩個鑽石戒指，也脫了下來，都塞到箱子底衣裳夾層裏去。然後、把身上這套鮮艷的衣服換下，穿起青花布袍子。皮鞋也脫了，穿着便鞋。她還怕這態度不夠從容的，又點了一枝紙烟吸着，然後走向陶家來。在陶伯笙的屋子外面，就聽到范寶華說話，他道：交朋友，各盡各的心而已。到底誰對不住誰，這是難說的。魏太太聽到這話，倒不免心中爲之一動，便站住了腳不走，其後聽到老范提了一位朋友的姓名，證明那是說另外的人，這就先叫了聲范先生，才進屋去。見陶伯笙夫妻同老范品字式的在三張方凳子上坐着，像是一度接近了談話。點了個頭笑道：范先生找局而來了？范寶華也只點了個頭，並不起身，笑道：可不是找局而來了。這裏湊不起來，我們同到別個地方去湊一場，好不好？魏太太道：女傭人正把孩子引到我屋子裏來，晚上我不出去了。范寶華道：那就請坐罷，我有點小事，和你商量商量。魏太太看他臉上，放出了勉强的笑容，立刻就想到所談的問題，不會怎樣的輕鬆。於是將兩個手指，夾了紙烟，送到嘴裏吸上一口，然後噴出烟來笑道：若要談生意經，我可是百分之百的外行。說着，她自拖了一隻方凳子，靠了房門坐着。范寶華道：田小姐，你不會作生意？那也不見得吧？明天是比期，我知道你到電燈上火了，還在三祥銀號。不知道你是抓頭寸呢？還是銀號向你要頭寸。魏太太立刻想到，必是洪五給他說了，那裏還有第二個人會把消息告訴他，立刻心裏忪忪跳了兩下。但他立刻將臉色鎮定着笑道：范先生不是拿窮人開心？銀號會向我這窮人商量頭寸？人家那樣不開眼。范寶華道：這個我都不管。那家銀號的江經理，不是請你和洪五爺吃飯嗎？洪五爺掉了一點東西，你知道這事嗎？她聽到說，心房就跳得更厲害了。但她極力的將自己的姿態鎮靜，不讓心裏那股紅潮湧到臉腮上來。笑着搖搖頭道：不知道。我們在那銀號樓上吃完了晚飯，江經理還留我們喝咖啡呢。我怕家裏孩子找我，放下筷子就走了。洪五爺是後走的，他掉了什麼東西呢？在銀號裏

丟得了東西嗎？范寶華道：哦！你不知道那就算了，我不過隨便問一聲。魏太太見他收住了話鋒，也落得不提。立刻掉轉臉和陶太太談話。約莫談了十分鐘，便站起來道：孩子還等着我哄他們睡覺。我走了，再見。她說得快，也就走得快。可是走到雜貨店門外，范寶華就追上了。老遠的就叫道：田小姐，問題還沒有了，忙着走什麼。他說話的聲音很沉着，她只好在店家屋檐下站着。范寶華追到她面前，回頭看看，身後無人。便低聲道：你今天是不是又賭輸了錢？魏太太道：我今天沒賭錢，你問我這話，什麼意思？我到要問你，我今天好心好意，送兩條新鮮魚到你家去，你那位寵臣吳嫂，爲什麼給我臉子看？不讓我進門，這更無所謂，我就不進去。指桑罵槐，莫名其妙說我一頓，用意何在？范寶華道：吳嫂得罪了你，我向你道歉。至於我問你是不是又賭輸了，這是有點緣故的。因爲你一賭輸了想撈回本錢，就有些不擇手段。當然我說這話，是有證據的，決不能信口胡謔。魏太太道：我爲了那件事，被你壓迫得可以了，你動不動，就翻陳案，你還要怎麼樣呢？今天我不是還送新鮮魚給你吃嗎？我待你不壞呀。范寶華聽了她這話，心裏倒軟了幾分。因低聲道：佩芝，你不要誤會，我來找你說話，完全是好意，不是惡意。洪老五那個人不是好惹的。而且他對你一再送禮，花錢也不少，你爲什麼……我不說了，你自己心裏明白。魏太太道：我明白什麼？我不解。洪老五在你面前說我什麼？范寶華道：他說他在三祥銀號去打電話的時候，皮包放在你身邊。他丟了三張本票，三張黃金儲蓄券。他當然不能指定是你拿了。不過你在三祥銀號，就落了一張本票在地上。由這點線索上，他認爲你是檢着他的東西的。據說，共總不過二百多萬，以我的愚見，你莫如交給我，由我交給他，就說是你和他鬧着好玩的。我把東西交給他了，我保證他不追問原因，大家還是好朋友，打個哈哈就算了。魏太太道：和你們有錢的人在一起走路，就犯着這樣大的嫌疑。你們丟了東西，就是我拿了，他唯一的證據，就是我身上落下了本票。這有什麼稀奇，鈔票和本票一樣，誰都可以帶着，不過你們拿的本票，也許數目字比我們大些而已，難道爲了我身上有一張本票，就可以說是我拿了別人的本票？反正

我有把柄在你手上，你來問我，我沒有法子可以抬起頭來。若是他姓洪的直接這樣問我，我能依他嗎？范先生，你又何必老把那件事來壓迫我呢？我那回事作錯以後，我是多大的犧牲，你還要逼我。說着，嗓子硬了，抬起手來擦眼淚。范寶華聽了她的話，半硬半軟，在情理兩方面都說得過去。這就呆呆的站在她面前，連歎了幾口氣。魏太太道：你去對洪老五說，不要欺人太甚，我不過得了他一隻牛鑽石戒指，我也不至於爲了這點東西，押在他手下當奴隸。說着，扭轉身就向家裏走。范寶華追着兩步，拉住她的手道：不要忙，我還有兩句話交代你。你既然是這樣說了，我也不能故意和你爲難。不過我有兩句忠言相告，這件事我是明白的。你縱然不承認，可是你也不要和洪老五頂撞着。最好你這兩天對他暫時避開一下。魏太太道：那爲什麼？范寶華道：不爲什麼。不過我都知道洪五這個人。顯意花這筆錢，幾百萬他不在乎。不願意花這筆錢，就是現在的錢，三十五十，他也非計較不可。他既然追問這件事，他就不能隨便放過。你是不是對付得了他？你心裏明白，也就不用別人瞎就心了。這幾句話可是我站在朋友的立場上，向你作個善意的建議。回家去，你仔細的想想罷。我要走了，免得在陶家坐久了，又發生什麼糾紛。說着，他首先抬起一隻手來，在空中搖擺了幾下，在搖擺的當中，人漸漸的走遠。魏太太以爲他特意來辦交涉，一定要逼出一個結果來的。這時他勸了幾句話，倒先走了。他站在屋檐下出了一會神，慢慢的走回家去。楊嫂隨在她後面，走到屋子裏來，問道：陶太太又來邀你去打牌？魏太太坐在床沿上，搖了兩搖頭。楊嫂道：朗個不是？那個姓范的都來了。我說，這幾天，你硬是不能打牌了。左右前後街上的人，見了我就問，說是你們先生吃官司，你們太太好衣服穿起，還是照常出去耍，一點都不就心嗎？我說你不是耍，就是和先生的官司跑路子，他們都不大信。你看嗎，我們前面就是冷酒店，一天到晚，雀子人沒得，你進進出出，他們都注意。話說出去了，究竟是不大好聽。我勸你這幾天不打牌，等先生出來了再說。魏太太望了她道：這冷酒店裏，常有人注意着我嗎？楊嫂道：怕不是？你的衣服穿得那樣好，好打眼睛哪！魏太太默然的坐着吸煙，却沒

有去再問她的話。楊嫂也摸不出來主人是什麼心事，站着又勸了幾句，自行走開。不過她最後的一句話，和范寶蓮說的相同，請她自己想想。魏太太坐在床沿上，將手扶了頭，慢慢的沉思，好在並沒有什麼人在打斷她的思想，由她去參禪。她想得疲倦了，兩隻腳互相撥弄着鞋子，把鞋子撥掉了，歪身就倒了下去。但她不能立刻睡着，迷糊中，覺得自己的房門，是楊嫂出去隨手帶上的，並沒有插門。自己很想起來插門，可是這條身子竟是有千斤之重，無論如何抬不起來。她想到箱子裏有本票，有黃金儲蓄券，尤其是有鑽石戒指兩枚，打開房門睡覺，這是不太穩當的事。用了一陣力氣，走下床來，逕直就奔向房門口。可是她還不會將手觸到門門呢？門一推，洪老五搶了進來。他瞪着兩隻眼睛，瞪着小鬍子，手上拿了根木棍子，足有三尺長。他兩手舉了棍子那頭，指着魏太太喝罵道：罵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，專門偷朋友的錢。你還算是智識份子，要人家叫你一聲小姐。你簡直是和小姐們丟臉。我的東西，快拿出來，要不然，我這一棍子打死你。說時，他把那棍子放在魏太太頭上，極力的向下壓。她想躲閃，也無可躲閃，只有向下挫着。她急了舉起兩手，把頭上這棍子頂開。用大了力，未免急出一身汗來。睜眼看時，這才明白，原來是一場夢。壓在頭上的棍子，是小淦兒的一隻小手臂。當自己一努力，身子扭動着，小淦兒的手，被驚動了縮去大半，只有個小拳頭還在額角邊。她閉着眼睛，定了定神，再抬起頭看看房門，不果然是敞着的嗎？她想着這夢裏的事，並沒有什麼不可實現的。外面是冷酒店，誰都可以來喝酒，單單的就可以攔阻洪五爺嗎？不但明天，也許今晚晚上他就會來。她是自己把自己恐嚇倒了，趕快起床，將房門先門上，門上之後，再把門門上的鐵搭鈕扣住。她還將兩手同時搖撼了幾下門，覺得實在不容易把門推開的，才放下了這顆心。可是門關好了，要賊物的不會來，若是剛才到陶家去，這門沒有反鎖之時，出了亂子那怎麼辦？她又急了，喘着氣再流出第二次汗來。

心理的變態，常常是把人的聰明給塞住了。魏太太讓這個夢嚇慌了，她沒有想到她收藏那些贓物的時候，並不會有人看見，這時，在枕頭底下摸出了鑰匙，立刻就去開床頭邊第三隻箱子的鎖。本來放鑰匙放箱子，那都是些老地方，並沒有什麼可異的。這時在枕頭下摸出了鑰匙，覺得鑰匙就不是原來的那個地方，心裏先有一陣亂跳，再走到箱子邊，看看那箱子上的鎖，却是倒鎖着的。她不由得呀了一聲道：這沒有問題，是人把箱子打開了，然後又鎖着的。於是搶着把箱子打開，伸手到衣服裏面去摸。這其間的一個緊要關頭，還是記得的，兩枚鑽石戒指，是放在衣服口袋裏的。她趕快伸手到袋裏面摸去，這兩枚戒指，居然還在。但摸那鈔票支票本票，以及黃金儲蓄券時，却不見了。她急了，伸着手到各件衣服裏面去摸索，依然還是沒有。剛剛乾的一身汗，這時又冒出第三次了。她開第二隻箱子的時候，向來是簡化手續，並不移動面上那隻小箱子，掀開了第二隻箱子的箱蓋，就伸手到裏面去抽出衣服來。這次她也不例外，還是那樣的做。現在覺得不對了，她才把小箱子移開，將箱子裏的衣服，一件件的拿出來，全放到床上去。直把衣服拿乾淨了，看到了箱子底，還不見那三種票子。她是呆了。她坐在床沿上想了一想，這件事真是奇怪。偷東西的，爲什麼不把這兩枚鑽石戒指也偷了去呢？若說他不曉得有鑽石戒指，他怎麼又曉得有這些個票子呢？她呆了許久，歎了幾口長氣，無精打彩的也只好把這些衣服，胡亂的塞到箱子裏去，直等把衣服送進去大半了，却在一條褲腳口上，發現了許多紙票子，拿起來看時，本票支票儲蓄券，一律全在。她自噁的一聲笑了起來。放進這些東西到箱子裏去的時候，自己是要找一個大口袋的。無意之中，摸着褲腳口，就把東西塞到裏面去了。那裏有什麼人來偷，完全是自己神經錯亂。這時，算是自己明白過來了。可是精神輕鬆了，氣力可疲勞了，大半夜裏起來，這樣的自擾了一陣，實在是無味之至。眼看被上還堆了十幾件衣服，這也不能



就睡下去。先把皮包在枕頭下拿出來，將這些致富的東西，都送到皮包裏去，再把皮包放到箱子裏。至於這些衣服，對它看看，實在無力去對付它，兩手胡亂一抱就向箱子裏塞了去。雖然它們堆起來，還比箱沿高幾寸，暫時也不必管了。將箱子蓋使勁向下一捺，很容易的蓋上，就給它鎖上。隨着把小箱子大箱子上壓下去，算把這場紛擾結束了。不過有了這場紛擾，她神經已是興奮過度，在床上躺下去却睡不着了。唯其是睡不着，不免把今天今晚的事都想了一想。范寶華來勢似乎不善，可是他走的時候，却有些同情。可能他先是被着洪五的氣話，所以要來取贓。他後來說是躲開一點的好，那不見得是假話。你看洪五到朱四奶奶家去，她都很容易他，確是有幾分流氣。避開也好，有幾百萬元在手上，什麼事不能做，豈能白白的讓他拿了回去？她清醒半醒的，在床上躺到天亮。一骨碌爬起來，就到大門外來，向街上張望着。天氣是太早了，這半島上的宿霧，兀自未散，馬路上行人稀落，倒是下鄉的長途班車，叮叮噹噹，車輪子滾着上坡馬路，不斷的過去。在汽車邊上，懸着木牌子，上寫着漁歌專車。她忽然想到歌樂山那裏，很有幾位親友，屢次想去探望，都因為怕坐長途汽車受擁擠，把事情就誤了。現在可以不必顧到汽車的擁擠，保全那些錢財要緊。她忽然有了這個念頭，就把楊嫂叫了起來，告訴要下鄉去，一面就收拾東西。好在抗戰的公務員家屬，衣服不會超過兩隻箱子。她把新製的衣鞋，全歸在一隻箱子裏，其餘小孩子衣服打了兩個大包袱。把隔壁陶太太請過來告訴她爲了魏端本的官司，得到南岸去找幾個朋友，恐怕當天不能回來，只有把兩個孩子也帶了去，房門是鎖了，請她多照應一點。陶太太當然也相信。請她放心，願意替她照顧這個門戶。魏太太對於丈夫，好像是二十四分的當心，立刻帶了兩個孩子和楊嫂雇着人力車出門去了。雇車子的時候，她說的話，是汽車站而不是輪渡碼頭，陶太太聽着，也是奇怪。但她自己也有心事，却沒有去追問她。她的行爲，是和魏太太相反的。除了上街買東西，却是不大出門。在屋子裏總找一點針綫作。恰是這兩天女工告病假走了，家事是更忙，她沒有心去理會魏太太的家事。這天下午，李步祥來了。他也是像陶伯笙一樣的作

風，脇下總夾着一個皮包。不過他的皮包，却比陶伯笙的要破舊得多而已。他到這裏，已經是很熟了。見陶太太拿了一隻線襪子用藍布在補腳後跟。那襪子前半截，已經是補了半截底的了。站着笑道：陶太太，你這是何苦？這襪底補了再補，穿着是不大舒服的。你只要老陶打唆哈的時候，少跟進兩牌，你要買多少襪子？陶太太站起來，扯着小褲子抽屜，又在棹面報紙堆裏翻翻。李步祥搖搖手道：你給我找香煙？不用，我只來問兩句話。隔壁那位現時在家裏嗎？陶太太道：你也有事找她嗎？她今天一早，帶着孩子們到南岸去了。房門都上了鎖。李步祥道：我不要找她，還是老范問她。她若在家，讓我交封信給她。這封信就託你轉交罷。說着，打開皮包，取出封信，交到陶太太手上。她見着信封上寫着田佩芝小姐展七個字，就把信封輕輕在桌沿上敲着道：你們男子漢，實在是多事。人家添了兩個孩子的母親，一定要把她當作一位小姐。原來她只是賭錢，現在又讓你們教會了她跳舞了。生活這樣高，人家家中又多事……李步祥拱拱手道：大嫂子，這話你不要和我說，我根本夠不上談交際。這封信我也是不願意帶的。據老范說，這裏面並不談什麼愛情。有一筆銀錢的交涉，而且數目也不小。本來這封信是可以讓老陶帶來的，老陶下不了場，只好讓我先送來了。誰知道她不在家。陶太太搖了兩搖頭道：老陶賭得把家都忘了。昨天晚上出去，到這時候還是下不了場。輸了多少？李步祥道：我並不在場賭，不知道他輸多少。其實這件事，你倒不用煩心。反正你們逃難到四川來，也沒有帶着金銀寶貝。贏了，他就和你們安家。輸了，他在外面借債，償還不了，他老陶光桿兒一個，誰還能夠把他這個人押了起來不成？陶太太道：這個我怕不曉得。但這究竟不是個了局吧？就像你李老板，也不是像我們一樣，兩肩扛一口，並沒有帶錢到四川來的。可是你夾上一隻皮包終日在外面跑。多少有此辦法。就說買黃金罷，恐怕你不買了二三十兩。每兩賺兩萬，你也掙到了五六十萬。你看我們老陶，搞了什麼名堂？……就是認到一班說大話的朋友。談起來就是幾十萬幾百萬。誰看到錢在那裏？說他那個皮包，你打開來看，你會笑掉牙。也不知道是那家開了門的公司，有幾分認股章程留下，讓他

在字紙裏檢起來，放在皮包裏了，此外是十兩個信封，兩疊信紙。還有就是在公共汽車站上買的晚報，夾了那麼個東西，跑起來多不方便。李步祥笑道：我倒替老陶說一句，夾皮包是個習慣。不帶這東西，倒好像有許多不方便。不但信紙信封，我連揀洗衣服手巾牙刷，有時候都在皮包裏放着的，爲的是要下鄉趕場，這就是行李包了。陶老板和我不同，他有計劃將來在公司裏找個差副當當。我老李命裏註定了跑街，只要賺錢，大小生意都做。不發財倒也天天混得過去。他這種極平凡的話，陶太太倒是聽得很大口。便問道：李老板，我到要請教你一下，你這行買賣，我們女人也能作嗎？李步祥搖了兩搖頭道：沒有意思，每天一大早起來，先去跑煙市。在茶館樓上，人擠着人，人頭上伸出鈔票去，又在人頭上搶回幾條煙來，有時嗓子叫乾了，汗濕透了，就是爲了這幾條煙。再走向百貨商場，看着百貨，兜得好，可以檢點便宜。兜不着的就白混兩個鐘點。這是我兩項本分買賣，每天必到的。此外是山貨市場，棉紗市場，黃金市場，我全去鑽。陶太太笑道：你還跑黃金市場啦？李步祥搖着頭笑道：那完全是叫化子站在館子門口，看人家吃肉，可是這也有一個好處。黃金不同的東西，它若是漲了價，就是法幣貶了值，法幣貶了值，東西就要漲價了。陶太太笑道：什麼叫法幣貶了，什麼叫黑了，什麼叫拆息了，以前我們那裏聽過這些，現在連老媽子口裏也常常說這些。這年月真是變了。我說李老板，我說真話，就是你剛才說的這個市場都得帶我去跑跑，好嗎？李步祥揭下了頭上的帽子來，在帽子底下，另外騰出兩個指頭搔着和尚頭上的頭髮，望了她笑道：你要去跑市場，這可是辛苦的事。而且沒有得伯笙的同意，我也不敢帶你出去跑。陶太太棄了桌子站着，低下頭想了一想，點頭道：那就再說罷。希望你見着伯笙的時候，勸他今天不要再熬夜了，第一是他的身體抵抗不住。第二是家裏多少總有點事情，你讓我作主是不好，不作主也不好。李步祥道：這倒是對的，伯笙還沒有我一半重。打起牌來，一枝香煙接着一枝香煙向下吸，真會把人都熏倒了。陶太太道：拜託拜託，你勸他回來罷。李步祥看她說到拜託兩個字，眉毛皺起了多深，倒是有些心事。便道：好的好的，我去和

你傳個信罷。現在還不到四點鐘呢。我去找他回來吃晚飯罷。若是我空的話，我索興等他回來，說不定還擾你一頓飯呢。說畢，他盪着帽子走了。陶太太聽他說到要來吃飯，倒不免添了一點心事。立刻走到裏面屋子裏去，將屋角上的米缸蓋掀起來看看。這在今日，她已是第二次看米缸裏的米了。原來看這米缸裏的米，就只有一餐飯的。陶太太看看竹籃裏的剩飯，約莫有三四碗。自己帶兩個上學的孩子，所吃也不過五六碗，所差有限，於是買好了兩把小白菜，預備加點油鹽，用小白菜煮一頓湯飯吃。這時李步祥說要送陶伯笙回來，那就得預備煮新鮮飯了。米缸裏現放着舊米的碗，她將碗抬着，把缸底括得咯吱作響，舀完了，也只有兩碗半米。這兩碗半米，若是拿來作一頓飯，那是不夠的。她站在米缸邊怔了一怔，也只好把這兩碗半米都盛了起來放在一隻瓦鉢子裏。端了這個鉢子，緩步的走到廚房裏去。他家這廚房，也是屋子旁邊的一條夾巷。這裏一路安着土灶、條板、水缸、竹子小櫥。但除了水缸盛着半缸水而外，其餘都是空的，也是冷冷清清的。爲了怕耗子，剩的那幾碗飯，是用小瓦鉢子裝着，大瓦鉢子底下還放了兩把小白菜。這樣，對了所有的空瓶空碗，和那半缸清水，說不出來這廚房裏是個什麼滋味。她想着出去賭錢的丈夫，無論是贏了或輸了，這時口啣了半枝烟捲，定是全副精神，都注射着幾張撲克牌上。桌子面上堆着鈔票，桌子週邊，圍坐着人，手膀子碰了手膀子，頭頂的電燈，可能在白天也會亮起來。因爲他們一定是在秘密的屋子裏關着門窗賭起來的。屋子裏烟霧繚繞，氣悶得出汗，那和這冰冰冷的廚房，正好是相反的。她想着歎了一口氣，但也不能再有什麼寬解之法，在桌子下面，把亂柴棍子找出來，允向灶裏籠着了火，接着就淘米煮飯。這兩件事是很快的就由她作完了。她撥了張方竹凳子，靠了那小條板坐着，望了那條板上的空碗，成疊的反蓋着。望了那反蓋的大鉢子底下放青兩把小白菜，此外是什麼可以請客的東西都沒有了。她將兩手環抱在懷裏，很是呆呆的同意夾道裏四週的牆望着。她對於這柴烟薰的牆壁，似乎感到很大的興趣，看了再看，眼珠都不轉動。她不知道這樣出神出了多久，鼻子裏突突的嗅到一陣焦糊的氣味，突然站起來，掀開鍋

蓋一看糟了，鍋裏的粥燒乾了，飯不會煮熟，卻有大半邊，燒成了焦黃色。趕快把灶裏的柴火抽掉，那飯鍋裏放出來的焦味，兀自向鍋蓋縫裏鑽出來，整個小廚房，都讓這焦糊味籠罩了，她也管不着這鍋裏飯了，取一碗冷水，把抽放在地面上的幾塊柴火澆息了，還是在那方竹椅子上坐着。她想着在沒有燒糊這鍋飯以前，至少是飯可以盛得出來。現在却是連白飯都不能請人吃了，廚房裏依舊恢復到了冷清清，她索興不在廚房裏坐着了。到了屋子裏去，把箱子裏的蓄藏品，全都清理清理，點上一點，這讓她大爲吃驚，所有留存着的十幾萬元鈔票，已一張沒有，就是陶伯笙前幾天搶購的四兩黃金儲蓄券，也毫無蹤影。在箱子角上摸了幾把，摸出幾張零零碎碎的小票，不但有十元五元的，而且還有一元的。這時候的火柴，也賣到兩元一盒，幾百元錢，能作些什麼事呢？就只好買盒紙烟待客吧？她靠着箱子站定，又發了呆了，然而就在這時，聽到陶伯笙一陣笑聲，李少祥也隨了他的聲音附和着。他道：你有那麼些個錢輪掉它，拿來作筆小資本好不好？陶伯笙笑道：沒有關係。我姓陶的在重慶混了這麼多日子，也沒有餓死，輪個十萬八萬，那太沒有關係，找一個機會，我就把它撈回來了。喂！陶太太那裏去了？當他不理高興的時候，他就把自己老婆，稱呼爲太太的。陶太太聽了這口氣，就知事情不妙，這就答應着，我在這裏呢。她隨了這話，立刻跑到前面屋子來。她見丈夫在一晚的鏖戰之中，把兩腮的肌肉，都括削一半下去了，口裏斜啣了大半枝煙捲，人也是兩手抱了西裝的袖子，斜靠了桌子坐着的，不過他面面上並不帶什麼懊喪的樣子，而且還是把眼睛斜看着人，臉上帶了淺淺的笑容。他道：我家裏有什麼菜沒有，留老李在這裏吃飯，我想喝三兩大麵，給我弄點下酒的罷。陶太太笑道：那是當然，李先生爲你的事，一下午到我們家來了兩回了。陶伯笙摸着桌子上的茶壺，向桌子這邊推了過來，笑道：熬夜的人，喜喝一點好的熱茶，家裏有沒有現成的開水？我那茶葉瓶子裏，還有點好龍井，你給我泡一壺來。可是熱水瓶子裏的水不行，你要給我找點開的開水。陶太太並沒有說沒有兩個字，拿了茶壺，趕快到裏面屋子裏去找茶壺。小桌子上，洋鐵茶葉瓶，倒是現成的。可是

揭開瓶蓋子來看時，只是在瓶底上，蓋了一層薄薄的茶葉末。她微微的歎了口氣，拿着茶壺，就直奔街對過一家紙烟店去。這家紙烟店，也帶賣些雜貨，如茶葉肥皂燭手巾之類。他們是家庭商店，老板看守店面，管理帳目並作點小款高利貸。少老板跑市場囤貨。少老板娘應付門市。有個五十年紀的難民，是無家室的同鄉婦人。老板認她是親戚，由老板的床鋪整理，至於全店的燒茶煮飯，洗衣服，掃地，完全負責。所享的權利有吃有住，並不支給工錢。她姓劉，全家叫她劉大媽，不以傭工相待，也爲了有這聲尊稱就不給她工錢。劉大媽又有位遠房的姪子老劉，二十來歲，也是難民，老板讓他挑水挑煤挑貨，有工夫，並背了個紙烟籃子跑輪船碼頭和長途汽車站。雖然也是不給工資，但在作小販的盈餘上，提百分之十五。那一天不去作小販，就不能提成，所以他每天在店忙死累死，也得騰出工夫去跑。全家是生產者，生意就非常的好。他們全家對陶太太感情不錯。因爲她給他們介紹借錢的人，而且有賭博場面，陶伯奎準是在他家買洋燭紙烟。陶太太走到他們店裏來，先把手指一枚金戒指脫下來，放在櫃台上然後笑道：鄭老板，我又來麻煩你了。朋友託我向你借一萬塊錢，把這個戒指作抵押。那位老板止在桌子上看帳，取下鼻子上的老花眼鏡，走到櫃台邊來。他不看戒指，先就拖着聲音道：這兩天錢緊得很，我們今天就有一批便宜貨沒錢買進。他口裏雖是這樣說了，但對於這枚戒指，並不漠視，又把拿在手上的眼鏡，向鼻子尖上架起，拿起那枚戒指，將眼鏡對着，仔細的看了一看。而且托在手掌心裏顛了幾翻。陶太太道：這是一錢八分重。老板搖了兩搖頭，他在櫃台抽屜裏取一把戲子，將戒指秤了約莫兩三分點，將眼鏡在戲星上看了個仔細。笑道：不到一錢七呢。押一萬元太多了。陶太太道：現在銀樓掛牌，八萬上下，一八得八，八八六十四，這也該值一萬二千元。人家可不賣，鄭老板，你就押一萬罷。他沉吟了一會子，點了頭道：好罷。利息十二分，一月滿期。利息先扣，陶太太看看這老傢伙冬瓜臉，伸着幾根老鼠鬍子，沒有絲毫笑容。料着沒有多大價錢可講。只好都答應了。老板收下戒指，給了她八千八百元鈔票。陶太太立刻在這裏買了

二兩茶葉，一包紙烟。正好劉大媽提了一壺開水出來，給老老板泡盞碗茶。傅笑道：「分我們一點開水吧？」鄭老板道：「恐怕不多吧？」現在燒一壺開水，柴炭錢也很可觀。陶太太便抽出一枝紙烟來，隔了櫃台遞給他道：「老老板吸枝烟，他吸過了，向劉大媽道：『茶烟不分家，你和陶太太沖這壺茶，大概人家來了客，家裏來不及燒開水。』陶太太剛買的茶葉，你給她泡上一壺。」陶太太真是笑不是氣不是。打開茶葉包撮着一撮茶葉向壺裏放着。老老板望了道：「少放點茶葉不要緊，我們這是飛開的水，泡下去準出汁。」陶太太笑着，沒說什麼，老老板將櫃台上撤的茶葉，一片片的用指甲拈了起來，放到櫃台上玻璃茶葉瓶裏去。那枝被敬的紙烟他也没吸，放到櫃台抽屜的零售烟枝罐筒裏去併案辦理。陶太太看到，也不多說，端了茶壺，就向家裏走。陶伯笙見那茶烟都辦來了，點頭笑道：「行了，去預備飯罷。」陶太太道：「快一點，吃麵好嗎？」陶伯笙道：「麵飯倒是不拘。給我們弄兩個碟子下酒。」陶太太偷眼看他，臉上還是沒有多大的笑容，而且李步祥總是客人，可不能違拗了丈夫的吩咐。她說着好好，帶了她金戒指押得的八千塊錢，就提小菜籃子出去了，她在經濟及可口的兩方面，都籌劃熟了，半小時內，就把酒菜辦了回來。又是十分鐘，將一壺酒兩個碟子，由廚房裏送到外面屋子裏去。乃是一碟醬牛肉，一碟芹菜花生米拌五香豆腐干。菜要經開水泡，本來不能辦。但是在下江麵館裏買醬牛肉的時候，是借着人家煮麵的開水鍋浸着了回家來切的。陶伯笙是個瘦子，就喜歡吃點香脆鹹，這却合主人的意，她也可以節省湯文了。丈夫陪了客飲酒，算是有了時間許她作飯了，她二次在廚房裏生着火，給主客下麵。忙着的時候，雖然不免看看手指上，缺少了那枚金戒指。但覺得這次差事交代過去了，心裏倒也是坦然的呢。

## 一二 人血與豬血

這一餐飯，陶伯笙吃得很安適，尤其是那兩大酒，他喝得醉醺醺的，大有意思。飯後又是一壺醞

茶，手裏捧着那杯茶，笑嘻嘻的道：太太，酒喝得很好，茶也不壞，很是高興。記得我們家裏還有一些咖啡，熬一壺來喝，好不好？陶太太由廚房裏出來，正給陶先生這待客的桌子上，收拾着殘湯剩汁。同時心裏還計劃着，兩個下學回來的孩子，肚子餓呢，打算把剩下来的冷飯焦飯，將白菜鍋湯飯吃。現在陶先生喝着好茶，又要熬咖啡，廚房裏就只有灶木柴火。這必須另燃着一個爐子才行。因為先前淘茶，除在對面紙烟店借過一回開水，這又在前面雜貨店裏借過兩回開水，省掉了一爐子火。陶先生這個命令，她覺得太不明自家中的生活狀況。這感到難於接受，也不願接受。可是當了李步祥的面，又不願違拂了他的面子，便無精打彩的，用很輕微的聲音，答應了個好字。陶伯笙見她冷冷的，也就把臉色沉下來，向太太瞪了一眼。陶太太沒有敢多說話，立刻回到廚房裏去，生着了爐子裏的火熬咖啡。兩個小學生，也是餓得很。全站在土灶邊哭喪着臉，把頭垂了下來。大男孩子，兩手插在制服褲袋裏，在灶邊啼來啼去。小男孩子將右手一個食指伸出來，只在灶面上畫着圈圈。灰色的木鍋蓋，蓋在鍋口上。那鍋蓋縫裏微微的露出幾絲怨氣。陶太太坐在灶邊矮凳子上，板了臉道：不要在我面前這樣按捺蹭蹭，讓我看了，心裏煩得很。你們難道有週年半載沒有吃過飯嗎？大孩子撇了嘴道：你就是會欺侮我們小孩子，爸爸喝酒吃肉，又吃牛肉湯下麵，我們要吃半碗湯飯沒有，你還罵我們呢。你簡直欺善怕惡。陶太太聽了這話，倒忍不住嘆嚔一聲笑了，但她並不因小孩子的話，就中止了她欺善怕惡的行爲，她還是繼續的去熬那壺咖啡。她想到喝咖啡沒有糖是不行的，她就對大孩子施行賄賂，笑道：我給你錢去買個鹹鴨蛋，下飯吃，你去給我買二兩白糖來。說着，給了大孩子幾張鈔票，還在他肩上輕輕拍了兩下，作了鼓勵的表示。大孩子有錢買鹹鴨蛋，很高興的接着法幣去了。陶太太倒是很從容的把咖啡和湯飯作好，那大孩子倒也是搭準了這個時候回來的。左手拿着一枚壓扁了的鴨蛋，右手拿着一張報紙包的白糖，那紙包上粘了好些個沙泥，都破了幾個口子了，白糖由裏面擠了出來。孩子身上呢，却是左一塊右一塊，粘滿了黑泥。陶太太趕快接過他手上的東西，嘆了口氣道：你實



在是給你父母現眼。大概聽說有鹹鴨蛋吃，你就高興得發瘋了。準是摔了一跤吧？她一面說着，一面給小孩子收拾身上。不免就誤了時間。再趕着把咖啡用杯子裝好，白糯米碟子盛着，擺在木托盆裏送到外面屋子裏去，陶伯笙和李步祥都不見了。看看他們兩人的隨身法寶兩隻新舊皮包也都不知所去。她把咖啡放到桌上，人站着對桌子呆了很久，自言自語的道：這不是給人開玩笑。我是把金戒指押來的錢啦。這白糖不用，可以留着，這咖啡已經熬好了。却向那裏去收藏着呢。她這樣的想着，坐在那桌子邊發呆。也不知道有了多少時候，只見兩個孩子，湯汁糊在嘴上濕精精的走了進來。便問道：你們這是怎麼弄的，把飯已經吃過了嗎？男孩子道：人家早就餓了，你老不到廚房裏去，人家還不自己盛着吃嗎？給你還留了半鍋飯呢。陶太太只將手揮了兩下，說句你們去擦臉，她還是坐在桌子邊，將一隻手臂撐在桌子沿上，托住了自己的頭，約莫有半小時，却聽到兩個婦人的聲音說話進來。有人道：這時候，他不會在家，準去了。又有人道：既然來了，我們就進去看看罷。她聽出來了，說話的是胡羅兩位太太。她們逕直的走進屋子來了，看到桌上擺兩杯咖啡在桌上，一個人單獨的坐着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陶太太直等兩位客人都進了房，她才站了起來，因道：喲！二位怎麼這個時候雙雙的光臨？請坐請坐！羅太太笑道：坐是不用坐。我們來會陶先生來了。他倒是比我們先走了嗎？這倒有點奇怪。陶太太道：我們這日子，什麼事也不幹，就是好坐桌子，昨天晚上出去的，直到今天吃晚飯的時候他才回來。他和朋友回來，喝了四兩酒，又叫我熬咖啡他喝。等我在廚房裏把咖啡熬得了。送到外面屋子裏來的時候，他到那裏去了也不知道了。胡太太聽着，帶着微笑，向羅太太看看，羅太太也是帶了會心的微笑，向她回看了過去。陶太太望了她們道：我說的話有什麼好笑的嗎？胡太太笑道：老實告訴你，昨天晚上，我們就在一處賭的，因為老范贏的太多，大家不服氣，約了今晚上再戰一場。陶太太對這兩位太太都看了一眼。見她們雖然在臉上都抹了胭脂粉，可是那眼皮下，各有各的有兩道隱隱的香紋，那正熬了夜的象徵。但她還是不肯說破，含笑道：我們怎麼能夠和范先生去打比。他資

本雄厚，有牌無牌，他都拿大注子壓你，不服氣有什麼用。賭起來，不過是多送幾個錢給他。昨晚是在范先生家裏了。今天晚上，是在那裏呢？羅太太道：原來約了到朱公館去。打電話去問，四奶奶不在家。有些人要換地方，有些人主張去了再說。我們因為摸不着頭腦，所以來問一聲。偏偏陶先生已經先走了。老胡，我們就去罷。胡太太在她那白胖的臉上，帶着一點紅暈。她那杏核兒大眼睛，閃動着上下的睫毛。搖了兩搖頭道：若是到四奶奶家裏去賭，我不去。羅太太望了她道：那爲什麼？胡太太道：我上次到朱家去賭了一場，還是白天呢，回家去聽了許多閒話。羅太太道：外面說的閒話，那都是糟踏朱四奶奶的。你們胡先生還是記住上次和你辦交涉的那個岔子。他向你投降了，決不能干休，總得報復你一下。他說的話你也相信嗎？胡太太道：我當然不能相信。不過很多人對朱四奶奶的批評，都不怎樣好。羅太太將臉色沉了一下，而且把聲音放高了一個調子，她道：別人瞎說，我們就能瞎信嗎？我們和她也認識了兩三個月了，除了她殷勤招待朋友而外，並沒有見她有什麼鋪張。難道好結交朋友，這還有什麼不對嗎？別人瞎說八道，我們不能也跟着瞎說八道。去罷。她說着，就伸手挽了胡太太一隻手。胡太太倒並不怎麼拒絕，就隨着她走了。陶太太無精打彩的把她們送出店門口，這才明白，原來陶伯笙是到朱四奶奶家打唆哈去了。不管怎麼樣，那裏是高一級的賭博場面，這戲法就越變越大了。她心裏壓着一塊石頭似的，走回屋子去，把那兩杯咖啡澆了，把糖收起，又在桌子邊坐着。還是孩子們吵着要睡覺，她才去給他們鋪床。然後她想到了一件什麼事，沒有辦完，又到廚房裏去巡視一番，她嗅到鍋蓋縫裏透出來的一陣飯菜香味，這才讓她想起來了，自己還沒有吃飯，掀開鍋蓋來看時，那鍋湯飯煮得乾乾的，滲和在飯裏的小青菜，都變成黃葉子了。她站在灶邊，將碗盛着乾湯飯吃了，再喝些溫開水，就回房去。但她並沒有睡覺，在陶伯笙沒有回來的時候，她一定得守着孤單的電燈去候門。這個守門的工夫，就憑了補襪底補衣服來消磨。她補襪子補得自己有些頭昏眼花的時候，她想起了燒焦了的那幾碗飯，是盛起來放在瓦鉢子裏的。重慶這地方，耗子像螞蟻一樣的出

動，可別讓耗子吃了。趕快放下針線，跑到廚房裏去看時，那裝飯的鉢子，和上面蓋着的洋鐵盤子，全打落在地面。鉢子成了大小若干瓦片，除了地面上還有些零碎飯粒而外，人捨不得吃的飯，都給耗子吃了。那些零碎的飯粒，還要它幹什麼呢。嘆了口氣，自走回屋子去。這點飯喂了耗子，倒不算什麼。不過自己有個計劃，這些冷飯留着到明天早上，再煮一頓湯飯菜。照着現在這個情形，那就完全推翻了。陶伯笙今晚若是贏了錢回來，這可向他要一點錢，拿去買米。若是他輸了，根本就不必向他開口了。甚至他賭得高興了，今晚根本就不回來，連商量的人都沒有。乾脆，還是自己想法子罷。拿出衣袋裏壓金戒指的那些鈔票數了數，只剩下了五十多元，全數拿去買米，也沒有一市斗。此外還有油鹽菜蔬呢。而且猜的是對的，過了深夜一點鐘，陶伯笙還沒有回來。她自覺悶得很，就打開窗戶來，伸頭向外面看看。垂簾春季的夜半，霧氣瀰漫的時候較多。這晚上却是星斗滿天，在電燈所不能照的地方，那些星斗之光，照出了許多人家的屋脊。這吊樓斜對過也是吊樓，在二層樓的紙窗戶格裏，猛然電燈亮着，隨着窗戶也打了開來。在窗戶裏閃出半截女子的身體。陶太太就問道：潘小姐，這時候，你還沒有睡嗎？那位潘小姐索興伸出頭來，笑道：我還是剛剛回來呢。今天，我是夜班。這兩天醫院裏忙得很，有兩位看護小姐都忙病了。我明天八點鐘還得去接早班，回來搶着睡幾小時罷。現在爲生活奔走，真是不容易。陶太太也沒有睡？她歎了一口氣道：潘小姐，就是你所說的話，生活壓迫人啦。潘小姐道：唉！這年月，生活真過不下去。只要能換下錢來，什麼事都肯幹。我們醫院裏找人輸血，只說句話，多少人應徵？陶太太道：我特意等你回來問呢。我的血驗過了，可以合用嗎？我希望明天就換到錢。潘小姐道：喲，陶太太，你的身體不大好，你不要幹罷。陶太太道：我的身體不大好嗎？我三年來就沒有生過一次病。我的血不合用嗎？潘小姐笑道：合倒是合用的。不過你也不至於短錢用到那種程度。陶太太道：合用就好了，潘小姐，我不說笑話。你明天早上，什麼時候起來：我到你家裏來找你。我們雖然天天見面，隔了窗戶說話，你那裏知道我的苦處。唉！說着，她長

長的歎了口氣。在她這口氣歎過之後，又吁了一聲。潘小姐看她這樣子，的確是有些爲難，便道：「你若是一定要輸血的話，你明天早上再來找我罷。」陶太太連說好的好的，方才和潘小姐告別，關上了窗子。她在床上躺着，睜着眼睛，望了天花板，却只覺去想家裏要的米，和醫院裏要的血。她想得迷糊的睡了一覺。被兩個生學的孩子驚醒。立刻起床，披著衣服，就打開窗戶看看。正好那邊的窗戶也是洞開着，潘小姐就在窗戶邊洗臉架子邊洗臉。她一抬頭，兩手托着手巾舉了一舉，笑道：「陶太太，早哇！」陶太太道：「請你等一等，我就來。」說着，趕快到廚房裏取了一盆冷水來，匆匆的洗過一把臉。找了一件乾淨藍布大褂，就向潘小姐那邊屋子走去。潘小姐是母女兩個人，共住着一間出樓屋子的。她們都在臉上帶了一分驚奇的顏色望着她。她也明白這一點，進門就先笑道：「潘太太，潘小姐，你們一定覺得我要賣血，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吧？實對你說，我們家裏，今天沒有下鍋的米。我們那位先生，已是兩天兩夜不回家了，我不想點法子怎麼辦？潘太太道：「你們陶先生在外也交際廣大呀。難道會窘到這樣子？這五十年紀的老人家，還着件灰布短棉袍兒，瘦削着一張皺紋臉子，倒是把半白的頭髮，梳得清清楚楚的，手上挽了個盆子，正待出門去買菜呢。」陶太太道：「潘太太，你這不是去買菜嗎？我今天就不能去買菜。因爲什麼？口袋裏沒有錢。」潘小姐笑道：「陶太太，你是不明白醫院裏的情形。這輸血的事，並不像有米空出去賣，立刻可以換到錢。你登記和輸血的手續，雖是作過了，一定等病人要輸血的時候，才叫你去輸血。輸了血之後，那才可以領到錢。你今天等着米下鍋，那可來不及。」陶太太聽了這話，不免臉上掛着幾分失望。怔怔的望了她母女兩個。潘小姐道：「不過這也碰機會。碰巧了，立刻就有病人等着輸血，立刻就可以換到錢。昨天晚上，我聽到醫生說，有兩個病人，情形相當嚴重。也許今天上午就要輸血。若是你的血，正合適兩個人用，今天就行，你不妨和我一路去試試。我這馬上就走了，你隨我去試試罷。」陶太太聽了這話，又提起了幾分興趣，就隨在潘小姐身後，回到那醫院裏去。這時病人正紛紛的掛號就診。潘小姐先讓她在候診室裏等着，先到院長那裏去報告。

，過了一會，她笑着出來道：你來的機會太好了。我說的那兩個病人，果然都要輸血。現在正要通知輸血的人到醫院裏來。你的血檢驗的結果，對病人都合適。今天上午就輸五十CC。說着，潘小姐就帶她進去見院長和主任醫生。經過了三十分鐘，她把一切手續辦完了。最後的一個階段，是一位女看護，將一根細針，插到手膀的血管裏去。針的那頭，是小橡皮管子接着，通到小瓶似的玻璃管裏去。那玻璃管裏有了大半瓶血，這是白僥讓醫生再拿去看看的。這事完了，潘小姐又讓她在護士休息室裏候着。過了一小時，潘小姐拿了一張油印的紙單子遞到她手上，笑道：這事情成了。真算你來得巧。你在這志願書上簽個字罷。陶太太道：早登記過了，我還要簽個字嗎？難道……潘小姐笑道：這手續。她看那字條上印好的字，是說今願輸血救濟病人，如有意外，與院方無涉。立字為據。便淡笑道：你們醫院也太慎重了。我既然要賣血，還說人不成。簽字就簽字罷。潘小姐還是笑着交代了一句手續，就引她到桌子邊，交枝筆請她在字條上簽個字，然後引她到診病室裏去。穿白衣服的醫生，含笑向她點了個頭，在眼鏡裏面的眼，很快的偵察了一下。她看那醫生桌上長針橡皮管玻璃管一切都已預備好。她料着那個玻璃管就是盛自己的血的，看那容量，總有一小茶杯。但到了這時，她也不管，將右手的衣袖捲起，把頭偏到一邊去。醫生和女護士走近她的身邊，她全不顧她只覺得手膀經人扶着，擦過了酒精，插進去了銀針。她發發的閉上了眼睛。她也不知道是經過幾多分鐘。又覺得手臂上讓人在揉擦着，那個插血管的銀針也拔走了，便問道：完了嗎？在身邊的女護士道：完了。不要緊的。她這才回過頭來，向女護士點了個頭。同時，這女護士似乎表示了無限的同情，在沉重的臉色上，也和她點了幾下頭。而她手上拿着的玻璃管子，可裝滿了鮮紅的液體。醫生將桌上的白紙用自來水筆，很快的寫了兩行藍色字，乃是憑條付給輸血費五萬元。他將這張字條交到陶太太手上並給了一個慈祥的笑容，點頭道：你到出納股去取款罷。陶太太情不自禁的，抖顫了聲音，說着謝謝。接過字條，由潘小姐引着，取得了五萬元法幣。在民國三十四年的春季，五百元的票額，還不失為大鈔，五萬元鈔

票正好是一百張。這醫院裏出納員，似乎對賣血的人，也表示幾分同情，他們就拿了一疊不會拆開號碼的新票子交給她，這票子印得是深藍色的，整齊劃一，細束得緊緊的一紮，看起來美麗，拿在手上，也很結實。陶太太把這疊鈔票，掏到衣袋裏去，趕快的就走出醫院。抬頭看看天上太陽，在薄霧裏透出來，却是黃黃的。他揣摸著這個時候，應該是十一點多鐘，兩個上學的孩子，還有些時候回家，這就不忙著回去，先到米市上去買了兩斗米，雇了人力車子，先把這米送回去。看看家裏沒人，再提着菜籃子出門，除了買了大籃子的菜蔬，並且買了斤半豬肉，十幾塊豬血。又想到小孩子昨晚上了爲了吃一個鹹鴨蛋，而高興的摔了跤，又買了幾個鹹鴨蛋帶回去。這樣的花費，她覺得今天用錢是十分痛快，把衣袋裏的鈔票點點數目。那賣血的錢，還剩有五分之二。她心裏自己安慰著自己說，雖然抽出去了那一瓶子血，可是買回來這樣多的東西，那是太好了。可惜是人身上的血，太有限了，賣過了今天這回，明天不能再賣。她躊躇著這回的收入，又滿意着這回的收入，可說是躊躇滿志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先是兩個學生回家了，隨後是陶伯笙回來了，他照樣的還是夾了那個舊皮包回家，並沒有損失掉。不過他臉上的肌肉，一看就覺得少掉了一層。尤其是那些打皺的皮膚，一層接觸了一層，把那張不帶血色的臉子，更顯得蒼老。他口角上啣了一枝紙煙，一溜歪斜的走進屋子來。陶太太看到，隨著身後問道：還喝咖啡不喝，我還給你留著呢。陶伯笙聳動着臉上的皺紋，露了幾粒微帶黃的牙齒，苦笑著道：說什麼俏皮話，麻也好，輪也好，我並沒有帶什麼南莊的田北莊的地到重慶來賭。我反正是把這條光桿兒身子去滾。滾贏了，樓上樓，滾輸了，狗舔油。說着，他將皮包帽子一齊向小床舖上一丟，然後身子也橫在舖上。將兩隻皮鞋拾起來，放在方凳子上，抬起兩手倒伸了個懶腰，連連打了兩個呵欠。笑道：我想喝點好茶，打盆熱水來，我洗把臉。陶太太對她臉上看看，笑着點了兩點頭。自轉身向廚房裏去了。陶伯笙躺着了兩三分鐘，想著不是味兒，他也就跟到廚房裏來。當他走到廚房裏的時候，首先看到高條板上，青菜豆腐菜蘿蔔，全都擺滿了，尤其是醬釘上，掛了一刀肥瘦五花肉，這

是家裏平常少有的事。還有個大瓦盆子，裝了許多湯血，太太正把臉盆放在土灶上，將大瓢子向臉盆裏加着水。灶口裏的火，生得十分的旺盛，鍋裏的水，煮得熱氣騰騰的。這個廚房是租往日不同了，笑嘻嘻道：今天不錯，廚房裏搞得很好罷。陶太太道：你不管這個家，我也可以不管嗎？洗臉罷。說着端了臉盆向臥室裏走。陶伯笙對廚房裏東西都看了一眼，回到臥室裏去的時候，見屋角上的小米缸，米裝得滿滿的，木蓋子都蓋不着缸口。便道：喲！買了這些個米？家裏還有錢嗎？陶太太將洗臉盆放在桌上，將肥皂盆，漱口盂，陸續的陳列着。並把手巾放在臉盆口覆着。然後環抱了兩手，向後退着兩步，望了丈夫道：錢還有，可是數目太小，不夠你一牌喫的。陶伯笙走到桌子邊洗臉，一面問道：我是說箱子裏的錢，我都拿走了。家裏還有錢辦伙食嗎？陶太太笑道：箱子裏沒有錢，我身上還有錢呢。你可以在外面混到飯吃。我和兩個孩子可沒有混飯吃的地方。陶伯笙笑道：這可是個秘密，原來你身上有錢，下次找不着賭本的時候，可要到你身上打主意。陶太太撇了嘴笑，點點頭。陶伯笙兩手托了熱面巾，在臉上來回的擦着笑道：你這樣都辦得好，就是那盆豬血辦的不大好。陶太太道：你把熱手巾洗過臉，你也該清醒清醒。還說我豬血辦得不好呢。說着，她眼圈兒一紅兩行眼淚急流了下來。

### 一三 回家後的苦悶

陶伯笙問太太的這句話，覺得是很平常，太太竟因這句話哭了起來，倒是出於意外的。因道：豬血這東西，我看是不大乾淨，吃到嘴裏，也沒有什麼滋味，我說句不好，也沒有多大關係，你怎麼就傷心起來了？陶太太在衣袋裏掏出一方舊手絹，揉擦着眼睛，淡淡的道：我也不會吃飽了飯，把傷心來消遣。我流淚當然有我的原因，現在說也無益，將來你自然會明白。陶伯笙笑道：我有什麼不明白的。無非是你積蓄下來的幾個錢，爲家用墊着化了。這有什麼了不起，明後天我給你邀一場頭，給你打個十萬八萬的頭錢，這問題就解決了。陶太太道：說來說去，你還是在賭上打主意，你腦筋裏，除

了賭以外，就想不到別的事情嗎？陶伯笙望了她道：「咳！怎麼回事，你今天有心和我整扭嗎？你可不要學隔壁魏太太的樣子。她和丈夫爭吵的結果，丈夫坐了牢，她自己把家丟了，躲到鄉下去。你看這有什麼好處？陶太太道：「我和魏太太學？你姓陶的一天也負擔不起。人家金鑄子鑽石戒指，什麼東西都有。我只有那一枚金戒指，昨天晚上，就押出去給你打酒喝了。你一天到晚夾了隻破皮包，滿街亂跑。你跑出了什麼名堂來？你還不如李步祥，人家雖是作小生意買賣出身的，終年苦幹，多少總還賺幾個錢。你有什麼表現？你說吧。陶伯笙道：「我有什麼表現？在重慶住了這多年，我並沒有在家裏帶一個錢來，這就是我的表現。陶太太笑了一聲道：「你在重慶住了這多年沒有在家裏帶錢來，那是不錯。可是馬上勝利到來，大家回家，恐怕你連纏纏錢都拿不出來。你在重慶多年有什麼用？你就是在重慶一百年，也不過在這重慶市上多了一個賭痞。陶伯笙把臉一沉道：「你罵得好厲害。好，你從今以後，不要找我這賭痞。說着，一扭身走到外面屋子裏去，提了他那個隨身法囊舊皮包。就出門去了。陶太太在氣頭上，對於丈夫的決絕表示，也不怎樣放在心上。可是他自這日出去以後，就有三天不曾回來。陶太太賣血的幾個錢，還可以維持家用。雖然陶伯笙三天沒有回家，她還不至於十分焦急。這日下午，她正悶坐在外面屋子裏縫針線，一面想着心事，要怎樣去開闢生財之道，而不必去倚靠丈夫。忽然外面有個男子聲音問着，陶先生在家嗎？她伸頭向外看時，是鄰居魏端本。他是新理的髮，臉上刮得光光的。頭上的分髮也梳得清清楚楚。只是身上穿的灰布中山服體得不像樣子，而且遍身是繡紋，這就立刻放下針線迎到門外笑道：「魏先生回來了，恭喜恭喜。他的臉子，已經瘦得尖削了，嘴唇已包不着牙齒。慘笑了道：「我算作了一回黃金夢，現在醒了，話長，慢慢的說罷，我現在已經取保出來了，以後隨傳隨到，大概可以無事，我太太帶着兩個孩子到那裏去了？陶太太道：「她前幾天，突然告訴我，要到南岸去住幾天，目的是爲魏先生想法子，到南岸什麼地方去了，我不知道，她把鑰匙放在我這裏，小孩子都很好，你放心。魏端本道：「我家楊嫂，也跟着她去了？陶太太進裏面屋子去取出鑰匙



交給了他，向他笑道：「楊嫂跟着她去是對的，不然，你那兩個孩子，什麼人帶着呢。你回去先休息休息吧，慢慢再想別的事。我想，我們都得改換一下環境，才有出頭之日。老是這樣的混，總想檢一次便宜生意作，發一筆大財，這好像叫化子要在大街上檢大皮包，那有什麼希望？魏端本走回家去，看到房門鎖着，本來也就滿心疑惑，現在聽了她的話，更增加了自己的疑團。但是急於要看着自己家裏變成了什麼樣子，也不去追問了，說了聲回頭兒，趕快的走回家去。打開鎖來，先讓他吃了一驚，除了滿屋子裏東西拋擲得滿床滿桌滿地而外，窗子是洞開的，灰塵在各項木器上，都鋪得有幾分厚，正像初冬的江南原野，草皮上蓋了一層霜。床上只剩了一床墊的破棉絮，破鞋好幾雙，和一隻破網籃，都放在棉絮上。桌上放着一隻鐵鍋，蓋住了些碗蓋，一把筷子，塞在鍋耳子裏，油鹽罐子和醬醋瓶子，代替了化妝品放在五層桌上，地面上除了碎報紙，還有幾件小孩的破衣服。他站着怔了一怔。心想太太這決不是從容出門，必定是什麼急事，慌慌張張就走了，想當年在江蘇老家，敵人殺來了，慌忙逃難，也不過是這種情景，這位夫人，好生事端，莫不是惹了什麼是非了。他在屋子中間呆站了一會，絲毫沒有主意，後又開了外邊屋子的門，這屋子的窗子是關的，裏面的東西，也都是平常的佈置。他到廚房裏去，找到了掃帚擲子，把外面屋子收拾了一番，且坐着休息五分鐘。但就是這五分鐘，只覺得自己心裏，是非常的空虛，出了看守所，滿望回得家來，可以得着太太一番安慰，至少看到自己兩個孩子，骨肉團聚之後，也可以精神振奮一下。然而……，他這個轉念還沒有想出來，桌子下面瑟瑟作聲。低頭看時，兩隻像小貓似的耗子，由床底下溜出來。後面一隻，跟着前面這隻的尾巴，繞了桌子四條腿，忽來忽去，蹦蹦不歇。重慶這個地方，雖然是白天耗子就出現的，可是那指着人跡稀少的地方而言，像外邊這間屋子，乃是平常吃飯寫字會客的地方，向來是不斷人跡的。這時有了耗子，可見已變了個環境。他立刻哀從中來，只覺一陣酸氣，直透眼角，淚珠就要跟着流出來。他又想着，關在看守所裏，受着那樣大的委屈，自己也不肯哭。現在恢復了自由，回到了家裏，還哭些什麼？

於是突然的站起，帶着掃帚擲子，又到裏面去收拾着。兩間屋子都收拾乾淨了。向冷酒店的廚房裏，舀了一盆涼水擦抹着手臉。看看電燈來火，口也渴了，肚子也餓了，這個寂寞的家庭，實在忍耐不下去。鎖了門出去，買了幾個熱燒餅，帶到小茶館裏，打算解決一切。重慶的茶館，大的可以放百十個座頭，小的却只有兩三張桌子，甚至兩三張桌子也沒有，只是在屋簷下擺下幾把支腳交叉的布面睡椅，夾兩個矮茶几而已。作風到都是一樣，蓋碗泡茶約分四種，沱茶、香片、菊花、玻璃。玻璃者，白開水也。菊花是土產，有銅子兒大一朵，香片是粗茶葉片和棍子，也許有一兩根茉莉花蒂，倒是沱茶是川西和雲南的真貨，沖到第二三次開水的時候，飄得帶着橄欖味。此外是任何東西不賣，這和抗戰時期的公務人員生活，最是配合得來。在三十四年春天，還只賣到十元錢一碗。魏端本打着個人的算盤，就是這樣以上茶館爲宜。但電燈一來火，茶館裏就客滿，可能一張灰黑色的方桌子，圍着五六位茶客。而又可能是三組互不相識的。他走進一昇中等的茶館，二三十張桌子的店堂全是人影子，在不明亮的電燈光下擁擠着。他在人叢中站着，四週觀望了一下，只有靠柱子，跨了板凳，擠着坐下去。雖然這桌子三方，已經是坐了四個喝茶的人，但他們對於這新加入的同志，並不感到驚異，他們舊各對了一碗茶談話。魏端本趁着茶房來滲開水之便，要了一碗沱茶。先就着熱茶，一口氣把幾塊到餅吃了，這纔輪到茶碗滲第三次開水的時候，慢慢地來欣賞沱茶的苦味。他對面坐了一位四十上也要同志，也是一套灰色中山服。不過料子好些，乃是西康出的粗哩噠。他小口袋上夾一枝帶套子的鉛筆，還有一個溥溥的日記本。頭髮卸了頂，由額頭到腦門子上，光滑如鏡。他圓臉上紅紅的，隱藏了兩片落腮鬍子的鬍子，他也是單獨一個人，和另外三個茶客並不交言。他大口袋裏還收着兩分折疊了的晚報。而他面前那碗茶，掀開了蓋子並不怎樣的黃，似乎他在這裏已消磨了很久的時間了。魏先生料着他也是一位公務員，但何以也是一人上茶館，却不可解，難道也有一樣的境遇嗎？心裏如此想着，不免就多看了那人幾眼。那人因他相望，索興笑着點了個頭道：「一個人上茶館，無聊得很啊。魏端

本道：可不是。然而我是借了這碗沱茶，進我的晚餐，倒是省錢。重慶薪水階級論千餘萬，而各種薪水階級的生活，倒五花八門，無奇不有，大概我們是最進化的一種。那人因他說到我們兩字，有同情之意，就微微一笑。魏端本感到無聊，在衣袋裏掏換一陣，並無所獲，就站起來，四面望着。那人笑問道：你先生要買紙烟嗎？買紙烟的幾個小販子今天和茶館老板起了衝突，今天他們不來賣烟了，我這裏有幾枝不好的烟，你先嘗一枝怎麼樣？說着，他已自衣服口袋裏，掏出一隻壓扁了的紙烟盒子。魏端本坐下來，搖着手連說謝謝。那人倒不受他的謝謝，已經把一枝烟遞了過來，向他笑道：不必客氣，茶烟不分家。我這烟是起碼牌子黃河。俗言道得好，人不到黃河心不死。吸紙煙的人到了降參監黃河牌的時候，那就不能再降等了，再降等就只有戒煙了。魏端本覺得這個人很有點風趣，接過他瓶煙枝，就請問他的姓名。他在口袋裏拿出一疊二指寬的薄紙條，撕下一張送過來。這是抗戰期間的心約名片。魏端本接了這名片，就覺得這人還有相當交際的。因為交際不廣的人，根本就沒名片省了。看那上面印着余進取三個字，下注了「以字行」。上款的官銜，正是一個小機關的交際課的課長。這就笑道：我一看余課長就是同志，果然不錯。我沒有名片，借你的鉛筆，我寫一寫名字罷。余進取口袋裏鉛筆取出來，交給了他，他不曾考慮，就在那節約名片上，把真名姓寫下來，遞了過去。余進取看到，不由得哦了一聲，魏端本道：余課長，你知道嗎？他沉吟着道：我在報上看到過的。也許是名姓相同吧？魏端本這就省悟過來了，自己鬧的這場黃金官司，報上必然是大登特登，今天剛出法院，還不知道社會上對自己的空氣，現在人家看到自己的名字，就驚訝起來，想必這個貪污的名聲，已經傳佈得很普遍了。便向余進取點了兩點頭道：一點不錯，報上登的就是我。你先生看我這一身襤褸，可夠得上那一分罪名？至少我個人是個黑天冤枉。余進取點點頭道：你老兄很坦白，這年月，是非也容不易辨白，這是茶館裏，不必談了。他說着話時，向同桌的人看了看。另外三個人，雖然是買賣人的樣子，自然，他也就感到不談為妙。吸着煙，談了些閑話，那三位茶客先走了，魏端本終於忍不住

胸中的塊壘，便笑道：余先生，你真是忠厚長者。其實，就把我的姓名，再在報上宣揚着，我也不含糊，我根本是個無足輕重芝麻小的公務員，誰知道我？以後我也改行了。擺個紙煙攤子，比拿薪水過日子也強。話又說回來，薪水這東西，以前不叫着養廉銀子嗎？薪水養不了廉，教人家從何廉起？無論作什麼事的，第一要義，總得把肚子吃饱，作事吃不飽肚子，他怎麼不走出軌外去想法子呢？余進取隔了桌面，將頭伸出過來，低聲笑道：國家發行黃金儲蓄券，又拋售黃金，分明給個甜指頭人家咬，好讓人家去踴躍辦理，而法幣因此回籠。這既是國家一個經濟政策，公務員也好，老百姓也好，只要他不違背這個政策，買金子又不少給一元錢，爲什麼公務員一存黃金就算犯法呢？還有些人作黃金儲蓄，好像是什麼不道德的事一樣，不顧人知道，這根本不通，國家辦的事，你跟着後面擁護，那有什麼錯？難道國家還故意讓人民作錯事嗎？魏端本聽了將手連連的在桌子沿上拍了兩下道：痛快之至！可是像這種人就不敢說這話了。余進取在袋裏取出那兩份折疊着的晚報來問道：你今天看過晚報嗎？魏端本道：我今天下午三點鐘，才恢復了這條自己身子，還沒有恢復平常生活，也沒有看報。余進取將報塞到他手上，指了指報道：晚報上登着，黃金官價又提高，不是五萬就是六萬，由兩萬漲到三萬五，才有幾天，現在又要漲價了，老百姓得了這個消息，馬上買了金子，轉眼就可以由一萬五賺到兩萬五，而且是名正言順的賺錢，他爲什麼不辦？公務員若是有個三五萬富餘的錢在手上，當然也要辦。你不見當老鄉子的，她們都把幾月的工錢湊合着買一兩二兩的。魏端本點點頭道：余先生這話，當然是開門見山的實情。可是要面子打官腔的人，他就不肯這樣說，若有人肯這樣想，我也不吃這場官司了。余進取又安慰了他幾句，兩個人倒說得很投機，坐了一個多鐘頭的茶桌方才分手。魏端本無事可幹，且回家去休息。雖然家裏是冷清清的。可是家裏還剩下一床舊棉絮，一床薄褥子，藤綉子床柔軟無比，回想到看守所裏睡硬板，那是天遠地隔。就很舒適說睡到天亮。他還沒有起來，房門就推了開來，有人失聲道：呀！那個闖了鎖？他聽到楊嫂的聲音，一翻身由床上坐起來，問道：太太回

來了嗎？楊嫂看到主人坐在床上，她沒有進入，將房門又掩上了。魏端本陽了門道：這個家，弄成了什麼樣子。我死了，你們不知道，我回來了。你們也不知道，你們對我未免太不關心了。他說是這樣說的，門外却是寂然。心裏想着，難道又是什麼事得罪了太太，太太又鬧整扭了。於是靜坐在床上，看太太什麼表示。直等過了十來分鐘，外面一點動作沒有。下床打開房門來看，天氣還早，連冷酒店裏也是靜悄悄的。裏外叫了幾聲楊嫂，也沒有人答應。倒是冷酒店裏伙計掃着地，答道：我一下鋪門，楊嫂一個子就回來了，捨子沒說，慌裏慌張又走了。魏端本道：她沒有提到我太太？伙計道：她沒有和我說話，我不曉得。魏端本追到大門口兩頭望望，這還是宿霧初收，太陽沒出的早市，街上很少來往行人。一目了然，看不到楊嫂，也看不到家中人，這樣看起來，楊嫂原是不知主人回了家，才回來的，看到了主人，她却嚇跑了，那麼，自己太太，是個什麼態度呢？洗過了手臉，向隔壁陶太太家去打聽，正好她不在家，只有兩個孩子收拾書包，正打算上學去。因問他媽媽呢？小孩子說：爸爸好幾天沒有回來，媽媽找爸爸去了。魏端本驚着這事頗有點巧合。一個不見了太太，一個不見了先生，那也不必多問了，身體是恢復了自由，手上却沒有了錢用，事是由司長那裏起，現在想到機關裏去恢復職務，那是不可能，但司長總要想點法子來幫助。於是就還奔司長公館裏去。他還記得司長招待的那間客室，爲了不讓司長拒絕接見，逕直上樓，就扣那客室之門，心裏已通盤籌劃了一肚子的話，於今是一品老百姓，不怕什麼上司不上司，爲了司長想發黃金財，職業是丟了，名譽是損壞了，而太太孩子也不見了，司長若不想點辦法，那只有以性命相拚。他覺得這個撒賴的手段，是可以找出一點出路的，然而，不用他扣那客室之門，根本是閉的，裏面空洞洞的，就刺了張桌子歪擺着，就是上次招待吃飯的那個年輕女傭人，蓬着頭穿了件舊布大褂，週身的灰塵。她手提了隻網籃，滿滿的裝着破舊的東西，要向外走。她自認得魏端本，先道：你來找司長來了？條了（逃了）坐飛機上雲南了。他怔了一怔道：真的？她道：開個不真？你看嗎，這個家都空了。魏端本點點頭道：好，還是司長有

辦法，昨天下午，劉科長來了嗎？她還沒有答應去有人接言道：我今天才來，你來的比我還早。說着話進來的，正是那劉科長。魏端本歎了口氣道：好！他走了，剩下我們一對倒壺蛋。劉科長走進屋子各處看看，回轉身來和魏端本握手，連連的搖撼了幾下，慘笑着道：老弟台，不用埋怨，上當就這麼一回，我們不是爲了想發點黃金財弄得坐牢嗎？作黃金並不犯法，只是爲了我們這點老爺身分才犯法，現在我們都是老百姓，把褲子脫下來賣了，我也得作黃金，不久黃金就要提高到五萬以上，打鐵趁熱，要動手就是現在。說時，他不握手，又連連的拍了魏端本肩膀。他好像有了什麼大覺悟一樣，交代完了，立刻就轉身出去。魏端本始終不會回答他一句，只是看看那個女傭人在裏裏外外，收拾着司長帶不上飛機的東西，他心想，人與人之間，無所謂道義，有利就可以合作，司長走了，這位女傭人，還獨自留守在這裏，他爲的是什麼？爲的就是那些破碎的東西了。那末，反想到自己的太太，連自己的家也不要，那不就是爲了家裏連破爛東西都沒有嗎？劉科長說的對，還是弄錢要緊，脫了襪子去賣，也得作黃金生意。他有了這個意思發生，重重的頓了一下腳，復走回家去。當然，這個家裏沒有人，究比那有個不管家的太太還要差些，不但什麼事都是自己動手，這張嘴也失去了作用，連說話的機會也沒有。無可奈何，還是出門去拜會朋友。順便也就打聽打聽太太和孩子的消息，但事情是很奇怪，沒有任何朋友知道田佩芝消息的，這些情形，給予了他幾分啓示，太太是拋棄着他走了。夫妻之間，每個月都要鬧幾回口頭離婚，田佩芝走了，也不足爲怪，只是那兩個孩子，却教他有些捨不得。他跑了一天，很失望的走回家去。他發現了早上出門，走得太匆促，房門並不會倒鎖，這時到家，房門是開了。他心裏想着，難道床上那床破棉絮和那條舊褲子還有人要？他搶步走進屋子去看，東西並不會失落一樣，床面前地板上，有件破棉襖，有條黃毛野狗睡在上面，屋子裏還添了一樣東西。那野狗見這屋子的主人來了，夾着尾巴，由桌子底下竄到門外去了。他淡笑了一笑，自言自語的道：這叫時衰鬼弄人。坐在床沿上，靠了床欄干，翻着眼向屋子四週看看，屋子裏經自己收拾過了，屋子中

間的方桌子是光光的，靠牆那張五屨桌，也是光光的，床頭邊大小兩口箱子都沒有了，留下攔箱子的兩個無面的方凳架子。屋子裏是比有小孩有太太乾淨得多了，可是沒有了桌上的茶杯飯碗，沒有了五屨桌上大瓶小盒那些化粧品，以及那面破架鏡子，這屋子裏越是簡單整潔，他越覺得有一種寂寞而又空虛的氣氛。同時，牆角下有兩個白木小凳子，那是兩個孩子坐着玩的，他想到了兩個孩子，好像兩個小影子，在那裏輓動。他心房連跳了幾下，坐不下去了，趕快掩上房門倒扣了，又跑上街來。他看到街兩邊的人行道上，來往的碰着走，他看到每一輛過去的公共汽車，擠得車門合不攏來，他覺得這一百二十萬人口的大重慶，是人人都在忙着，可是自己却一點不忙，而且感到這條閒身子，簡直沒有地方去安頓，於是看看街上的動亂，他有點茫然。不知不覺的，隨了兩位在面前經過的人走去。走了二三十家店面，他忽然省悟過來，我失業了，我沒有事，向那裏去？把可以看的朋友，今天也都拜訪完了，晚晌也不好意思去拜訪第二次。他想來想去走着，最後想着，還是去坐茶館罷。立刻就向茶館走。這晚來得早一點，茶館裏的座位，比較稀鬆。其中有一位客人佔着一張桌子的。和人併座喝茶，這是最理想的地方，他就逕走攏，跨了凳子坐下，原來坐着喝茶的人，正低了頭在看晚報。這時被新來的人驚動着抬起頭來，正是昨日新認識的余進取先生。他呀了一聲，站將起來，笑着連連的點頭道：歡迎歡迎！魏先生又是一個人來喝茶？今天沒有帶燒餅來？魏端本笑道：我們也許是同志吧？我吃過了晚飯，所以沒有帶燒餅，可是余先生沒有例外，今天還帶着晚報。他笑道：你看我只是一位起碼的公務員不是？但是我對於國家大事，倒是時刻不能忘懷。我也希望能夠發財，有個安適的家，可以坐在自己的書桌上，開電燈看晚報，但也許那是戰後的事了。他說畢，微微的歎了一聲，兩手捧起晚報來，向下看着。魏端本聽他這話音，好像他也是沒有家的，本來想跟着問他的，他已是低頭看報，也就自行捧了盞碗喝茶。那余先生看着報，突然將手在桌沿上重重拍了一下道：我早就猜着是這個結果。黑市和官價相差得太多了，政府決不能永遠便宜儲蓄黃金的老百姓，到了一定的時期，官價一

定要提高。據我的推測，三個月後，黃金的官價一定要超過十萬。這個日子，有錢買進黃金，還不失爲一個發財的機會。他先是看了報紙，後來就對了魏端本說，正是希望得一謬贊許之詞。可是魏端本心裏，就整扭着想，怎麼處處都遇見談黃金生意的人呢？

#### 一四 有家不歸

魏端本迷了一陣子黃金，絲毫好處沒有得着，倒坐了二十多天的看守所。他對於黃金生意，雖然不能完全拋開，但他也有了點疑心，覺得這注人人所看得到的財，不是人人所能得到的，可是他的朋友，卻不斷的給他一種鼓勵。第一是陶伯笙太太，她說要另想辦法。第二是劉科長，他說以後不受什麼拘束，脫了褲子去賣，也要作黃金生意。第三就是這位坐茶館的余進取先生了。他不用人家提，自言自語的要作黃金生意。這是第二次會面，就兩次聽到他發表黃金官價要提高。魏先生心裏自想着，全重慶人無論男女老少，都發生了黃金病。若說這事情是不可靠的，難道這些榨黃金的人都是傻子？他心裏立刻發生了許多問題，所以沒有答復余進取的問話。然而余先生提起了黃金，却不願中止話鋒，他望了魏端本笑道：魏先生，你覺得我的話怎麼樣？有放慮的價值嗎？魏端本被他直接的問着，這就不好意思不答復。因道：只要是不犯法的事，我們什麼都可以做。余進取笑着搖搖頭道：這話還是很費解釋的。犯法不犯法，那都是主觀的。有些事情，我們認爲不犯法，偏偏是犯法的。我們認爲應當犯法，而實際上是絕對無罪。再說，這個年月，誰要奉公守法，誰就倒毒。我們不必向大處遠處說，就說在公共汽車上買車票罷。奉公守法的人最是吃虧。不守法的人，可以買得到票，上了車，可以找着坐位。那守法的人，十回總有五回坐不上車吧？我是三天兩天，就跑歌樂山的人，我原來是排班按次序買票，常常被擠掉。後來和車站上的人混熟了，偶然還送點小禮，彼此有交情了。根本不必排班，就可以買到票。有了票，當然可以先上車，也就每次有座位，這樣五六十公里的長途，在人堆裏



擠在車上站着，你想那是什麼滋味？那還是守法者的報酬。魏端本坐在茶館裏，不願和他談法律，也不願和他談黃金。因他提到歌樂山，便道：那裏是個大建設區了。現在街市像個樣子了吧？余進取道：街市倒談不上，百十來家矮屋子在公路兩邊夾立着，無非是些小茶館小吃食館。有錢的人，到處蓋着別墅，可並不在街上。上等別墅不但是建築好，由公路上引了支路，汽車可以坐到家裏去。你想國難和那些超等華人有什麼關係？魏端本道：但不知這些關人在鄉下作些什麼娛樂。他們能夠遊山玩水，甘守寂寞嗎？余進取道：那有什麼關係？他們有的是交通工具的便利，什麼時候高興，什麼時候進城，就誤不了他們的興緻。若是不進城，鄉下也有娛樂，尤其是賭錢，比城裏自在得多，既不怕憲警干涉，而且環境清幽，可以聚精會神的賭。天晴還罷了，若是陰雨天，幾乎家家有賭。魏端本笑道：到了夏季，重慶難得有晴天。余進取笑道：那還用說嗎？就是難得有一家不賭。這倒也不必管人家，世界就是一個大賭場，不過賭的手法不同而已。你以為希特勒不是賭？魏端本坐的對面，就是一根直柱。直柱上貼了張紅紙條，楷書四個大字，「莫談國事」。他對那紙條看了看，又覺得要把話扯開來，歎口氣道：談到賭，我是傷心之極。余進取笑道：你老哥在賭上翻過大筋斗的？他搖搖頭道：我不但不賭，而且任何一門賭，我全不會。我的傷心，是爲了別人賭。也不必詳細說了。說畢，昂着頭長長的歎了口氣。余進取聽了這話，就料定他太太是一位賭迷，這事可不便追着問人家。於是在身上掏出那黃河牌的紙烟，向魏端本敬着。他笑道：我又吸你的烟。余進取笑道：我還是那句話，茶烟不分家，來一枝，來一枝。說時，他搖撼着紙烟盒子，將烟枝搖了出來。同時，另一隻手在制服衣袋裏掏出火柴盒子，向桌子對面扔了來。笑道：來罷，我們雖是只同坐過兩次茶館，據我看來，可以算得是同志了。魏端本看他雖一樣的好財，倒還不失爲個爽直人，這就含笑點着頭，把那紙烟接過來吸了。兩人對坐着吸煙，約莫有四五分鐘都沒有說話。余進取偷眼看了看他的臉色，只他兩道眉頭子，還不免緊蹙到一處，這就向他帶了笑問道：魏先生府上離着這裏不遠吧？魏端本噴着煙歎了口氣道：有

家等於無家吧？太太帶着孩子回娘家去了。家裏的事，全歸我一人作。我不回家，也就不必舉火，省了多少事，所以我專門在外面打遊擊。余進取拍了桌沿，作個贊成的樣子，笑道：這就很好哇。我也是太太在家鄉沒來，減輕了罪過不少。別個公教人員單身在重慶，多半是不甘寂寞，可是我就不怎麼樣，如其不然，我能夠今天在重慶，明天在歌樂山嗎？魏先生那天有工夫，也到歌樂山去玩玩？我可以小小的招待。魏端本淡淡的一笑道：你看我是個有心情遊山玩水的人嗎？但是，我並沒有工作，我現在是個失了業，又失了靈魂的人。余進取越聽他的話，越覺得他是有不可告人之隱，雖不便問，倒表示着無限的同情，想了一想道：老兄若是因暫時失業而感到無聊，我倒可以幫個小忙，我們那機關，現在要找幾個雇員抄寫大批文件。除了供膳宿而外，還給點小費。這項工作，雖不能救你的窮，可是我找點事情作，也可以和你解解悶。魏端本道：工作地點在歌樂山吧？城裏實在讓我住得煩膩了，下鄉去休息兩個月也好。這幾天我還有點事情要作。等我把這事情作完了，我就來和余先生商量。余進取昂頭想了一想，點了下巴頰道：我若在城裏，每日晚上，準在這茶館子裏喝茶，你到這裏來找我罷。魏端本聽了這話，心裏比較是得着安慰，倒是很高興的喝完了這回茶。當天晚上他回到家裏，獨自在臥室裏想了兩小時，也就有了個決心。次日一早起來，把所有的零錢都揣在身上，這就過江向南岸走去。南岸第一個大疏建區是黃角棧，連三年不見面的親友都算在內，大概有十來家，他並不問路之遠近，每家都去拜會了一下。他原來是有許多話要問人家，可是他見到人之後，却問不出來，只是說些許久不見，近來生活越高的閒話。可是他的話雖說不出來，在人家不談他的太太，或者不反問他的太太好嗎，這就知道他太太並沒有到這裏來，那也就不必去打聽，以免反而露出了馬脚。這樣經過了一日的拜訪，並無所得。當晚在黃角棧鎮市上投宿，苦悶淒涼的睡了一晚。第二日一早起來，恐怕去拜訪朋友不合宜，勉強的在茶館裏坐着喝早茶，同時，也買些粗點當早飯。這茶館去菜市不遠，眼看到提籃買菜的，倒有一半是人家的主婦，這自然還是下江作風。他就聯帶的想起一件事，太太的賭友

住在黃角樞的不少人裏面很有幾位是保持下江主婦作風的。可能她們今天也會來。那末，遇到了她們其中的一個就可以向她打聽太太的消息了。這處想着，就對了街上來往的行人格外注意。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。當他注意到十五分鐘以後，看到那位常邀太太賭錢的羅太太，提了一隻菜籃子由茶館門前經過，這就在茶座前站了起來，點着頭叫了聲羅太太。她和魏端本也相當的熟，而且也知道他已是吃過官司的人，很吃驚的呀！一聲道：魏先生今天也到這裏來了？太太同來的嗎？魏端本道：她前兩天來過的。說着話，他就走出茶館來。羅太太道：她來過了嗎？我並沒有看到過她呀。我聽到說她到成都去了。魏端本無意中聽了這個消息，倒像是兜胸裏人打了一拳。這就呆了一呆，苦笑着沒有說出什麼話來。羅太太多少知道他們夫妻之間的一點情形。立刻將話扯了開來。笑道：魏先生，你知道我家的地點嗎？請到我家去坐坐。魏端本道：好的，回頭我去拜訪。其實，他並不知道羅公館在那裏。眼望着羅太太點頭走了。他回到茶座上呆想了一會。暗下喊着：這我才明白，原來田佩芝到成都去了。這也不必在南岸胡尋找些什麼，還是自回重慶去作自己前途的打算。這位抗戰夫人早就有高飛別枝的意思。女人的心已經變了，留戀也無濟於事，只要自己發個千兒八百萬的財，怕她不會回來。所可惜的是自己兩個孩子。隨着這個慕虛榮的青年母親，知道他們將來會流落到什麼人手上。噫！人窮不得。隨了他這一聲驚歎，口裏不免喊出來，同時，將手在桌沿上拍了一下。凡是來坐早茶館的人，在這鄉鎮上大多數是有事接洽，或趕生意做的。只有魏光生單獨的起早坐茶館無所事事，他已經令人注意。他這時伸手將桌子一拍，實在是個奇異的行動，大家全回過頭來向他望着。他也覺得這些行動，自己有些失態，便付了茶資，匆匆的走了。他獨自的上着路，心裏也就不斷的思忖藉以解除着自已的苦悶。他忽然聽到路前面有操川語的婦人聲，還帶了很濃重的江蘇音，很像是自己太太說話。抬頭看時，前面果有三個婦人走路，雖然那後影都不像自己的太太，但他不放心，直等趕上前面分別的走着，果然不是自己的太太，方才罷休。他在過渡輪的時候，買的是後給票。他看到有個女子走向前

船，非常的像自己的太太。後艙是二等艙，前面有木柵欄着，後艙人是不許可向前艙去的。他隔了木柵，只管伸了頭向前艙去張望着。當這輪船靠了碼頭的時候，前後艙分着兩個船口上岸，魏端本急於要截獲自己的太太，他就搶着跑到人的前面去，跳板只有兩尺多寬，兩個排着走，是不能再讓路的了。他急於要向前，就橫側了身子，作螃蟹式的走路。在雙行隊伍的人陣上，沿着邊抄上了前。上岸的人看到他這個樣子，都瞪了大眼向他望着。但他並不顧忌。上了岸之後，一馬當先，就跑到石坡子口上站定，對於上岸的任何一個人，都極力的注意着。在上岸的人羣中，他發現了三個婦人略微有點兒像自己的太太，睜了大眼望着。可是不必走到面前，又發現自己所猜的是差之太遠了。站在登岸的長石坡上，自己很是發呆了一陣。心想，自己爲什麼怎樣神經過敏。太太把坐牢的丈夫丟了，而出監的丈夫，就時刻不忘逃走的太太。他呆站着望了那滾滾而去的一江黃水。那黃水的下游，是故鄉所在，故鄉那個原配的太太，每次來信，帶了兩個孩子，在接近戰場的地方，掙扎着生命的延長，希望一個團圓的日子。無論怎麼樣，那個原配的太太是大可欽佩的。他這樣的想着，越覺得自己的辦法不對，這也就不必再去想田佩芝了。他回想到余進取約他到歌樂山去當名小雇員，倒還是條很好的路子，當天晚上就去茶館裏去候他，偏是計劃錯了，他這天並不會來，過了三天，也沒有見着。自己守着那個只有傢具，沒有細軟，沒有柴米的空壳家庭，實在感到無味。而自己身上零零碎碎，也就化費得快完了。終日向親友去借貸，也不是辦法。於是自下了個決心，向歌樂山找余先生去。好在余先生那個機關，總不難找。他鎖上了房門，並向冷酒店裏老板重託了照應家。然後用着輕鬆的情緒，鬧着輕鬆的步子，向半途汽車站走去。這個汽車站，總攬着重慶西北郊的樞紐，所有短程的公共汽車，都由這裏開出去。在那車廂裏，成列的擺着客車，有的止住着客，有的却是空停在那裏的。車站賣票處，一排列着輪流買票的隊伍。在購票的窗戶外面，人像堆疊在地面上似的，大家在頭頂上伸出手來，向賣票窗裏搶着送鈔票。魏端本看看這情形，要向前去買票是不可能的。而且賣票處有好幾個窗戶眼，

也不知道那個窗戶眼是賣歌樂山的票，他被擁擠着在人堆的後面，正自躊躇着，不知向那裏去好。也就在這時，聽到身後有人叫人力車子，那聲音非常像自己太太說話。趕緊回頭看時，也沒有什麼跡象。他自己也就警戒自己，爲什麼神經這樣緊張？風吹草動都和自己太太有關係，那也徒然增加自己的煩惱，於是又向前兩步擠到人堆縫裏去，接着又聽到有人道：柴家巷和人拍賣行。這句話，聽得清清楚楚，決計是自己太太的聲音。剛才回頭看時有一輛由歌樂山開來的車子，剛剛到站才有兩三個人下車。當時只注意到站上原來的人，即沒有注意上下車的人，也許是太太沒有下車，就在車子上叫人力車的。這樣想着，立刻回轉身來向車廠子外看了去，果然是自己的太太，坐在一輛人力車上。因爲車站外就是一段下坡的馬路，人力車順了下坡的路走去，非常的快，只遙遠的看到太太回轉雪白泛紅的臉子，向車站看上了一眼，車站上人多，她未必看見了丈夫。抬起手來，向馬路那邊連連的招了幾招，大聲叫着佩芝，可是他太太就只回頭看了一次，並不會再回過頭。他就想着，太太回到了重慶，總要回家，到家裏去等着她罷。鑰匙在自己身上，太太回去開不了門，還得把她關在房門外頭呢，想時，不再猶豫了，一口氣就跑回家去。冷酒店裏老板正站在屋簷下，看到他匆匆跑回來，就笑問道：魏先生不是下鄉嗎？他站着喘了兩口氣，望了他道：我太太沒有回來？老板道：沒有看見她回來。魏端本還怕冷酒店老板的言語不可靠，還是穿過店堂，到後面去看看。果然，兩間房門，還是自己鎖着的原封未動。他想着太太也許到廚房裏去了，又向那個昏暗的空巷子裏張望一下。這廚房裏爐灶好多天沒有生火，全巷子是冷冰冰的。人影子也沒有，倒是有兩隻尺多長的耗子，在冷灶上逡巡，看到人來，拋梭似的逃走，把灶上一隻破碗衝到地面，打了個粉碎。魏先生在這兩隻老鼠身上，證明了太太的確沒有回來。他轉念一想，她是把鑰匙留在陶家的，也許她在陶家等着我吧？於是抱着第二次希望，又走到隔壁陶家去。那位陶伯笙太太，提了一籃子菜，也正自向家裏走。他沒有等魏端本開口，先就笑道：太太是昨天晚上回來的嗎？怎麼這樣一早就出去了？魏端本道：你在那裏看到她的，看錯人了吧

？陶太太笑道：我們還說了話呢？怎麼會看錯了人呢？她並不會對魏端本的問題怎樣注意，交代過也就進家去了。魏端本站在店舖屋檐下，不由得心房連跳了幾下。她回到了重慶，並不回家，也沒有帶孩子，向那裏去了？而且她回頭一看時，見她胭脂粉塗抹得很濃，身上又穿的是花綢衣服，可說是盛裝，她又是由那裏來？聽到叫車子是向人和拍賣行去，她發了財了，到拍賣行裏收買東西去了。彼此拆伙，也不要緊。但爲了那兩個孩子，總也要交代個清楚，時間不算太久，就追到拍賣行去看看，無論她態度如何，總也可以水落石出。他這樣想着立刻開快了步子，就向柴家巷走了去。事情是那樣的，當魏先生看到人和拍賣行大門，相距還有五十步之遙，就見一個女人穿了寶藍底子帶點子花的綢衫，肩上掛了一隻有寬帶子的手皮包，登上一個漂亮的人力車，拉着飛跑的走了。那個女人，正是自己的太太。他高喊着佩芝佩芝，又抬起手來，向前面亂招着。可是那輛車子，是逕直的去，絲毫沒有反響。魏端本看那車子跑着，並不是回家的路。若要跟着後面跑，在繁華的大街上未免不像樣子。他慢慢的移步向前，且到拍賣行裏去探聽着。於是放從容了步子，走進大門去。這是最大的一家拍賣行，店堂裏玻璃櫃子，縱橫交錯的排列着。重慶所謂拍賣行，根本不符，它只是一種新舊物品寄售所。店老板無須費什麼本錢，可以在每項賣出去的東西上得着百分之五到十的佣金。所以由東家到店員，都是相當闊綽的。魏端本走進店門去，首先遇到了一位穿西服的店員，年紀輕輕的，臉子雪白，頭髮梳得很光，鼻子上架着金絲眼鏡，看起來，很像是個公子哥兒。魏端本先向他點了頭，然後笑道：請問，剛才來的這位小姐，買了什麼去了？那店員翻了眼睛向他瞥着，見他穿了灰布制服，臉上又是全副孝氣，便道：你問這事幹什麼？那是客家人家的小姐嗎？魏端本聽着，心想，好哇，我變成了太太的奴隸了。可是身上這一分穿着和太太那部分穿着一比，也無怪人家認爲有主奴之分。便笑道：確是我主人的小姐。主人囑我來找小姐回去的。說到這裏櫃台又出來一位穿西服的人，年紀大些，態度更穩重些，就向魏端本道：你們這位小姐姓田，我們認得她的。她常常到我們這裏來買東西。前幾天

她在手上戴下一枚鑽石戒指，在我們這裏寄賣，昨天才賣出去。今天她來拿錢了。買主我們也是熟人，是永康公司的經理太太。你們公館若要收回去的話，照原價贖回，那並沒有問題。魏端本明白了，拍驚行老板，把自己當了奉主人來追贖的聽差。笑道：那是小姐自己的東西，她賣了就賣了吧。主人有事要她回去。不知道她向那裏去了。那年紀大的店員向年紀輕的店員問道：田小姐不是不要支票，她說要帶現鈔趕回歌樂山嗎？年輕店員點了兩點頭。那店員道：你要尋你們小姐，快上長途汽車站去。搭公共汽車，並沒有那樣便利，你趕快去，還見得着她。不過你家小姐脾氣不大好，我是知道的，你仔細一點，不要跑了去碰她的釘子。魏端本聽到這些話，雖然是胸中倒抽幾口涼氣，可是自己這一身穿着，十分的簡陋，那是無法和人家辯論的。倒是由各方面的情形看起來，田佩芝的行爲，是十分的可疑，必須趕快去找着她，好揭破這個陰謀。這樣的想了，開快了步子，又再跑回汽車站去。究竟他來回的跑了兩次，有點兒吃力，步伐慢慢的走緩了。到了車站，他是先奔候車的那個瓦棚子上去。這裏有幾張長椅子，上面坐滿了的人，並不見自己的太太。再跑到外面空場子來，坐着站着的人，紛紛攪擾，也看不出太太在那裏，他想着那店友的話，也未必可靠，這就背了兩手，在人堆裏來回的走着。約莫是五六分鐘，他被那汽車哄哄的引擎所驚動。猛然抬頭，看到有輛公共汽車，上滿了客，已經把車門關起來了。看那樣子，車子馬上就要開走。車門邊掛了一塊木牌子，上寫五個字，開往歌樂山。他猛然想起，也許她已坐上車子去了吧？於是兩隻腳也不用指揮，就奔到了汽車邊。這回算是巧遇，正好車窗裏有個女子頭伸了出來，那就是自己的太太。他大聲的叫了一句道：佩芝，你怎麼不回家？又到那裏去？魏太太沒有想到上了汽車還可以遇到丈夫，四目相視，要躲是躲不了的。紅了臉道：我……我……我到朋友那裏去有點事情商量，馬上就回來。魏端本道：有什麼事呢？還比自己家裏的事更重要嗎？你下車罷。魏太太沒有答言，車子已經開動着走了。魏端本站在車子外邊，跟着車子跑了幾步，而魏太太已是把頭縮到車子裏去了。他追着問道：佩芝，我們的孩子怎麼樣了？

孩子！孩子！

## 一五 各有一個境界

魏端本先生雖是這樣的叫喊着。可是開公共汽車的司機，他並不曉得，這輛汽車，很快的就在馬路上跑着消失了。他在車站上呆呆的站了一陣子，心裏真是有些明白。太太老說着要離婚，這次是真的實現了。她簡直不用那些離婚的手續，逕自離開，就算了事。太太走了就走了，那絕對是無可挽回的。不過自己兩個孩子總要把他們找回來。他站着這樣出神，那車站上往來的人，看到他在太陽光下站着，動也不動，也都站着向他看。慢慢的人圍多了，他看到圍了自己，是個人圈子。他忽然省悟，低着頭走回家去。他說不出來心裏是一種怎樣的空虛。雖然家裏已經變得空空的。可是他覺着這心裏頭的空虛，比這還要加倍。所幸家裏的破床板，還是可以留戀的。他推着那條破的薄棉絮，高高的堆着，斜了身子躺下去。也許這天起來得過早，躺下去，就昏昏沉沉的睡着了。不知睡了多少時候，醒過來坐着，向屋子周圍看看，又向開着的窗口看看，自言自語的說了句沒意思，他又躺下了。這次躺下，他睡得是半醒半着聽到大街上的行人來往，也聽到前面冷酒店裏的人在說話，可是又不怎樣的清楚。幾次睜開眼來，幾次復又閉上。最後他睜開眼，看到屋梁上懸下來的電燈泡，已發着黃光，他就突然的一跳，又自言自語的道：居然混過了這一天，喝茶去。他起身向外，又覺得眼睛迷糊，人也有些昏沉沉的。這又回身轉來，拿了舊臉盆，在廚房裏打了一盆冷水來洗臉。雖然這是不習慣的，臉和腦子經過這冷水洗着，皮膚緊縮了一下，事後，覺得腦子清楚了許多，然後在燒餅店裏買了十個燒餅將報紙包着，手裏捏了，直奔茶館。這次沒有自來，老遠的就看到余進取坐在一張桌子邊，單獨的看報喝茶。魏先生當然和他同桌坐下。余進取只是仰着臉和他點了個頭，然後又低下頭去看報，魏端本是覺得太飢荒了，么師泡了花茶來了，他就着熱茶，連續的吃他買的十個燒餅，余進取等他吃到第八



個燒餅的時候，方才放下報來。這就笑道：老兒沒有吃飯吧？我看你拿着許多燒餅，竟是一口氣吃光了。魏端本道：實不相瞞，我不但沒有吃晚飯，午飯也沒有吃，早飯我們是照例免了的。余進取將手上的報紙放在桌沿上，然後將手拍了兩下，歎道：老兒，你的生活太苦了，這樣下去，你怎樣維持生活。再說，你有家屬的人，太太也不能永遠住在親戚家裏，他肯老跟你一樣，每日只吃幾個燒餅度命嗎？魏端本道：那是當然。離亂夫婦，也管不了許多，大難來到各自飛跑。說着，他連續的把那剩餘的兩個燒餅吃了。然後，端起壺來，咕嚕了兩口熱茶。余進取道：我勸你還是找點小生意作罷，不要相信那些高調，說什麼堅守崗位。魏端本道：我當然不會相信這些話。而且我根本也沒有崗位。余進取道：你能那樣想，那就很好。你看這報上登着這物價的行情，上去了就不肯下來。縱然有跌，也是漲一千跌五十，連一成也不夠。你不要相信什麼管制統制的話。譬如黃金官價規定三萬五一兩。官家可不肯照這行市二兩三兩的賣現金給你。你要買，是六個月以後兌現的黃金儲蓄券，或者是連日期都沒有的期貨。而且那是給財爺預備的，我們沒有這分希望。我們只有作點兒小生意買賣罷。反正什麼物價，也是跟了黃金轉。你看今天的晚報，說着，他將手指着晚報的社會新聞版。魏端本看那手指的所在，一行大字題目，戴着七個字，金價破八萬大關。他心裏想着，原來余先生天天看晚報上勁。他所要知道的，並不是我們的軍隊已反攻到了那裏，而是金價漲到了什麼程度。像他這樣一個天天坐小茶館的人，有多少錢買金子，何必這樣對金價注意？他是這樣想着，而余先生倒是更表現着他對金價的注意。他已把那張晚報重重的捧了起來，就在那昏黃的燈光向下看。魏端本笑道：余先生，我倒有句話忍不住要問你了。你大半時間在鄉下的。在鄉下打聽不到金價，我們要根據這金價作生意，那怎樣的進行呢？他含笑道：作生意的人，無論住在什麼地方，消息也是靈通。就以我作的歌樂山而論，那週圍住的金融家，政治家，數也數不清。在他們那裏就有消息透出來。今天聽到歌樂山這個名詞，魏端本就覺得比往日要加倍的注意。這就問道：歌樂山的關人別墅很多，那我是知道的。好像

女眷們都不在那裏。余進取道：你這話正相反。別墅裏第一要安頓的就是好看的女人。有眷屬的，當然由城裏疏散到鄉下去。沒有眷的，他們也不會讓別墅空閒着。你懂這意思嗎？那裏也可以湊分臨時家眷啦。有錢的人何求不得？他說着話，不免昂起頭來歎了口氣。這話像是將大拳頭在魏先生胸口上打了一下，他默然的喝着茶，有四五分鐘沒有作聲。他臉上現出了很尷尬的樣子，向余進取笑問道：你幾時回歌樂山去？余進取見他臉上泛起了一些紅色，以為他是不好意思。這就向他笑道：我本來打算後天回去。不過我來往很便利。我可以陪同你明日到歌樂山去，給你把那工作弄好。抄文件這苦買賣，現在沒有人肯幹，你隨時去都可以成功。是我先提議的，你有什麼不好開口的呢？他根本沒有了解魏端本的心事，魏先生苦笑了一笑，又搖了兩搖頭道：朋友，我落到現在，還有什麼顧忌，而不願開口向人找工作嗎？我心裏正還有一件大事解決不下，我想找個人商量商量。這人也許在歌樂山。所以我提到下鄉，我心裏就自己疑着，是不是和那人見面呢？余進取笑道：大概你是要找一位闊人。魏端本道：那人反止比我有錢。我知道今天他就賣了一隻鑽石戒指。余進取道：是個女人？魏端本也沒有答復他這話，自捧起瓷碗來喝茶。他向旁邊桌子上看去，那裏正有兩個短裝人，抱了桌子角喝茶，其間一個不住的向這邊桌子上探望。魏端本心想，什麼意思？我那案子總算已經完了，他老是看着我，還有人跟我的蹤嗎？就在這時，一位穿粗呢嘸嘸中山服的中年漢子，走了進來，下面可是赤腳草鞋。頭上戴了頂盆式呢帽子，走進了茶館，也不取下。這就聽到送開水的么師叫着，劉保長來了。那個短裝人，就仰向前道：保長，我正等着你呢，一塊兒喝茶罷。劉保長笑道：要得嗎！羅先生多指教。洪先生倒是好久不見，聽說現在更發財了。那個姓羅的，就拉了保長到更遠的一張桌子上去了。魏端本想，這事奇怪，簡直是計算着我。我可以不理他。法院已經把我取保釋放了。還會再把我抓了去不成？而且我恢復自由，天天爲了兩頓飯發愁，根本沒有什麼行動可以引人注意的。這就偏過臉去和余進取談話。余先生心裏沒事，也就沒有注意到別張茶桌上看。看了他那分尷尬的樣子，倒十分的可

情他，就約了次日早晨坐八點鐘第二班通車到歌樂山去。魏端本說不來心裏是一種什麼滋味，像是空蕩蕩的，覺得什麼希望都沒有了。好像有千種事萬種事解決不了，把五臟都完全堵塞死了。他出了茶館，走到自己家的冷酒店門口，他又停住了腳，轉着身向大街上走。他看到那個綢緞百貨店窗飾裏燈彩輝煌，心裏就罵着這是戰時首都所應有的現象嗎？走到影院門口，看到買電影票子的，也是排班站了一條龍，他心裏又暗罵着，這有買黃金儲蓄券那個滋味嗎？看到三層樓的消夜店，水泥灶上，煮着大鍋的湯團，案板上鋪着千百隻餛飩，玻璃窗裏，放着薰臘魚肉，彷彿那些魚肉的香味都由窗縫子裏射了出來。那穿西裝的人，肩膀上挽了女人，成對的向裏面走。他心裏想着，這大概都是作生意的人吧，這世界是你們的，你們囤積倒把，有了錢就這樣的享受。我們不過挪用幾個公款，照規矩去作黃金儲蓄，這有什麼了不得，而自己就爲這個坐了牢了。天下事，就這樣不公平？我要檢起一塊磚頭來，把這玻璃窗子給砸了。他想到這裏，咬着牙，瞪着眼睛望着。身後忽然有人叫道：魏先生，你回來了。他回頭看時，正是鄰居陶伯笙，他站在人行路上，身子搖搖幌幌的，幾乎是要栽倒，雖是不會說話，那鼻子裏透出來的酒味，簡直有點讓人嗅到了要作嘔。便答道：我回來好幾天了。老沒有看到你。你們都到那裏去了？陶伯笙兩手一拍道：不要提，賭瘋了。他說這話時，身子前後搖盪着，幾乎向魏端本身上一栽。他道：陶兄，你喝多了，我送你回去罷。陶伯笙搖了兩搖頭道：我不回去。我不發財，我不回去。要發財，也不是什麼難事。實不相瞞，我已經兜攬得了一筆生意。我陪人家到雷馬屏去一趟，回來之後，他們賺了錢，借一筆款子我作生意。我……說着，他身子向前一歪，手扶了魏端本的肩膀，對他耳朵邊，輕輕的道：雷波這一帶，是川邊，出黑貨，黑市帶來脫了手，我們買賣的。魏端本立刻將他扶着，笑道：老兄，你醉了。大口之上，怎麼說這些話。他站定了，笑道：沒關係，人爲財死，鳥爲食亡。我今天晚上有個局面，再唆哈一場，贏他一筆川資。回去我是不回去的了。我已經知道了，我女人在醫院裏輸血，換了錢買米，我男子漢大丈夫，還好意思回家去吃她的血嗎？

今天晚上贏了錢，明天請你吃早點。他說着這話，抬起一隻手在空中招了兩招，跌跌撞撞，在人叢中就走了。走了十來步，他又復身轉來，握了魏端本的手道：我們同病相憐。我太太瞧不起我，你太太也瞧不起你。我太太肯有你太太那樣漂亮，那有什麼話說，也走了。你太太的事，我知道一點，不十分清楚，誰讓你不會作黃金生意呢？他說了這話，伸手在魏端本肩上了拍了兩下，那酒氣薰得人頭痛。魏端本趕快偏過頭來，咳嗽了兩聲，回過頭來時，他已走遠了。魏端本聽了這話，心裏是格外的難過。回家的時候，正好在門口遇到陶太太，她左手提了一隻旅行袋，右手扶一根手杖。魏端本道：你這樣深夜還出門嗎？她道：你不看我拿着手杖，我是由外面北轍回來。他道：化緣？這話怎麼說？她歎了口氣道：老陶反對我勸他戒賭，他有整個禮拜不回来了。我知道他無非是在兩個濫賭的朋友家裏停留下了。那也只得隨他去罷。他不回來，我倒省了不少開支。我現在自食其力，在親戚朋友那裏，不論多少，各借了一點錢，有湊一萬八千的，也有千兒八百的，裝了這一袋零票碎子，從明天起，我出去擺個紙煙攤子。我倒要和他掙一口氣。魏端本聽了這話，就沒有敢提陶伯笙的話。不過陶伯笙說是同病相憐，却不解何故，他呆站着望了陶太太，不能作聲。陶太太倒怪不好意思的，悄悄的走了。魏端本將陶家夫婦和自己的事對照一下，更是增加了感慨。也懊喪的走回家去，臥室門是開的，電燈也亮了，他心想，出門的時候，是帶着房門的，難道又是野狗衝進去了？可是野狗也不會開電燈。因此進房之後，不免四處張望。見方桌上放了一封信，上寫魏端本君開拆，那信封乾淨墨汁新鮮，分明是新寫的。趕快拿起信來，將信箋抽出來看，倒只有一張信紙，並無上下款。信紙上寫：

你太太在外邊，行同拆白，騙了女人金飾，鑽石，衣料多件，又竊去友人現款三百萬元之多。聽說你要下鄉去找她，那很好。你去訴她，偷騙之物，早早歸還，還則罷了。如其不然，朋友決不善罷干休。閣下也必須連帶受累。請將此信，帶給她看，她自知寫信者爲誰也。

信後畫了一把刀，註着日子，並無寫信人具名。魏先生拿了這紙信在手上，只管週身發抖。眼看了這

紙上的字都像蟲子一樣，只管在紙上爬動。他將信放下，人向床鋪上栽倒下去，全身都冒着冷汗。他前後患了兩三小時，最後，他自己喊出了個「罷」字，算是結論。而且同時將床鋪撻了一下。他當然又是一晚不曾睡好。不過他迷糊着睡去，又醒來之後，却是聽到一片的嘈雜市聲。在大街上寄居的人，這點可告訴他是時間不早了。他跳下床來，首先到前面冷酒店裏去打聽了一下時間，業已八點。他匆忽的歸來了十五分鐘，立刻帶了一個包袱，奔上汽車站。又是個細雨天，溝街像塗了黑漿，馬路兩邊，紙傘擺着陣勢，像幾條龍燈，來往亂鑽。穿過兩條街，在十字路口，有個驚奇的發現。陶太太靠着一家關閉着店門的屋簷，坐在階石上，身邊立着一個白木支腳的紙煙架子，其上擺滿了紙煙盒。她身上穿着舊藍布罩衫，左鼻子上架了一副黑眼鏡。兩手撐起一把大雨傘。然而她衣服的下半截，已完全打溼了。在那副黑眼鏡上，知道她是不願和熟人打招呼的，自也不必去驚動她了。他又是低了頭走着。有人叫道：魏先生，也是剛出門，我怕我來遲了，你會疑心我失約的。說話的，正是余進取，他是由一家銀樓出來。魏端本道：余先生買點金子？他低聲笑道：我買什麼金子？我有這麼一個嗜好，若是在城裏的話，我總得到銀樓裏去看看黃金的牌價。銀樓是重慶市上的新興事業，幾乎每條街上都有銀樓，我隨便走到那裏，都可以看看黃金的牌價。在這點上，倒讓我試出了銀樓業的信用，這倒是是一致的，任何大小銀樓，牌價倒是一樣。魏端本滿腹都是愁雲鬱霧，聽了他這話，倒禁不住笑了出來。抑喜是陰雨天，下鄉人少，到了車站，很容易的買到了車票。上車之後，魏端本又發現了一個可注意的人，便是昨晚在茶館裏向陳長說話的羅先生。他緊跟在後面，走上了車子，就找個座位坐了。魏端本看他一眼，他就回看了一眼。魏端本心裏想着，難道我還值得跟蹤？正在自己心裏是坦然的，就讓他跟着他。魏端本和余進取坐在車子角上。但是姓余的却不能默然，一路都和他談着物價黃金。魏端本只是隨聲附和，並沒有發表意見。余進取也就看到了他一點意思，把話轉了一個方向。因道：你的工作沒有問題，不必發愁。爲了安定你的心事起見，下車之後，我就帶你去見何處長。本來這

事無須去見這高級長官，不過他這個人倒也平民化，你和他談過了，給他一個好印象，也許有升遷的機會。魏端本只是道謝着。十二點鐘，車子到了歌樂山。余進取是說了就辦，下車之後，將彼此帶的東西，存在鎮市上的一家茶館裏，就帶了魏端本向何處長家來。離開公路，由山谷的水田中間，順了一條人有小路，走上一個小山邱。那山邱圓圓的，緊密着生了松槐雜樹，有條石砌的坡子，在綠樹裏繞着山繞上升。這個日子，正是杜鵑花盛開的時候，樹底下，長草叢中，還有石砌縫子裏，一叢叢的杜鵑花紅得像在地面上舉着火把。這時細雨已經停止了，偶然有風經過搖着樹枝，那上面的積水，滴下滴下，打在石坡上作響。魏端本道：在這個地方住家真好，這裏是沒有一點火柴味的。余進取笑道：我們得發財呀，發了財就可以有這種享受了。所以我腦子裏晝夜都是一個經營發財的思想。這個大前提不解決，其餘全是廢話。有人笑我財迷，你就笑我罷。他們沒有知道這無情的社會，是現實不過的。沒有錢還談什麼呢。魏端本還想答應他這話，隔了樹林子，却被風送來一陣女人的笑語聲。這是快到何處長的家了，大家就停止了談話。順石路，穿過了樹林，是個小山谷。四週約有三四畝大的平地，中間矗立着三幢小洋樓。洋樓面前，各有花園，正有幾個男女在花園中的石板路上散步。其中有個穿中山服的漢子，余進取收着雨傘，站定了向他一鞠躬，叫着何處長。魏端本只好遠遠的站住了。可是，這讓他大大的驚奇一下，何處長後面，站着兩個女人，手挽手的在有風景。其中一位穿藍花綢長衫的燙髮女郎，就是自己的太太。她似乎沒有料到丈夫會到這裏來，還在和那個挽手的女人說笑。她道：何太太，你昨天晚上又大大的贏了一筆，該進城請客了。處長什麼時候去呢？搭公家的車子去罷。魏端本料着那位太太，就是處長夫人，自己正是求處長賞飯吃而來，怎好去衝犯處長夫人的女友，就沒有作聲。余進取已是搶先兩步走到處長面前去回話。何處長聽過他介紹之後，點了兩點頭。余進取回頭向魏端本招着手道：韓先生你過來見處長。這是早先約好了的。魏端本這三個字爲了黃金案發過報，不能再露面，他改叫着韓新仁了。這聲叫喊，驚動了魏太太回過頭來，這才看清了是丈夫來

了。她臉色立時變得蒼白，全身都微微的抖顫着。何太太握了她的手道：田小姐，你怎麼了？她道：大概感冒了，我去加件衣服罷。說畢，脫開何太太的手，就走到洋樓裏面去了。魏端本雖然心裏有些顫動，但他已知道自己的太太完全變了。這相識是意外，而他的態度却非意外，也就從從容容走到何處長面前回話去。當然，這在他兩人之外，是沒有人會知道當前正演着一幕喜悲劇的。

## 一六 你太殘忍了

這位何處長倒的確是平民化，看到魏端本走了過去，他也伸着手，和他握了一握。然後笑道：韓先生，我們這抄寫文件，是個機械而又辛苦的工作，你肯來擔任，我們歡迎。不過我們有相當的經驗，往日來抄寫的僱員，往往是工作個把月，就掛冠不辭而去。新舊脚接不上，我們的事情倒就誤了。我們希望韓先生能夠多作些日子。魏端本在這個時候，簡直是方寸已亂。但他有一個概念，這個地方，決不能多勾留，可是何處長和他這麼一客氣，他拘着面子倒是不好有什麼表示了，只是連連的說了幾遍是。何處長道，我們辦公的地方，離這裏也不遠，有什麼不了解的地方，你可以問李科長。李科長如不在辦公室裏，你經直來問我也可以。余先生索興煩你一下，你引他去見一見李科長去。余進取當然照着何處長的指示去辦。魏端本跟到辦公處。見過那李科長，倒也是照樣的受着優待。他那不肯在這裏工作的心思，也就只得爲這分優待所取消，這個辦公地點，自然是和那何處長公館的洋樓不可同日而語。這裏是靠着山麓蓋的一帶草房。木柱架子，連着竹片黃泥石灰糊的夾壁。因爲是夾壁，所以那窗戶也不能分量太重，只是兩塊白木板子。在直子格裏來回的推拉着。不過窗外的風景，還不算壞，一片水田，夾在兩條小山之中。這小山上都高高低低長有松樹，這個日子，都長得綠油油的。水田裏的稻子長着有兩、尺高。也是在地面上鋪着青氈子。稍遠的地方，有兩三隻白色的鷺鷥在高的田埂上站着。陰陰的天氣，襯托得這山林更顯着蒼綠。這裏李科長爲了使他抄寫工作不受擾亂起見，在

這一帶屋子最後的一間讓他的工作。這裏有一位年老的同事，穿一件舊藍布大褂，禿了一個和尚頭。頭髮和他嘴上的鬚子一樣，是白多黑少，架了一副大框老花眼鏡，始終是低頭抄寫。僅是進門的時候李科長和他介紹這是陳老先生。而且聲明着，他是個聾子。這樣事實上還等於他一人在此工作，連個說話的機會都沒有。一張白木小桌子，靠窗戶擺着，上面堆了文具和抄件。魏端本和陳老先生，背對背各在窗戶下抄寫，抄過兩頁，送給李科長看了，他對於速率和字體，認爲很滿意，就吩咐了庶務員，給他在職員宿舍裏找了一副床舖，並介紹他加入公共伙食團。他雖對於這個工作非常的勉強，可是人家這分溫暖，却不好拒絕。到了黃昏時候，余進取又給他在茶館裏把包裹取來，並抗了一條被子來，借給他晚上睡眠，而且悄悄的還塞了幾千鈔票在他手上當零用。魏先生住在這多方面的人情下，他實在不能說辭謝這抄寫工作的話。當晚安宿在寄宿舍裏，乃是三個人共住的一間屋子，另外兩位職員，他們是老同事，在菜油燈光下，斜躺在床舖上談天。魏端本新到此地，又滿腹是心事，也只有且聽他們的罷，他們由天下大事談到平話，再由生活談到本地風光。一個道：老黃呀，我們不說鄉下寂寞，今天孟公館裏就在開跳舞會呀。老遠望見孟公館燈火通明，那光亮由窗戶裏射出來，照着半邊山都是光亮的。我一路回來，看到紅男綠女，成雙作對向那裏走。又一個道：我們處長太太一定也加入這個跳舞會的。那個道：一點不錯。她還帶了兩位女友去呢。什麼請小姐鹹小姐都在內。她可是和我們處長脾胃兩樣。魏端本聽到田小姐這個名稱，心裏就是一動，騎在木上，突然的坐了起來，向這兩位同事望着。人家當然不會想到這麼一位騎員和摩登小姐有什麼關係。其中一位同事，望了他道：韓先生，你不要看這是鄉下。由這向南到沙坪壩，北到青木關，前後長幾十公里，斷斷續續，全是要人的住宅，你要聽黃色新聞，可比重慶多呀。魏端本也只微笑了一笑，並沒有答應什麼話。不過這些言語送到他耳朵裏，那都覺得是不怎麼好受的。他勉強的鎮定着自己的神志，倒下床舖去睡了。從次日，他且埋下頭去工作，有時抽出點工夫，他就裝成個散步的樣子，在到何處長公館的小路上徘徊。



着。他想，自己太太若還是住在何公館，總有經過這裏的時候。他這個想法，是沒有錯誤的。在一週之後，有一下午，他在那松樹林子裏散步的時候，有兩乘滑竿，由山頭上抬了下來。滑竿上坐着兩個婦人，後面那個婦人是何處長太太，前面那個婦人，正是自己太太出佩芝。只看她身上穿花綢長衫，手裏拿着亮漆皮包。坐在滑竿上蹣跚起來，露着兩隻玫瑰紫皮鞋和肉色絲襪子，那是沒有一樣穿着，會比摩登女士給壓倒下來的。自己身上這套灰布中山服，由看守所裏出來以後，曾經把它洗刷了一回，但是沒有烙鐵去燙，只是用手摩擦扯扯就穿在身上的。現在又穿了若干日子，這衣服就更不像樣子了。他把自己身上的穿着，和坐在滑竿上太太的衣服一比，這要是對陌生的人說，彼此是夫婦，那會有誰肯信呢？他這麼一躊躇，那只是有望着兩乘滑竿走近，說不出話來。下坡的滑竿，走得是很快，這山麓上小路又窄，因之魏端本站在路頭上，滑竿就直衝了他來。重慶究竟還是戰都，談不到行者讓路那套。在舊都北下，請人讓路，是口裏喊着借光您哪。在南京新都，就直率的叫着請讓請讓。重慶不然，叫讓路是兩個手法。一種是嚇性的喊着，開水來了，開水來了。一種是命令式的喊着兩個字左首！他那意思，就是叫前面的人站到左首去。初到此地的人，若不懂得這個命令而給人撞了，那不足抗議的。當時抬着魏太太的滑竿伏，也是命令着魏先生左首。魏先生雖想和他太太說話，先讓了這其勢洶洶的滑竿伏再說。他立刻手扶着路邊的一棵松樹，閃了過去。那滑竿抬走得很快，三步兩步就衝過去了。呆坐在滑竿上的魏太太，眼光直射，並無笑容，更也沒有作聲。接着是後面何太太的滑竿也過來了。她在滑竿上，倒是向他點了個頭，笑道：韓先生你出來散步，對不起。她說着這話，滑竿也是很快的過去了。魏端本不知道這聲對不起，她是指着沒有下滑竿而言呢？還是說滑竿伏說話冒犯。這也只有向了點個頭回禮。滑竿是過去了，魏端本手扶了松樹，不由得大大的發呆。向大路看時，魏太太坐在前面那乘滑竿上，正回頭來向着何太太說話，對於剛才在路上頂頭相遇的事情，似乎沒有介意。他想着，何太太倒是很客氣的，還叫他一聲韓先生。不過她既叫韓先生，是確定自己姓韓。縱然

田佩芝承認是魏太太，這也和姓韓的無干。在這裏工作，把名字改了也就行了，一時大意，改了姓韓，却不料倒給了太太一個賴帳的地步。看這兩來滑卒，不像是走遠路的，也許他們又是赴那家公館的賂約去了。他怔然的站了一會，抬起頭來向天上望着，長長的歎了一口氣。然後隨手摘了一枝松檜，低了頭緩緩的走回辦公室去。他看到那位聾子同事，正低了頭在抄寫，要叫他時，知道他並不聽到，這就向他作了個手勢，彼此各點了兩點頭。也就自伏到桌上去抄寫文件。他好在是照字抄字，並不用得去思索。抄過了兩頁書，將筆一丟，兩手環抱在懷裏向椅子背上靠着，翻了兩眼向窗子外青天白雲望去。呆望了一會，心裏可又轉了個念頭，人家約了自己來抄寫文件的，食住都是人家供給，豈能不和人家作點事。歎了口氣，又抄寫起來。當天沉悶了一天，晚上又想了一宿，覺得向小路上去等候太太，那實在是一件傻事。看到了田佩芝，也不能帶她走，至多是把她羞辱一場，而自己又有什麼面子呢？於是次日早上起來，倒是更努力的去抄寫。正是抄得出神時候，却聽到隔壁牆拍拍的敲了兩下。當時雖然抬頭向外望了一眼，但是並沒有人影，還是低頭去抄寫。只有幾分鐘的工夫，那夾壁又拍了兩下，只好伸着頭由窗子縫裏向外看了去。這一看，不免讓他大吃一驚，正是三度見面不理的自己太太。他呆着直了眼睛，說不出話來。魏太太倒還是神色自然，站在屋檐下向他招呼手道：你出來我和你說幾句話。魏端本匆遽之間也說不出別的，只答應了好罷兩個字。他看着那位聾子同事，並沒有什麼知覺，就開了門跑出去。魏太太看到他出來，首先移步走着，一方面回過頭來向他道：這裏也不是談話的地方，你到我到街上談談罷。魏端本沒說什麼，還是答應她好罷兩個字。跟着她身後，踏上一穿過水田平谷中間的一條小路，這裏四週是空曠的，可以看到週圍很遠。魏太太就站住腳了。她沉住了臉色，向丈夫道：端本請你原諒我，我不能再和你同居下去了。魏端本笑道：這個我早已明白了。不是我看見你和何太太在一處，我自慚形穢，都沒有和你打招呼嗎？魏太太點了頭道：這個我非常感謝你。唯其如此，所以我特意來找你談話。說着，她將帶着的手提皮包打開，取出一大疊鈔票，拿

在手上，帶了笑容道：我知道你已經失業了。可是你幹這個抄寫文件的工作，怎麼能救你的窮？你抄着寫着，也不過是混個三餐一宿，反是耽誤了你進取的機會，這裏有三七萬塊錢，我送給你作川資。我勸你貴陽去。那裏是舊遊之地，你或者還可以找出一點辦法來。魏端本笑道：好哇！你要驅逐我出境。不過你還沒有這個資格。說着，昂起頭來，哈哈大笑。魏太太上拿了那一大疊鈔票，聽着這話，倒是怔住了。於是板住了臉道：姓魏的，你要明白，我們只是同居的關係，並沒有婚約。誰也不能干涉誰。就算我們有婚約，你根本家有太太，你是欺騙人的騙子。你敢在這地方露出真面目，來和我搗亂嗎？你這個貪污案裏的要犯，人家知道你的真名實姓，就不會同情你。魏端本道：這個我都不和你計較，你送罵我什麼就罵我什麼。我是讓金錢引誘失足在前，你是讓金錢引誘你止在失足中，喊叫出了，你我不體面。你離開我就離開我罷，我毫不考慮這事。我已經前前後後，想了多天了。我來找你，有兩件事。第一件是我兩個孩子你放在那裏，你得讓我帶了回去。小孩子沒有罪過，我不願他們流落了。魏太太道：兩個孩子，我交給楊嫂了。在這街邊上租了人家一間屋子，安頓了他們，這個你可以放心。魏端本道：爲什麼你不帶在身邊？魏太太道：這個你不必過問，那是我的自由，我問你第二件事什麼？魏端本可笑道：你不說我是娶犯，是騙子嗎？別人也這樣的罵你，可說是無獨有偶了。你不妨拿這封信去看看，這是人家偷着放在我屋子裏桌上讓我帶來的。說着，在衣袋裏掏出那封匿名信遞了過去。魏太太看他這樣子，是不接受那鈔票。她依然把鈔票收到皮包裏而去，然後騰出手來，將這信拿着看。她看了之後，身子是禁不住的突然抖顫一下，夾在脅下的皮包，就撲通的落在地上。魏端本並不去和她拾皮包，望了她淡淡的笑道：那何必驚慌失措呢？人家的鈔票和鑽石，也不能無緣無故的落在你手上，你把對付我這種態度來對付別人也就沒有事了。魏太太將那信三把兩把扯碎了，向水田裏一丟，然後翻腰把皮包檢了起來。淡淡的笑道：你這話說對了，鈔票，鑽石，金子，那也不能夠無緣無故的到我手上來。我並不怕什麼人和我算帳。這件事我自方法應付。也決不會連累

到你。魏端本道：我打聽打聽，你爲什麼把鑽石戒指賣了？她道：那還有什麼不明白？我賭輸了。魏端本道：你還是天天賭錢。她笑道：天天賭，而且夜夜賭。我賭錢並不吃虧，認識了許多闊人的太太。我相信我要用而找工作，比你容易得多。而且我現在衣食住行，和闊人的太太一樣，就是賭的關係。魏端本道：既然如此，各行其是罷，不過我的孩子，你得交還給我。你若割離了我的骨肉，我也就顧不得什麼體面不體面，那我就要喊叫出來了。他說着這話時，可就把兩手叉了胸，對她瞪了大眼望着。魏太太道：不用着急，你這個要求，並沒有什麼難辦的，我答應你就是了。魏端本道：事不宜遲，你馬上帶我去看孩子。魏太太道：你何必這樣急，也等我安排安排。魏端本道：那不行。你現在是開雲野鶴的身子，分了手我到那裏去找你。你現在就帶我去。他說着話時，兩手叉腰更是着力，腰身越發挺直着。魏太太四週觀望，正是無人，她感覺到在這裏和他僵持不得，這就和緩着臉色向他微笑道：你既然對我諒解，我也可以答應你的要求的。不必着急，我們一路走罷。魏太太說完了，就向前而走。魏端本怕她走脫了，也是緊緊的跟着。他也是看到四顧無人，覺得這個女人心腸太狠，很想抓住她的衣服，向水田裏一推。他咬着牙望了她的後影幾回想伸手來，可是他終於是忍住了。慢慢的向前，已將近公路，自更不能動手，也就低了頭和她同走到歌樂山的街上來。可是到了這裏，魏太太的步子就走緩了，她不住的停着步子小沉吟一下，似乎是在考慮着什麼。魏端本也不作聲，且看她是怎樣的交代。這時，迎面有三個摩登婦女走來。其中一個跑步向前，伸手抓住魏太太的手，笑道：好極了，我們正要去找你，就在這裏遇着了。我家裏來了幾位遠客，請你去作陪。魏太太道：我有點事，遲一小時就到，好不好？那婦人笑道：不行不行！你不去，就要答應別家的約會了。說着，她將聲音低了低道，聽說你昨天又敗了，魏太太沒有答復，只點了兩點頭。她道：既然如此，你應該找個翻本的機會呀，今天在場的人，就有昨天贏你錢的人，你不覺得這是應該去翻本的吗？說着，拖了魏太太就走。她回頭看魏端本時，見他將兩手環抱在懷裏，斜伸了一隻腳，站在路頭上。臉上絲毫沒表情，

只是呆了眼睛看人。魏太太就向女友道：「一小時以內，我準到。我城裏的親戚來了，誰我引他去看看？」家親戚。我僅僅是作個引導，一會兒就可以了事。那婦人將嘴向魏端本一努道：「那是你們親戚？」她道：「不是。我們親戚在前面等着。這是親戚家裏的同鄉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好罷，讓你去罷，我等你吃飯。你若是不來，以後我們就不必同坐着桌子了。」說畢，撒了手，魏太太就趕快的走開。魏端本也只有無聲的冷笑着，限了走。魏太太已不願意走街上了，看到公路旁有小路，立刻轉身走上了小路。魏端本在後面叫道：「田小姐，你不能開玩笑。」說了在街上，怎麼又走到街外去了呢？她道：「我總得把你帶到，你何必急呢。」說着她却是挑了一條和公路作平行線的小路倒走回去。終於是在歌樂山街背一昇小茶館的後身站住了脚，魏端本正疑惑着她是什麼騙局，忽然聽到有小孩子叫喚爸爸的聲音。在泥田埂上，兩個小孩子跑了過來。兩個小孩，全打了赤脚，小娟娟的頭髮蓬得像隻鳥窠。天氣已經是很暖了，她下身雖是單褲，上身還穿着毛繩褂子。而這毛繩褂子在袖口上，全已脫了結，褂穗子似的墜出很多線頭。小漁兒呢，和尚頭上的頭髮長成個毛栗蓬，身上反是穿了姐姐的一件帶裙女童裝。裙半邊拖靠了脚背。他們滿身全是泥點，小漁兒臉上也糊了泥。兩人手上各拿了一把青草。小漁兒好久沒有看到父親了，見了魏端本，直跑到他面前來，魏端本看見男孩子的小圓臉，又黃又黑，下巴頰也尖了，已是瘦了三分之一，他將手摸着孩子的頭，叫了一聲孩子，嗓子硬了，兩行眼淚直流下來。小娟娟似乎受到過母親的教訓，看到母親那一身花綢衣服，她沒有敢靠近，站在父母中間，將一個小手指頭送到嘴裏抿着。魏端本向她招招手，流着淚連叫幾個來字。孩子到了身邊，他蹲在地上，一手撐着一個問道：「你們怎麼在田裏玩泥巴？」楊嫂那裏去了。小娟娟道：「楊嫂早走了。爸爸沒有叫她來嗎？」魏端本望了魏太太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魏太太道：「我們家散了，還要女傭人幹什麼？這兩個孩子，我託一個養豬的女人養了。魏端本道：「那也好，把孩子當豬一樣的養。你只知道自己享受，你把孩子糟蹋成這樣子，你太殘忍了。魏太太道：「是我殘忍嗎？我倒要問你，這養孩子的責任是該由父親負擔呢？是

該由母親負擔？你自己沒有拿出一文錢來養活孩子，你說什麼殘忍不殘忍的風涼話？魏端本道：廢話也不用多說。今天是來不及了。我今天向這何處長告辭，明天我帶了孩子走，你把那個養豬的女人叫來。我們三面交代清楚。說着，泥牆的小門裏，走出一位週身破片的女人，先插言道：小娃兒的老漢來了啵？要帶起走。我已不得。飯錢我不能退回咯。魏端本道：那是當然。我這孩子不是你帶着，也許都餓死了，我這裏有點錢，算是謝禮。說着，在身上掏出幾張鈔票，塞到她手上。點點頭道：再麻煩你一下。晚上你弄點水給我孩子洗個澡，梳梳頭髮，我明天早上來帶他們走。若是我身上方便的話，我明天再送你一點錢。那女人接着錢笑道：這話我聽得進。要像是這位小姐，一次丟了幾個錢，餓子不管，我就懶得淘神。娃兒叫她媽，她又說是親戚的娃兒。是浪個的？魏端本苦笑向太太道：這也是我的風涼話嗎？她臉色一變，並不答復，扭轉身就跑了。

## 一七 屢敗屢戰屢戰屢敗

魏太太在這個環境中，她除了突然的跑開，實在也沒有第二個辦法。她固然嫌着兩個孩子累贅，她也更討厭這窮丈夫掃了她的面子。她走開以後，魏端本和孩子們要說什麼話可以不管。因為那些背後說的閒話，人家可以將信將疑的。她把這個問題拋到了腦後，放寬了心去赴她的新約會。那個在街鎮上相遇的女人，是這附近有錢的太太之一。她丈夫是個公司的經理，常常坐着飛機上昆明。有時放寬了旅程索興跑往國外。這一帶說起她的丈夫劉經理，沒有人不知道的。劉經理有一部小坐車，每日是上午進城，下午回家。有時劉經理在城裏不回家，汽車就歸她用。歌樂山到重慶六七十里，劉太太興緻高的時候，每天駕早總有一次進城。所以她家裏的起居飲食，無城鄉之別，因為一切都是便利的。他家也就是爲了汽車到家便利的原故，去公路不遠，有個小山窩子，在那裏蓋了一所洋房。城裏有坐汽車來的貴客，那是可以到她的大門裏花園中間下車的。魏太太對於這樣的人家，最感到興趣。

她走進了那劉公館的花圃，就把剛才丈夫和兒子的事，忘個乾淨了。那主人劉太太，正在樓上打開了窗戶，向下面探望，看看她來了，立刻伸出手來，向她連連的招了幾下。笑道：「快來快來，我們都等急了。」魏太太走到劉家樓上客廳裏，見摩登太太已坐了六位之多，三位新朋友，劉太太從中一一介紹着，兩位是銀行家太太，一位是機關裏的次長太太，那身份都是很高的。不過她看到魏太太既長得漂亮，衣服又穿得華麗，就像是個上等人，大家也就很願意和她來往。這裏所謂上等人，那是與真理上的上等人不同，這裏所謂上等人，乃是能花錢，能享受的人。魏太太最近在錢的婦女裏面廝混着，也就氣派不同。她和那位銀行家太太都拉過手。在拉手的時候，她還剩下枚鑽石戒指，自在人家眼光下出現。這錢，人家也就不以她為平常之輩了。十分鐘之後，劉公館就在餐廳裏擺下很豐盛的酒席招待來賓。飯後，在客廳用咖啡待客。女主人笑說：「到了鄉下來，沒有什麼娛樂，我們只有摸幾隻牌，贊成不贊成呢？其實她所問的話，是多餘的，大家決沒有不贊成之理。六位來賓，加上主人劉太太和魏太太共是八位，正好一桌。陣容堅強的唆哈。魏太太今天賭錢，還另有一個想法。就是今天給魏端本的三十萬元鈔票，雖然讓人家碰回來了，可是自己兩個孩子，就要讓丈夫帶走。丈夫雖然可以不管，孩子呢，多少總有點捨不得。趁着明天離開這裏以前，給他們四五十萬元。有這些錢，魏端本帶他們到貴陽去，川資夠了，就是在重慶留下，也可以作點小本生意。自己皮包裏有三十萬元資本，還可以一戰。今天當聚精會神，對付這個戰局，碰到了機會，就很很的下一注。她這樣想了，也就是這樣做。其初半小時，沒有取得好牌，總是犧牲了，不下注進牌。這種穩健辦法也就贏了個三四萬元。當然！這和她的理想，相差得很遠。這桌上除了今天新來的三位女賓，其餘的賭友，是適用什麼戰術，自己完全知道。她們也許是打不倒的。至於這三位新認識的女友，可以說只有一個戰術，完全是拿大資本壓人。這種戰術，極容易對之取勝，只要自己手上取得着大牌，就可以反擊過去。他這樣看定了，也就照計而行，贏了兩回，此後，她會把面前贏得和原有的資本，和一位銀行家太太唆了一牌

，結果是輸了。這一下，未免輸起了火，只管添資本，也就只管輸。戰到晚上七點鐘，是應了俗話，財歸大作，還是新來的三位女友贏了。魏太太除了皮包裏的鈔票，已完全輸光。還借了主人劉太太三十萬元，也都輸了。那三位貴婦人，還有其他的應酬，預先約好了的戰到此時為止，不能繼續，魏太太只有眼睜睜的看人家爾載而去。偏是今日這場賭，女主人也是位大輸家，據她自己宣佈，輸了一百萬。三十四年春季，這一百萬還是個不小的數目。雖然魏太太極力的表示鎮靜，而談笑自若，可是她臉皮紅紅的，直紅到耳根下去。這就向女主人道：我今天有點事，預備進城去的，實在沒有預備許多資本，支票本子，也沒有帶在身上。劉太太不等她說完，就搖了手攔着道：不要緊的。今天我又不  
要錢用，明天再給我吧。魏太太總以為這樣聲明着，她一定會客氣幾句的。那就借了她的口氣拖延幾天罷。不想和她客氣之後，她倒規定了明天要還錢。便道：好的，明天我自己有工夫，就自己拿來，自己沒有工夫，就派人送來。劉太太道：我歡迎你自己來，因為明天我的客人還沒有走呢。老王呀，滑竿叫來了沒有？她說着話，昂頭向屋子外面喊叫着。屋子外就有好幾個人答應着，滑竿都來了。到何公館的不是？原來這些關人別墅的賭博，也養活苦力不少。每到散場的時候，所有參與賭博的太太小姐，都每人坐一乘滑竿回家。好在這筆錢，由頭子錢裏面籌出，坐着主人的滑竿，可是花着自己的錢。坐滑竿也是坐着自己分內的。所以她毫不猶豫的，就告別了主人，坐着滑竿回到何公館來。這時，也不過七點半鐘，春末的天氣，就不十分昏黑，遠遠的就看到何公館玻璃窗戶，向外放射着燈光。她下了滑竿，一口氣奔到放燈光的那屋子裏去，正是男女成圈，圍了一張桌子在打唆哈。魏太太自然也在桌子上賭，看到了魏太太就在位子上站了起來，向她招呼笑道：來來，快加入戰團。魏太太走近場面上一看，見桌子中間堆疊了鈔票，有幾位賭客，正把全副精神，射在面前幾張牌上，已達到了鈎心鬥角的最高潮。何太太，把地拉進了，笑道：來罷，你是一員戰將，沒有我們麼戰，你還是袖手旁觀的。

笑着搖了兩搖頭道：我今天可不能再來了。下午在劉太太那



裏，發得緊甲丟盡，

搬了一張椅子來放在身邊。

下椅子背，要她坐下。

魏太太笑道：我是個賭鬼，還有什麼隱隱脫

逃之理。不過我的現錢都輸光了。我得去拿支票簿子。座中有位林老太太，是個胖子，終日笑咪咪的

。唯其如此，所以她也就喜歡說笑話。這就笑道：哎呀！田小姐，曉得你資本雄厚，你又何必開支票

嚇人呢？魏太太一面坐下來，一面正色道：我是真話。今天實在輸苦了，皮包裏沒有了現錢了。何太

太笑道：我們是小賭、大家無聊，消遣消遣而已。在我這裏先拿十萬去，好不好？魏太太正是等着她

這句話。便點頭道：好罷，我也應當借着別人的財運，轉一轉自己的手氣。她口裏這樣說，心裏可是

另一種想法。她想着，手上輸得連買紙煙的錢都沒有了。明天得另想辦法，現在有這十萬元，也許能

翻本。不必多贏，只要能撈回四十萬的話，把三十萬元還對太太，留十萬元作川資，到重慶去一趟，

也許在城裏可以找出一點辦法來。這麼一想，她又把賭錢的精神提了起來。可是這次的事，不但不合

他的理想，而且根本相反。在她加入戰團以後，就沒有取得過一次好牌，每次下注進牌一次，就讓人

家吃一次。賭到十二點鐘散場，又在何太太那裏拿了二十萬元輸掉了。這樣一來，她自是懊喪之至。

納悶着睡覺去了。這裏的主人何太太，對她感情特別好。所以好的原因，偶然而又神祕。當魏太太帶

着楊嫂和兩個孩子到歌樂山來的時候，她在一家不怎麼密切的親戚裏住着。這人家的主人，在附近機

關裏，任一個中等職務，全家都有半價米吃。而住的房子，又是公家供給的，所以生活很優裕。主婦

除了管理家務，每天也就是找點小賭博藉資消磨歲月。魏太太住在這樣的主人翁家裏，當然也就情意

相投，跟隨在主人後面湊賭腳。有一天遊賭到何公館來了，她被介紹爲田小姐。何太太見她長得漂亮

，舉止豪華，就直認爲是一位小姐。對她很是客氣。這何太太的丈夫，雖是一位處長，可是她沒有正

式進過學校，認字有限，連報都不能看懂。很想請位家庭教師，補習國文。然而爲了面子關係，又不

便對人明說。和魏太太打過兩次唆哈之後，有一天晚上，魏太太來了，沒有湊成賭局，談話消遣。魏

太太說是和丈夫不和，由貴陽到重慶來，想謀得一分職業。現在雖因娘家是個大財主，錢有得用，但自己要自食其力，不願受娘家的錢。在職業未得着以前，到鄉下來，打算住兩個月，換換環境。何太太聽她這樣說了，正中下懷，就先答應騰出一間房子讓她在家裏住下。魏太太自然是十分願意，但兩個離的孩子，不便帶了來，而親戚家裏又不便把孩子存放着。正好自己贏了兩回錢，就叫楊嫂帶着孩子，住到那養豬的人家去。這種地方，楊嫂當然不願意，也不徵求女主人的同意，竟自帶着錢跑回重慶去了。這麼一來，兩個孩子，倚靠着那養豬的女人幾個錢。這裏的女主人何太太，自不會猜到她有那種心腸，每次上街，就抽着工夫，給那養豬的女人幾個錢。這裏的女主人何太太，自不會猜到她有那種心腸，在一處盤桓到了一星期，彼此自相處得很好，何太太也就告訴了她自己的秘密，請她補習國文。當魏端本到這裏來的時候，她已經和何太太補習功課三天了。這兩天不是跳舞就是賭錢，何太太就沒有念書。這晚何太太却沒有輪錢，而且這樣的小輸贏，何太太根本也不放在心上，所以下了場之後，她就走到魏太太屋子裏去，打算請她教一課書，推開房門來，魏太太是和衣橫躺在床上，仰了臉望着屋頂。何太太笑道：你惡戰了十幾小時，大概是疲倦了吧？她絲毫沒有考慮的坐了起來，隨口答道：我在這裏想心事呢。她說過之後，又立刻覺得不對，豈能把愧喪着的事對別人說了。便笑道：我沒有家庭，又沒有職業，老是這樣混着過日子，實在不是了局，在熱鬧場中，我總是歡天喜地的，像喝醉了酒的人一樣，把什麼都忘記了。可是回到自己的屋子裏，形單影隻，我的酒醒了，我的悲哀也就來了。何太太在床上坐下，握着她的手道：我非常之同情你。你這樣漂亮又有學問，怎麼會得不着愛情上的安慰呢？這事真是奇怪。我若是個男子又娶得了你這樣一位太太，我什麼事都願意作。魏太太微笑着，搖了兩搖頭道：天下事並不像人理想上那樣簡單。這個社會，是黃金社會，沒有錢什麼都不好辦。何太太道：你府上不是很富有的嗎？她道：我已經結了婚了，怎好老用娘家的錢？我很想出點血汗，造一個自己的世界。何太太道：現在除非有大資本作一票投機生意才可以發財呀。作太太小姐的，

有這個可能的嗎？魏太太擬了胸道：可能。我現在有個機會，可以到加爾喀達去一趟，若是有充足資本的話，一個月來回，準可以利市三倍。我打算明天進城去一趟，進行這件事。明天又是星期六、上午起不到銀行裏，我的支票，要後天才能取得款。我有兩隻鐮子，你給我到那裏押借一二十萬用用，後天出利取回，今晚上就有辦法嗎？魏太太道：二十萬元，現在也算不了什麼，我這裏也許有，你拿去用罷。這還要拿東西抵押嗎？魏太太道：那好那好！我可以睡兩小時，免得明早起第一班車子走。說着，握住了女主人的人，搖撼了幾下，表示着感謝。何太太倒是很熱心的，就在當晚取了二十萬元現鈔交給她。以爲她有到印度去的壯舉，也不打攪她了，讓她好好安息了，明天好去進行此事。魏太太得了這二十萬元，明日進城的花消是有了。不過算一算在這裏的欠款，已經有六七十萬元，若再回來，這筆欠款是必須還給人家的，這不但是體面所關，而且幾十萬元的欠款都不能歸還人家，用小姐這尊偶像就要被打破了。她有了這二十萬元的川資，倒是增加了她滿腦子的胡思亂想，大半夜都沒有睡着。醒來反是半上午了。她對人說，要趕早進城去，那本是信口胡謔的。雖然睡到半上午了，她也並不爲這事而着急。但聽到何處長在外面大聲的說，我們這分抄寫工作，實在養不住人，那位新來的韓先生，又不告而別了。這個人字寫得好，國文程度又好。我倒是想過些時候提拔提拔他的。魏太太聽了這消息，知道是魏端本已經走了，她倒是心裏落下一塊石頭。更是從容的起身。何太太因爲她說進城之後，後天不回來，大後天準回來，又給了她十幾萬元，託買些吃的用的。這些錢，魏太太都放到皮包裏去了。她實在也是想到重慶去找一條生財之道。出了何公館，並沒有什麼考慮。直奔公共汽車站。這歌樂山的公共汽車站，就在街的中段。她緩緩的走向那裏。在路邊大樹蔭下，有個擺籬筐攤子的，將許多大的綠葉子，托着半筐子紅櫻桃，又將一隻小木桶浸着整網的杜鵑花。她在太陽光下站着，看了這兩樣表示夏季來臨的東西，不免着出了一會神。忽然肩上有輕輕拍了兩下，笑道：怎麼回事，想吃櫻桃嗎？四川的季節真早啊！一切都是早熟。魏太太回頭看時，是昨日共同大輪

的劉太太。因道：我倒不想吃。鄉下人進城帶點土產罷。這裏杜鵑花滿山都是。城裏可希奇。我想買兩把花帶進城去送人。劉太太道：你要進城去嗎？魏太太笑道：負債藥藥，若不進城去取點款子回來，我不敢出頭了。劉太太笑道：那何至於。今天是星期六，下午銀行不辦公。後天你才可以在銀行裏取得款子，你現在忙着進城趕什麼？魏太太道：我也有點別的事情，劉太太抓着她的手，將頭就到她耳朵邊，低聲道：那三位來賓，今天不走，下午我們還賭一場。輸了的錢，你不想撈回來嗎？今天上午有人在城裏帶兩副新撲克牌回來了。我們來開張罷。魏太太皮包裏有三十多萬現鈔，聽說有賭，她就動搖了。本來進城去，也是想找點錢來還債，找錢唯一便利的法子，還是唆哈。既然眼前就有賭局，那也就不必到重慶去打主意了。便笑道：我接連大輸幾場，我實在沒有翻本的勇氣了。劉太太極力的否認她這句話，長長的，唉了一聲，又將頭搖擺了幾下，笑道：你若存了這種心事，那作輸家的人，只有永遠的輸下去了。走罷走罷，抓了魏太太的手，就向她家裏拖了走。魏太太笑道：我去就是了，何必這樣在街上拉着，她說着話，帶了滿面的笑痕，她整晚不睡着的倦容，那都算拋棄掉了，到了劉公館，那樓上小客廳裏的圓桌上，已是圍了六位女賭友坐着，正在飛散撲克牌。劉太太笑道：好哇！新撲克牌，我說來開張的，你們已是老早動起手來了。桌上就有人笑應道：田小姐也來了，歡迎歡迎，昨日原班人馬一個不動，好極好極！魏太太倒沒有想着能受到這樣盛大的歡迎，尤其那兩位銀行家太太，很想和她們拉攏交情，她們既然這樣歡笑，也就在兩位銀行太太中間坐下去。同時，她想着昨天早晚兩場的戰術，取得是穩紮穩打主義，多少有些錯誤，很有兩牌可以投機，都因為這個穩字把機會失去了，今天在場的又是原班人馬，他們必然想着是穩紮穩打，正可以借她們猜老齒，偷上兩回機，這樣想過之後，她就改變了作風。上場兩個圈，偷了兩回機，就贏下了七八萬。這樣一來，不但興趣增高，而且胆子也大了。可是半小時後，這辦法不靈，接連就讓人家捉住了三回。一小時後，輸二十萬元，兩小時後，輸五十萬元。除了皮包裏鈔票，輸個精光，而且又向女主人借了二十萬元了。

賭博場上不由人算如此！這樣慘敗，給予魏太太的打擊很大。賭到了六點鐘，她已沒有勇氣，再向主人借錢了。輸錢她雖然已認爲很平常，可是她這次揣了錢在身上，却有個新打算，憑了身上這些資本，可以到城裏任何場上去鬼混半天，贏了自然是好，不贏也可隨處應變，另想新鮮主意。現在沒有了資本，那條路子也塞死了。她手裏拿了牌在賭，心裏可不定的在計劃新途徑，她看到面前還有一兩萬元鈔票的時候，突然的站了起來，向主人劉太太道：這樣借個三萬五萬賭一下，實在難受得很。我回去拿錢去罷。主人對於她這個行動，倒不怎麼的攔阻。因爲她昨晚和今天所借的錢，已經六七十萬。若要再留她，就得再借錢給她，實在也不願賠墊這個大窟窿，只是微笑著點了頭，並沒有什麼話。魏太太在這種情形中，突然的扭轉身就走。在賭場上的人，爲了賭具所吸引，誰都不肯離開位次的。因之魏太太雖然告辭，並沒有挽留她。她走出了劉公館，那步子就慢慢的緩下來，而心裏却一面的想自己這將向那裏去呢？難道真的向何公館去拿錢，那裏只有自己的兩隻箱子和一套行李，不能把這東西抗到賭場上來作賭本。若是和何太太借去，那還不一樣，更接近了斷頭路。她心裏雖然沒有拿定主意，可是她兩隻腳已經拿定了主意，逕直的向公共汽車站上走。這要到重慶的最後一班車，是六點半鐘開，她來的恰是時候，而且這班車，乘客是比較的少，就很容易的買得了車票，就上車直奔重慶。但她到了重慶，依然是感到惶惑的。先說回家罷，那個家已由自己毀壞了。若是去找范寶華這位朋友吧？自己的行爲，已很是他們所不齒。她感了身上這點錢，究不能去住旅館。

## 一八· 此間樂

就有錢去住旅館，明白的打算又怎麼樣？她想到旅館，就想到了朱四奶奶家裏，她家就很有幾間臥室，佈置得相當精緻。而且也親眼看到，有些由鄉下進城的太太小姐們，不必住旅館，就住在她家裏。這時到她家裏去，無論她在家不在家，找張好床鋪睡，那是不放問題的。不過朱四奶奶家裏，十

天總有八大賭錢。這時候跑了去，她們家裏正在暖哈，那作何打算？還是加入！還是袖手旁觀？袖手旁觀，那是不會被朱四奶奶所許可的。加入的，就是身上作川資剩餘下來的幾千元了。這要拿去暖哈，那簡直是笑話。不過時間上是不許她有多少考慮的。她下了公共汽車，重慶街道已完全進入了夜市的時間，小街道上，燈火稀少，人家都關了門，這時去拜訪朋友，透着不知趣，而且沒吃晚飯，肚子裏也相當飢荒。由於街頭麵館裏送出來的炸排骨香味。讓她聯想到朱四奶奶家裏的江蘇腐子，作出來的江蘇菜，那是很可留戀的。於是不再考慮了。走到那下坡的路口上，僱了一乘轎子，就直奔朱公館。她們家樓上玻璃窗子，總是那樣的放出通亮的電光。這可以證明朱四奶奶在家，而且是陪了客在家裏的。她的靴子剛歇在門口，那屋子裏的人，爲附近的狗叫所驚動，就有人打開窗子來問是誰？魏太太道：我是田佩芝呀，四奶奶在家嗎？她這個姓名，在這裏倒還是能引動人的，那窗戶裏又伸出一截身子來，問道：小田嗎？這多日子不見你，你到那裏去了。快上樓來罷。隨了這話，她家大門已經打開了。她走到樓上，覺得朱公館的賭博場面，今天有點異樣。乃是在小屋子裏列着四方桌子，有兩男兩女在摸麻將牌。這四個人中有一個熟人，乃是青衣票友宋玉生。走到那房門口，心裏就是一動，然後猛可的站住了。可是宋玉生已抬頭看到了她，立刻手扶了桌沿，站了起來，向她連連的抱着拳頭作揖笑道：田小姐，多久不見了，一晌都好。他說話總是那樣的斯斯文文的，而且聲調很低。這日子，他穿了翠藍色的緞夾袍，在兩隻袖口外，各捲出了裏面兩三寸寬的白綢汗衫袖口。他雪白的臉子和烏光的頭髮，由這大電燈光一照耀着更是覺得他青春年少。便笑着點了個頭道：今天怎麼換了一個花樣呢？宋玉生道：我們不過是偶然湊合的。他下手坐了一位三十來歲的胖太太。這就夾了一張麻將牌，敲着他扶在桌沿上的手背道：你還是打牌，還是說話？宋玉生笑着說是，坐下來打牌。可是他是不佳的向魏太太打招呼。朱四奶奶就給她拖了個方凳子，讓她在宋玉生身後坐下看牌。主人她是在這裏坐着的，就問道：今天由那裏來？是那一陣風把你吹來了？魏太太笑道：這個我先不答復你，反正來得

很遠吧？實不相瞞，我還是今日中午十二點鐘吃的午飯。朱四奶奶笑道：那說你來巧了。玉生也是沒有吃晚飯，我已經叫廚子給他預備三菜一湯。你來了，加個炒雞蛋罷。這飯馬上就得。宋玉生回過頭來道：飯已得了，就等我下莊。可是我的手氣偏好，連了三莊，我還有和的可能。田小姐，你看這牌怎樣？說着，他閃開身子，讓魏太太去看桌上所樹立的牌。就在這時，對面打出一張牌，她笑道：宋先生，你中了。宋玉生笑道：有福氣的人就是有福氣的人，你不說話看一看我的牌，我就中了。魏太太笑道：別連莊了。讓四奶奶替你打罷，我餓了。宋玉生站起身，向她作了一個揖，笑道：請替我打兩牌罷。四奶奶笑道：照說，我是犯不上替你打牌的。剛才我說榮怕涼，請你讓我替你打。你說贏錢要緊。這時魏太太一說，你就不是贏錢要緊了。宋玉生道：我餓了不要緊，自己想贏錢活該。田小姐陪着受餓，那我不對了。他說着，已是起身讓坐，四奶奶自和他去作替工。朱公館大小兩間飯廳，都在樓下。她家女僕就引着到樓下飯廳裏來。桌上果然是四菜一湯，女傭人安排着杯筷，是兩人對面而坐。她盛好了飯，就退出去了。宋玉生在魏太太對面，向她看看，笑道：田小姐，你瘦了。她歎了口氣道：我的事，瞞不了你，你是到我家裏過去的。你看我這樣的環境，人還有什麼不瘦的？宋玉生道：不過我知道，你這一程子，並不在城裏呀。魏太太道：你怎麼知道我的行蹤？他手扶了筷子碗不動，望了她先微微的一笑。然後答道：你對於我很漠然，可是我是在反面的；我已經託人打聽好幾次了。今天我實在沒有想到你會到這裏來。你是不是猜着我在這裏？不過那我太樂觀了。她笑道：這也談不上什麼悲觀樂觀。宋玉生道：你忽然失態了，我的確有些悲觀的。說時，她手裏那隻飯碗已經空了，宋玉生立刻走出他的位子來，接過她的飯碗，在旁邊茶几上洋瓷飯罐裏，給她盛着飯，然後送到她面前去。魏太太點了頭道：謝謝，你說悲觀，在我倒是事實。這回我離開重慶市區，我幾乎是要自殺的。我實告訴你……說着，她向房門外看了看，然後笑道：你看我手上，不是有兩枚鑽石戒指嗎？已經賣掉一枚了。她說着話時，將拿筷子的手伸出來些，讓他看着。接着道：女人非到萬不得已的時

候，她不會賣掉這壞心變的東西的，我已經虧空了百十萬了。就是再賣掉手上這枚戒指，也不夠還債。因爲你到過我那破鴿子籠，知道我的境況的，倒不如對你說出來，還痛快些。若對於別人，我還得纏着一副有錢小姐的架子呢。宋玉生道：你不就是虧空百多萬嗎？沒有問題，我可以和你解決這個困難。魏太太望了他道：你不說笑話？宋玉生道：我說什麼笑話呢？你正在困難頭上，我再和你開玩笑，我也太沒有心肝了。魏太太倒沒有料到誤打誤裏，會遇到這樣一個福星。這就望了他笑道：難道你可以和我個人演一回義務戲？宋玉生道：用不着費這樣大的事。我有幾條路子，都可以抓到一筆現款，究竟現在那條路準而且快，還不能決定。請你等我兩天，讓我把款子拿了來。魏太太道：多承你的好意給我幫忙，我是當感謝的。不過總不能師出無名。你得告訴我爲什麼要幫助我？宋玉生笑道：你這是多此一問了。我反問你一聲，爲什麼我唱義務戲的時候，我你並不認識，你肯花好幾千元買張票看我的戲呢？魏太太道：因爲你是個名票，演得好，唱得好，我願意花這筆錢。宋玉生笑道：彼此的心理，不都是一樣，你只要相信我並不是說假話，那就好辦了。一定要把內容說出來，倒沒有意思。吃完了飯了，喝點這冬菜鴨肝湯罷。這不是朱四奶奶的廚子，恐怕別人還做不出來這樣的菜。說着話，他就把魏太太手裏吃空了的飯碗，奪了過來，將自己面前的瓷勺兒，和她喝着湯，向空碗裏加着。一面笑道：牌我不打了，你接着替我打下罷。我在旁邊看着，夜是慢慢的深了，你還打算到那裏去呢。魏太太道：我不能在這裏過夜。說着，她也向房門外看了一眼。接着道：而且我還希望四奶奶給我保守秘密，不要說我來過了。宋玉生把湯舀了小牛碗，兩手捧着，送到她面前，低聲笑道：你那意思，是怕老范和洪五吧？姓洪的到昆明去了。魏太太紅着臉道：我怕他幹什麼，大家都是朋友，誰干涉不了誰。宋玉生伸出雪白的手掌，連連搖撼了幾下，笑道：不要提他，誰又信他們的話。吃完了飯，趕快上樓去罷。魏太太聽宋玉生的口音，分明洪范二人已對他說了此秘密。自己紅着臉，慢慢的把那小牛碗湯喝完，頗也奇怪，他們這裏吃完了飯，那女傭人就進來。她拿着兩個熱手巾把子，



分別送到兩人面前，宋玉生低聲笑道：「我已經泡好了一壺咖啡，這還是送到樓上去喝呢，還是宋先生喝了再上樓？魏太太看那女傭人臉上，就帶三分尷尬的樣子，這很讓自己難爲情，便道：「宋先生在樓上打着牌呢，這當然是大家上樓去。說着，她就先走。宋玉生緊跟在後面上來，將手扶了她手臂，直托送到樓口。魏太太對於這件事，倒沒有怎樣介意。到了那小房間裏，朱四奶奶老遠的看到，就抬了手連連招着笑道：「玉生快來罷，還是你自己打。我和你贏了兩把，他們大家都不高興。宋玉生道：「我讓給出小姐了，我在旁邊看看就行了。朱四奶奶對於男女交際的事，她是澈底的了解。宋玉生這樣的說了，她並不問那是什麼原因，就站起來讓座給魏太太坐下。這已是十點多鐘了，魏太太打牌之後，就沒有離開朱四奶奶家。到了次日，她確已證明洪五已到昆明去了，膽子就大了許多。雖然范寶華也很爲自己花了些錢，但這是不怕他的。恰好昨晚一場麻將，宋玉生大贏，他到魏端本家裏去過，知道她是個紙老虎，因此連本帶利三十多萬元，全送給了她，她掏空了皮包，現在又投下去許多資本，心裏更覺舒服。這天晚上，朱四奶奶家裏居然沒有賭局，她有了幾張話劇榮譽券，邀了魏太太和幾位女朋友去看話劇，散戲之後，魏太太就說要到親戚家裏去。四奶奶和她走到戲館子門口，拖着她一隻手，向懷裏一帶笑道：「這樣夜深，你還打算到那裏去？今晚上我家裏特別的清靜，你陪着我談談。魏太太對於她所問的要到那裏去，根本不能答復。不過她約着去陪了談談，倒是可以答復的，便笑道：「你那肚子裏海闊天空，讓我把什麼話來陪你說。朱四奶奶還牽着她的手呢，微微的搖撼了幾下。笑道：「你若是這樣說話，就不把我當好朋友了。魏太太自樂得有這個機會，就跟了她一路回家去。朱四奶奶家裏傭人是有訓練的，她在外頭聽戲，家裏就預備下了消夜的。朱四奶奶是不慌不忙，吃過了夜點，叫傭人泡了兩玻璃杯好茶，然後把魏太太引到自己臥室裏去。重慶的沙發椅子困難，多半都是膠製的大三件，上面放下了軟墊，以爲沙發的代用品。不過朱四奶奶家裏，究竟氣派不同。除了她的客廳裏有兩套沙發之外，她的臥室裏也有兩件。這時，紅玻璃罩子的電燈發着醉人顏色的光亮。那兩把沙

發圍了一張小茶桌，上面兩玻璃杯茶，兩碟子糖果，一聽子紙煙。四奶奶拉了魏太太相對而坐，取了一枝紙煙，揀了火柴點着吸了，搖着頭噴出一口煙來，然後將手指頭夾了煙枝向屋子四週指着，笑道：「不是我吹，一個女人，能在重慶建立這麼一番場面，也可很自傲了。魏太太笑道：『那的確是值得人佩服的事。何須你說。』四奶奶搖搖頭道：『究竟不然，我的漏洞太多。實不相諱，我的筆下不行，有許多要舞文弄墨的地方，我就只好犧牲這着棋，這不知有多少損失。還有我這麼一個家，每天的開支，就是個日記的數目，並沒有一本帳。我必得找個人合作，補救我這兩件事的缺憾。魏太太聽到這裏，就知道她是什麼用意了。笑道：『你所說的，當然是女人，這樣的女人在你朋友裏面，就會少了嗎？四奶奶搖搖頭道：『不那末簡單。除了會寫會算之外，必須是長得漂亮的。魏太太笑道：『這就不對了，你又不是一个男人用女祕書，你管她漂亮不漂亮呢？』四奶奶笑道：『這是你的錯誤。審美的觀念那是人人有的。這問題擺到一邊，不要研究。我朋友裏面，能合這個條件的雖然有幾位。但最合條件的，就莫過於你。你的環境，我略微知道一點。我這個要求，你是可以答應的。因為無論怎麼樣，在我這裏住着，比在何處長家裏住着，要舒服得多。魏太太聽了這話，倒不免嚇了一跳。在何處長家裏住着，她怎麼會知道，心裏想着，臉上不免閃動了兩下。四奶奶笑道：『你必然奇怪，我怎麼會知道你在何家的消息呢？』說着，她就笑了，把胸脯微微挺了起來，表示她得意之色。因道：『老實說，大概能交際的女人，我很少不認得的。歌樂山來人，也到我這裏的啊。假如在我這裏能住個一兩月，你對這些情形，就十分明瞭了。』魏太太沒有勇氣拒絕她的要求，也在桌上煙盒子裏取出來一枝紙煙，慢慢的吸着。四奶奶笑道：『你的意思如何？』你若願意在這裏，屈留下來，除了我所住的這間屋子，你願意住那間，隨你挑選。花錢的事，你不必發愁，我有辦法，將來你自己也有辦法。至於洪五爺那層威脅，你不必顧忌，你不是欠他幾個錢嗎？他在昆明的通信地址我知道，我寫信給他，聲明這錢由我歸還，也許他就不肯要了。』魏太太笑道：『我真佩服你，怎麼我的事情你全知道？』四奶奶將指頭夾着煙枝，在嘴

裏吸上了一口，笑道：我多少有點未卜先知。魏太太默然的吸着煙，有兩三分鐘沒有話說。四奶奶道：你沒有什麼考慮的嗎？魏太太道：有這樣的好事，我還有什麼考慮的呢？不過你還沒有告訴我？我在你這裏，要作些什麼事？我是否責任得下來？四奶奶笑道：你絕對擔任得下來。大概三五天，我總有一兩封信給人，每次我都是叫某人寫。雖然這並不費事。可是我就沒有了祕密了。這件事我願意託給你。此外是每天的家用開支，我打算有個帳本，天天記起來，這本來我自己可以辦的。可是我就沒有這股子恆心，記了兩天，就嫌麻煩把它丟下了。這件事也願意交給你。也就只有這兩件事，至多是我有晚上不回來的時候，打個電話給你，請你給我看家。也許家裏來了客，我不在家，請你代我招待招待，這個你還辦不來嗎？魏太太由歌樂山出走，身上只有了一萬多元法幣。除了買車票，實在是任何事不能幹了。現在不經意中得了這樣一個落腳的地點，而且依然是和一批太太小姐週旋，並不失自己的身分，這是太稱心應的事了。這就笑道：四奶奶的好意，我試兩天罷。若是辦得不好，你不必客氣，我立刻辭職。四奶奶伸着手掏了她一下臉腮，笑道：我們這又不是什麼機關團體，說什麼辭職就職。好了，就是這樣辦了。你不要零錢用？我知道你在歌樂山是負債而來的。魏太太道：宋玉生贏的那筆錢，他沒有拿走，我就移着花了。四奶奶起身，就開了穿衣櫃扯出一隻抽屜，隨手一拿，就拿了幾捲鈔票，這都交到魏太太懷裏，笑道：拿去花罷。小宋是小宋的，四奶奶是四奶奶的，錢都是錢，用起來滋味不一樣。今晚上，你好好的睡着想一想，有什麼話明天對我說，那還是不晚的。魏太太看四奶奶那烏眼珠子轉着，胖臉腮不住的閃動，可以說她全身的毫毛都是智慧的根芽，自己那敢和她鬥什麼心機？便笑道：沒有什麼話說，我是個薄命紅顏，你多攜帶攜帶。四奶奶拍了她的肩膀笑道：談什麼攜帶不攜帶，你看得出來我這裏的情形，總是大家互助，換句話說，就是大家互樂呢。去安歇罷，有話明天答復我。魏太太表面上雖然表示着躊躇，其實她心裏並沒有絲毫的考慮。因為她現在沒有了家，什麼地方都可落腳。當晚回到四奶奶給她預備的臥室裏，倒是舒舒服服睡了一宿，醒來的

時候還很早，掏出枕頭下的手表看，還只有七點鐘。他有意看看今日的陰晴，掀開了窗戶的花布簾子，向外張望了一下。這窗戶是和大門同一個方向的。偶然朝下看，却見宋玉生由這樓下走出去，他取下頭上的帽子，在空中招擺着，正是和樓上人告別。她心想，這條伙來得這樣早嗎？不過她又一轉念，以後正要幫助着朱四奶奶，這一類的事，那是大可不必研究的。欲知後事如何，請看「誰征服了誰」。

